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婦女雜誌

第七卷 第五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Vol. VII, No. 5, May 5, 1921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項目	定價 現款及兌票	定價 郵票（以一二分及半分者為限）	郵費 本埠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二角	二角一分	一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六冊	一元	一元一角五分半	六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十二冊	二元	二元二角	一角二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計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情，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外埠函詢，即行奉復。



泰西名畫「祈禱」



李華女士

（參看四一頁）

（申報館贈）

女界之明星

(參看二六頁)

劉清揚女士



鄭毓秀女士



非洲結婚奇俗

參看本文



舉行婚禮前之處女隊



舉行婚禮時之跳舞



舉行婚禮後之新婦隊

婦女雜誌

第七卷第五號
民國十年五月發行

圖畫
泰西名畫「祈禱」　李華女士
女界之明星 二幅
非洲結婚奇俗 三幅

家庭生活的進化……周建人（一）
家族制度的破產觀……陳德徵（六）
婚姻問題……伯西（一一）
日本婦女之拒婚同盟（附圖一）……S V（一五）
遊俄日記（附圖一）……周國賢（一九）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小史（續）……半禪（二七）
訓練低能兒的實驗談（完）……成玉（三一）
美國之電氣鐵道（附圖二）……張廷祥（三八）
笑……幼雄（四三）
孤兒 法國莫泊三原著……寶甥 瑞秀琴（四五）
母親的故事 丹麥安徒生原著……紅霞（五一）
小貓 俄國乞呵夫原著……克齋（五五）
盲人……卓呆（五九）
金髮王女……壽白（六三）

世界珍聞（附圖七）……（六五）
非洲結婚奇俗……封熙卿
巴黎婦女的新妝……味聽
世界最小之飛機……心
奇刀……心
露池……小青
白晝的黑暗……小青
冰鞋的利用……P
趣味之科學（附圖五）……（七二）
嬰兒發音的研究……配嶽
利用炭氣作肥料……阿難
植物之延年法……阿難
魚的空中飛行和陸上生活……幼雄
雨樹……小青
鯨魚的新研究……小青
葉片攝影法……P
常識談話（附圖三）……（七七）
食物之營養及消化……YL
嗅覺……繭翁
味覺……繭翁
花香的作用……繭翁
歐西社交禮節……小青
家事研究……（八四）
衣服經濟談……繭翁
魚類食品製造法……雲凌
病嬰之營養……宗良
兒童癬癩療治法……ML
家庭養蜂談……艾者
（接次頁）

風俗調查……（九一）
安徽壽縣婚喪禮俗談……竹　侯
廣東大埔婚俗談……羅元善
天津婦女求子的陋俗……曹錫綸
民間文學……（九四）
大話老（故事）……伍介石
相罵本媳婦（故事）……W　D
宣化歌謠八首……介　貞
邢台歌謠二首……賈　伸
合浦歌謠一首……伍介石
武昌歌謠十首……劉劍安
常熟歌謠五首……愛　莫
南京歌謠四首……陳昌頤
新游藝（附圖四）……（一〇一）
孵旗遊戲……青
讀者俱樂部……（一〇四）
婦女解放運動的普遍化……嚴愼予
婦女教育的困難點……梓　生
婦女思想的改造與文藝……何致堂
光榮啊微倖啊……何致堂
編輯餘錄……（一〇八）
補白
女界之明星……（二六）
一千元的聚餐會（附圖）……（三七）
紐約華人演劇助賑……（四一）
眞空帶（附圖）……（六二）
婦人執政之城……（六四）

家庭生活的進化

周建人

一到了春暖的天氣，冬眠的生物，漸漸的蘇醒過來了。去年散落在泥土間的種子，偃伏在敗葉下面的幼蟲，和過冬的蝶蛹，也登時發動起來。樹木的嫩條上，已密佈着整齊的新葉。候鳥也相率歸故鄉來了。

我們一看自然，便見生命世界中，這神秘的『愛』——這美麗，情緒，和智慧的引力——在生命間運轉。自然的現象告訴我們：生物圖種族的保存，和求個體的生活，是一樣重要的了。

鳴禽在枝上高唱清脆的歌曲，孔雀類的鳥類，展開了美麗的翅膀，在他的伴侶跟前盤旋跳舞。許多走獸，却憑着他們的勇武，競爭他們的配偶。但此等現象，不很久長，如暴風雨的一般，轉瞬復歸平靜。雌的支持撫養仔兒的生活，雄的便照常自謀生活去了。祇有些動物，如短小的羚羊，配偶似乎年年不變，有些猿猴，有人說也是雌



雄同居偕老的，但動物界中只是少見罷了。

鳥類的感情，却很比走獸濃郁，許多鳥類，在未產子以前，合力修造了精緻的巢；孚卵的時候，雄的也一力協助；孚化之後，更番盡採食反哺的辛苦，很和諧的過去，直到小鳥長成。

到小鳥已長大能飛了，老鳥引着在空間飛舞，教他一切的生活本能，使他將來可以自立，但不久秋涼又來了，大家又復集羣南去避寒，雌雄老幼，均離散了家庭，投入大隊之中，相率循舊路歸去。一年中的家庭生活，到此告一段落。有些鳥類，夫婦始終相隨，但大多數的鳥類，則到此各自分散了。

魚類因他們的生處上，使我們究察爲難，他們配偶的情形，所以不能詳悉。然一到配偶的時期，往往雄魚鱗片的顏色，變了格外明美；正如鳥類的有翠色羽毛裝飾一般。有些川河中的棘鰭類，雄的能力戰敵手，引他的配偶，到他自己用水草所造的窠中來，叫伊產卵；次又將伊逐去，由他獨自看守着，等他孵化。

我們知道這『配偶的愛』和『親子的愛』，都是保存種族的本能，也便是『適者生存』的條件了。我們可以無庸疑惑，因仔兒的孱弱無能，如予以適當的保護，必更適於生存無疑。例如下級的魚類，鱘魚，一次要生許多千數的子，其中能長大的，恐還不上數十。此種生育的方法，便是生理上的不經濟：生殖過許多的卵，必須消耗許多能力能長大的又這麼少，能力便空耗了。高級的魚類，那便不然了；我方纔說過，棘鰭類的魚，能把魚子生在精緻的窠中，又由雄魚守護着；也有魚類，能引領小魚，到食料豐富的地方去生活，此等魚類，生子的數目必較少，而得長成的數目，却反較多了。

但很縝密的家庭生活，我們實見於鳥類之中。各種鳥的性情雖極紛歧；也有產卵之後，並不加以什麼保護的；也有生卵在別種鳥類的巢中，與別種鳥類的卵混在一處；自己照常營日常的生活，却叫別種鳥類，去負擔孚覆的責任。然多數的鳥類，都自己能造很精妙的巢，母鳥孚卵的時候，雄的爲伊往來覓食料，後又順着小鳥長發的時期，合力給以相當的養護。到了小鳥茁壯能飛，老鳥又教他飛翔啄食等許多生活上的本領。所以鳥類的家庭，不但是養育小鳥，實又兼訓練生活的本能了。幼子得其親的保護，生命自較安全，若更得雙親協力養護，自然更爲周密，更得安全了。

然而天時有寒暑的更變，食料不能整年充足；一到天寒地凍的時候，草木黃落，蟲類僵死，覓食艱難，便不適於養育；所以鳥獸的繁育，都有一定的時期，家庭生活，也不能不隨時而有變遷了。

哺乳類的仔兒，更比他種動物的，孱弱無能；又因爲有乳哺的關

係，母子的關係，自然更加密切，而且時間也更加長久了。但多數的哺乳動物，養育子女的責任，盡在其母，雄的並不負什麼責任。動物界中最完密的家庭，要算猿猴之類；他們本是人類最相近的親族，其中最高等的，如大猩猩，猩猩，及滿叫子，我們統叫爲類人猿，生活很有類人的地方了。他們當在叢樹下面，取樹葉枝柯，造成屋子的形狀，一雄一雌或數雌，一同居住，有時也有很長大的子女，同在一處，很和諧而且感情很豐富的住着，儼然是很穩固而且整齊的家庭了。

所以我們從生物學上着眼說來，家庭是自然的組織，當初由配偶的愛和親子的愛，這幾種要素結合起來，是一個養育子女的機關；進化到後來，又加上添培養本能的事了。到了養育子女的職務已告段落，彼此還是很和諧的結合同居，便更有友愛了。

但人類和別種動物，已分道經過了很久的長途，便是世界最近的親族，如類人猿之屬，一切的生活，也相差很遠。然家庭生活的基礎，還是一樣，原本人類的家庭，也是包含養育和教訓子女的兩種作用在裏面，但到社會進化之後，因生活程度及精神生活的增高，家庭也不能發生變化，使極穩固的家庭，漸漸分散；我們現在便要說人類爲什麼能殼漸漸的穩固起來，和後來爲什麼要漸漸分散的情形，

我們先說人類家庭所以漸漸密集起來的原因，在生物學一方面說，人類因爲智能上的發達，能建起很堅固的屋宇，和聚積食品的方法，減少接受氣候劇變的影響，生理上便可不必隨着氣候，發生什麼大變化，生育就變了沒有一定的時期。一方面又因人類的嬰兒，比各種動物的更爲孱弱，必須長時期的保護；生活上的緊複，非經很長久教練，不能即適於生存；所以家庭關係成了密切，便不能不有更穩固而且永久的家庭了。

此種家庭穩固的情形，不必向原人中去考他的經過，只要看中國現代的農業社會中，便是如此。他們的家庭，包括一切，不但學校，實又兼工場；平時男子早晚在田間種作，妻子幫些輕便易舉的事，料理些農產的品物之類；此外又兼些織布紡紗，及編草作席的簡單工作。幼年兒女，也隨同一起，操作些適當的事；到年紀稍長，男子便同父往田間種作；女兒隨母親料理家庭雜務，學習些紡紗裁衣等工藝了。到成長之後，男子往往便在家庭承繼父業，依法種作田地；女子嫁給相當的人家，把前半生在母親跟前學習得來的習慣技能，到夫家去，照母親的樣子，度後半生的生活。這樣的家庭，非常穩固而少變化，不但養育兒童，實業學校工場，一切在他們生活之

下的知識，技能，道德，信仰，社會風俗，以及法律觀念等，盡由家庭中陶冶而成，他們因為生活簡單，所以盡可由家庭中去培養；這也是自然而然所經過的途徑，很適合於一時代的生活的。但自幼至老，不離家庭，而養成的人格，頑古守舊，生活狹窄，以及缺乏進取，憚於改革等的弊病，却在所難免。

他們因生活簡單，幾種生活上必需的品物，幾乎都出於一家之中，與社會上的接觸也便頗少，要到農業工業等發達起來，人的生活程度增高，便覺得在家庭中養成的技能知識不適用了；那便自然把教育和實業的事，由家庭移到社會上去辦理。到了社會上增多了作工的機會，從前在家庭中操作的婦女，也便移到社會上工作了；於是從前如散沙一般的社會，漸漸精密起來，從前牢不可破的家庭，也同時起了變化；把舊制度漸漸的分離，家庭成了寄宿舍的情形了；這是歐美現在已做到的情形，並非理想的空談。

中國所謂上等社會的家庭，情形却又不同，婦女們的生活，是更狹窄，更無變化，與社會隔離也更遠。許多大家婦女，他們所操的是空虛的生活，大半的時間，都在迷信及禮節等上面，所管理的家務，大半便是祀祭以及親友往來的禮數等等。空虛的生活，最為無聊，比及稍有覺悟，苦痛也容易紛集。所以此等家庭，雖有財產上及古來蔑視個性的道德為維繫，然破裂却恐比農業家庭還要容易；但其中因女子的不能自立，也是保守暫時的安定的一種原因。

中國近年來家庭改變的發動，大半是觀念上的改變，和個人自己的爭扎，不是因社會上工業等發達，影響到家庭上來。不過因近代有許多人，知道女子和男子是一樣同等的人，不應禁錮在深閨中，操服從和空虛的生活，應該解除這種禁錮，使站到社會上來。然而在實際上，社會上可以容得婦女的位置却是極少；除却少數的女教師，醫生，產婆，看護婦；及幾處工廠，可以容納幾個女工，此外由婦女所辦的事實在不多。

而且現在尚有大多數的人，還很反對婦女到家庭以外去作工；知舊有的幾處出產絲茶的地方，有幾個製絲茶的工場。絲業的工作較長，製茶是短期的；就近婦女雖可得短暫的工作，不但收入很微，不是獨立的事業，而且社會上也很不以為然；便因舊家庭的狹窄的生活，必須自幼在這樣的生活中過來的，纔能習得慣；一旦開放了之後，再回來到家長制度之下來過活，便覺得迫壓和束縛，容易發生厭倦了。

結婚問題，自然與女子能否自立，關係相連，我們只要一看文化愈高，女子愈能自立的國民，離婚愈多，便可知道。在中國不但女子

無以自立，便是許多青年男子，還繫在家長制度之下；歐美近代思想家所贊同的『不是由戀愛的結婚是不道德』的話，放在中國普通人的觀念上，相去還是太遠。女子因不能自立，不能不依附服從，萬事只好遷就，不敢發表自己的意志；在男子一方面，由家族命令的婚姻，叫他擔着奉養的重擔。便是感情兩不相容，或甚至彼此憎惡，發生了苦痛；人情上卻仍須保守名義，男子也不能就此卸去責任；所以不但女子一經結婚以後，終身已定，毫無進步的餘地；其實男子也一樣沒有退步，若是要有苦痛，苦痛也不祗在女子的一方面罷了。

離婚本為舊道德律所不許，而且也為有些着眼社會的政策家所不贊成；他們以為家庭若不穩固，生殖率恐要減少；離婚之下的子女，失了感情的培養和雙方的保護，結果便要不良。但因社會的進步，將從前在家庭中所辦的事，逐漸移到社會上去，這是自然的趨勢，而且兒童受學校教育的時期也逐時提早，感情一方面的教育也注重起來，一方面因精神生活的增進，各人的志趣也愈不能齊一；歐洲現代實有多數婦女，他們的事業注在文藝科學以及政治等上面，覺得女子的責任，不盡在養育兒童；結果遂很有不願多育子女，晚婚或獨身的了。

但此等問題，此刻不及詳細討論；總括一句話，家庭生活在生物學上說來，是一個生育及培養子女的自然組織，含着配偶的愛和親子的愛為要素，到了人類因養育和訓練的時間加長，家庭也變了久長而且穩固；但至人間社會進步，從前舊家庭的制度又失其穩固，發生變化，由君主的而趨向平民的了。將來如兒童公育的問題見諸事實，和個性的益益發展，自然更有變化發生，然家庭生活卻並不因此完全渙散，真是牢羅友愛的家庭，便在沒有強制逼壓的自由裏面。壓制實能損傷神聖的愛的萌芽，如果對於愛的精神有懷疑，則為什麼離合無羈束的鳥類中，他們有久長而且和諧的結合呢？





家族制度的破產觀

陳德徵

一

在上古『遊牧時代』人類祇曉得維持自己的生活。『茹毛飲血』這句話，是那時候人類生活簡單的報告。他們並不曉得維持生活是什麼意義，所以祇有自然的獸性活動。到了『歷山莘野』的時代，便是農業時代創始了。這個時代，人類在曉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外，并且發現了人類互助的個性，曉得單靠一個來維持做人的途徑，是不行的，所以漸漸的把男女關係接近。因男女關係，生出子女關係，這就是家族制度逐漸膨漲的起原。那個時候，男和女的關係，就是一個擔任戶外的事業——耕種等，——一個擔任室內的操作——掌中饋撫育子女等；——所謂『男治外女治內，』這是一種家庭協作時代的生活。此外更為防備衰老時代的無力操作，就熱烈的撫育子女，作將來送終的預備。又想到要子女如此，不得不做個標準出來，就是奉父母如神聖。這樣一來，做父母的，也得操縱着生產和消費的特權，甚且有支配子女的生死權。做子女的，不得不養成一種順服的特性。隨後這個主義漸漸發展，因子女關係而生出兄弟關係，因兄弟關係而生出妯娌關係。不過在那時候，人類沒有同現在一樣繁富，滿眼看見的，都是些未曾開墾的土地，和天然的財源。做兄弟的，雖然從小同居，但到了有能力操作的時候，就去自己尋田地種，不必說他是和他妻子去做共同的操作。所以弟兄關係，妯娌關係，雖漸發生，但還在萌芽的時期。等到私有財產制度發生以後，那掌家權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利己慾起見，就不得不強子女媳婦同居協作；并且做子女的，也為了利己慾的強度過大，就勉強承受了共同操作的生活。這固然是人類欲求之本能發展的表徵；也是家族制度產生的原因。

二

從家族制度的勢力膨脹以後，人類的慾望，專向自己一方面擴張；並且慾望的標準，是專從財產一方面設想。為這兩個緣故，所以發生三種現象：(一)賤視操作力比較自己弱的人；(二)嫉視財產比較自己多的人；(三)對於消費大者之不平。

因男女性間的區別，男子的工作，自然比較女子的分外勞力，而男子就賤視女子；因賤視而種種壓迫的制度就發生，女子就愈加薄弱起來。從男子方面去觀察女子，直當女子是個附屬品；女子從自身方面觀察，也覺着生產力不及男子和沒有操經濟權的能力，所以甘居於副手的地位。這樣一來，女子的人格，乃漸趨卑下；並且為了壓迫愈甚和求生產的慾望愈熾的緣故，那賣淫的風氣遂開；而所謂男女協作的家庭生活，漸趨於不穩的狀態了。

經濟漸趨於萬能，財產便成為人類爭逐的鵠的。為了財產的爭逐，其結果，就發生一種嫉視財產較多者的心理。那私有積蓄，免不了做家族間不妥洽的導線。

因私有財產制度發生之時，正值貨幣經濟開端。各人可以用貨幣去換土地，也可以用貨幣去消耗。貨幣制盛行，產業可以不用勞力去換得，而且利己慾隨以增大，為充足產業的利己慾而發生的衝突，因此也就不免。兄弟間，妯娌間，往往為了財產繼承和消費不平的緣故，發生衝突；而所謂兄弟間協作的家族制度，也就趨於搖動的地位了。

此外，更為了貨幣經濟的緣故，父對子之義務和子對父之義務，均日就解離；那家族制度，祇靠着無聊的『宗法主義』維持其存在。這種現象，就是為了經濟逐漸流通、貿易逐漸發達、交通逐漸便利的時代所起的家族制度破產的宣告。

家族制度的造成，既以利己慾的強度過大和掌家權者的壓迫，做根本的原因，那麼這種家族，完全是沒有愛情可講。天下的事，沒有愛情來做維線，來做媒介，是沒有不分裂的。所以家族間，往往生出許多詐偽的動作，虛假的是非。從第一段看起來，做父母的，無非要兒女送終養老，或者顯出年老的牌子；做兒女的，雖不發生一種義務漸漸解離的現象，而假意奉承，圖騙些家產的心理，是的確有的。還有些家族，家長好比皇帝，子孫好比百姓；他祇管施行他的權威，子孫祇管向着外跑。這種離心力的、冷的、死的現象，愛情究竟到那裏去找？就是夫婦間，也因為有上臨下的人的壓迫，惹出許多無意識的煩惱。這就是破裂的現象；就是家族制度的結晶。

三

經濟的組織，漸從農業方面推廣到工業。機器發明以後，製造業頓形發達，把以前要用五十倍四十倍勞力去幹而後獲的事業，一變而爲祇須費到一倍或二倍就够；就是以前以勞力爲主體的事業，——像農作，——現在也好藉着機器的力做主體。女子生活，似乎可以獨立；那無愛情的夫婦，也就解體。并且從機器力發達以後，社會上一般因幣制而成的資本家，更可以利用這機會來營事業；加之從前的男壓女的遺毒流下緣故，男子的工資自然比女子情要高，資本家也就多雇女工。這種趨勢，一方面固然造成組織——經濟的——之愈不平，一方面却是招致了許多女子和一般無愛情結合的男子隔離。隔離的程度，依着實業的興否爲比例；那家族制度，到了這時候，自然逐漸宣告破產了。又因爲交通發達，從前所不能到的地方，可以去得了。運輸的事業便利，勞働力也可隨着流溥到異域去了。男女間被壓力造成的結合，從此更顯得隔離，隔離的距離，并且愈遠，社會上所以往往有『各自分飛』的情狀發生。那些被舊習慣拘束不能和男子抗衡的女人，她們能力較小，不能同男子一樣飛得遠，就顯出一種悲痛，——就是以依賴過生活的，已經失去依賴力。這種情形，照我們看起來，確是顯出那經濟組織之七高八落，和家族制度之不適應了。

男子既因貿易的發達，機器的推廣，交通的便利，隨着勞力轉運到他方，所謂『養兒防老』這句話，也就靠不住。那些爲父母的贍養、死亡、殯葬等事，兒女既然不能完全顧到，那麼，祇好用錢幣去雇人辦，父子間關係，就因此減却。并且從前看重男子的習慣，——爲了他是生產力的淵源，——也漸漸打破。有許多做父母的，爲了沒有兒子或兒子不回家的緣故，祇好將女兒來替兒子；又因爲女兒生產力薄弱，所得的少，就想出法子，把女兒去做娼妓，靠她們賣淫賺來的錢，來贍養送死。這些現象，就是示人以家族制度快要破產了。

家族制度的成立，爲了夫妻協作過活，『養兒防老』和增高利己慾；家族制度的破產，爲了夫婦並不全靠協作過活，養兒未必防老，利己慾專向自己一方面擴張。成立的原因，是（一）交通和貿易之不發達；（二）社會上需要少而供給多；（三）藉手工力過活；（四）祇圖生命，不顧其他；（五）維持血統；（六）人的範圍，祇能擴張到家族方面。破產的原因，是（一）交通貿易之發達；（二）社會上供給額比需要額少；（三）機器力勝過手工力；（四）藉幣制過活；（五）無愛情；（六）人類要求真快樂；（七）血統的不足靠；（八）人的範圍，從家族擴張到社會和世界。

四

現在科學的發達，尙在幼稚時代，將來必有進無已；機器的用途，還沒有普遍；交通究竟也不臻於完備；運輸貿易是跟着交通爲轉移的，當然也沒有便利到十分。但全世界却已經發生了家族制度破產的現象和事實了。並且爲了經濟組織之惡劣，大地主資本家，到處剝奪窮民的脂膏；加以軍閥的蠻橫，到處可以使家族陷於分裂，——不分裂就不能維持各個人的生命。即資本家、大地主、軍閥等而論，也爲了消費上的衍究，使家族日就黑暗。富了，不必愁喫愁穿了，慾望的發達，也是意中事，因此而牽連於家族，家族遂呈不穩固的狀態。歸根，世界上人類，受了家族的痛苦，並不是自己的壞處，却是這種舊組織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歸宿。

況且現在的時代，凡陷人類於悲痛的東西，已經絕對不能容留。爲了要徹底改造經濟組織，和剷除社會之不平的緣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經同潮一般的捲來；他的聲浪，正愈激愈高而不可遏；那私有財產制度恐怕難以容留，什麼資本家、大地主，也無由站立在這潮流之上；那家族制度，能在這時代不宜告破產嗎？

卽退一步說，在資本主義下的現時代，家族制度，也趨於大勢而不能保存。試看：工業商業，日形興旺，無產階級，勢必一天多似一天；無產階級的苦痛，也一天增高一天；家族制度，無論如何，也必一天破壞一天。因爲男女都要賣他們的勞力度日，對於原來組織家族的一種義務，完全失却，請問能不破產嗎？世界上還種情形，何處沒有？單就中國論：中國是對於家族制度感情最深的國家，不過現在究竟怎樣？都市的，不必說是發生破裂的現象了；即鄉村間那些死守宗法主義的，也因生產者之欲望漸大，不甘在一塊土地裏討生活，奔走到外方去，因而發生不穩靜的狀態。這是時代使然，並不是生產者欲望過大的毛病。還有因交通的便利，家族間未經宣佈的困苦狀態和牛馬生活，也都披露；這種黑暗組織，自然沒有存在的餘地。

五

我們應當認定：人類是有進化而能進化的；個性的發達和本能的施展，是意中事。破壞個性的發達和本能底施展的，就是個性和本能的仇敵；這種仇敵，我們萬萬不能容納。家族制度，就是破壞個性和本能的發展的惟一物品，

我們在這家族制度將要破產的時候，所最感受痛苦的，就是：社會還沒有徹底改造，經濟組織仍是不良，所以我們不得不再加一層努力，去做更難的工夫。不過在做更難的工夫之時，恰是一個過

渡期間，那些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很多很多！我們的父母，是沒有人養；我們已經配了婚的無力自養的妻，我們對於她也沒法好想；我們的子女，也無人承受撫育；總之，那些我們已經負擔了的義務，沒有人承受負擔。我們對於這些，難道可以置之不理？不能，不能，要曉得置之不理就是我們的罪惡。唉！這就是我們的痛苦，就是做現在的我們的爲難！

我們感着兩重人格的痛苦，是免不掉的。那麼，爲今日計，還應當盡我們當盡非盡不可的責任。在這個當兒，我們祇好暫時有一種過渡的組織，以了我們未了的責任。這組織或者仍舊可以名之曰家庭，但他的性質，完全和家族制度不同。因爲：(一)這組織是爲贍養我們無力自養的親和料理我們親的廢疾死亡等而設，倘然我們的親，社會能供養了，我們親的廢疾死亡，社會能料理了，這組織就好宣告解散；(二)這組織是爲了已經結婚的妻不能養她自己者而設，在有這組織時，我們應當使她慢慢地覺悟，使她慢慢地能謀獨立的生活，倘然她能謀獨立生活時，這組織除了有另外的關係外，也可以宣告解散；(三)這組織爲贍養未成立的兄弟子女及其他爲我所已盡而非盡不可的責任而設，在有這組織時，我們應當竭力使他們自立，他們自立了，或者到好解除責任的時候，這組織除上述二項還牽連着之外，就好解散。依這樣看起來，所以這種過渡的組織，是有下列幾項的特質：

(一)爲社會過渡的一種產兒；

(二)男女間實行性的自由；

(三)竭力使不能自立的自立；

(四)對於子女，並沒有維持血統的關係，和養他們防老的奢望；

(五)對於兄弟，純是一種友愛，並不是要強迫共同操作，來謀自己的利益；

(六)有這組織時，應傾向和努力於社會改造；

(七)除衣食住必需外，不置產，不浪費，所得有贏餘，即儲作公益金。

諸君啊！我們感受着家族制度的痛苦，已經夠了；感受着經濟不良的痛苦，也夠了；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無可奈何的勉強承受的。所以應當熬着痛去改造經濟組織，熬着痛去打破家族制度，更應熬着痛去幹爲改造社會驅逐第一障礙——家族制度——時所免不了產生的過渡組織。諸君啊！我們努力罷！我們不斷的努力罷！



婚姻問題

勃拉克女士(Dora W. Black)著

伯西

勃拉克女士，英國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前肄業於劍橋大學，研究德法文學及現代社會主義史，後曾爲該校教授。去年與其愛友近世哲學大家羅素先生 (Bertrand Russell) 同來中國，於十一月到北京。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演講女子教育問題，在教育部演講經濟狀況底下的政治思想等，皆極有發揮獨見的地方。又在北京互助團及羅素研究會兩處，經兩度討論婚姻問題。這篇是女士討論後最近的著作，主旨在提倡婦女從事於生產的工作，以求經濟的獨立，達到自由的生活。我特地翻譯出來，以供國內女同胞閱讀。倘對於勃拉克女士這篇文，有什麼批評及意見，女士是說過很歡迎的。至於譯得不好的地方，還望讀者的原諒。

譯者誌

我們婦女在解放以先所要努力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不消說是婚姻問題了。這個問題的表現，總不外乎兩種情況底下：一是經濟的，(Economic) 一是情感的。(Sentimental) 情感問題，是與經濟問題關係很密切，而且很明顯，間或有由他生出來的；不過這種說話，實是很難使人——即令那很有高尚思想的婦女——相信他原來如此。因爲我們平日最深摯的情緒 (Emotions) 和本能 (Instincts) 所寄的問題，其最初表現，必常在情感方面。而且我們必須受情感的指導，去尋出種種錯誤的路徑來改造，或且爲情感所激勵，去圖全部的改造。由此看來，情感作用蒙蔽我們的判斷，其來已久，難怪我們不能辨明及確定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了。所以我討論婚姻問題，首要從情感方面下手，然後由此而追溯到經

濟問題上面去。

有一種弊害，是近世受過教育的婦女所感覺得最敏銳的，且我想是中國婦女所受最痛苦的原因。這種弊害，就是對於她們權利的尊重；法律上的地位和社會上的習慣，看待她們如財產、物件、商品、及動產等，無論高尚或卑下，不當他們是有心意、思想、志氣、和慾望的人類。（婦女有卑下的慾望，是他們情感的見解所不許。）

世界各國婚律，除俄國之外，仍然依據元始的原理做基礎；即以婦女作爲丈夫的財產，正像他起一所房子時所買的家具及地毯一樣。這原理散佈各國，中國也是其中不幸的一國；一個男子倘有能力，就可以隨他的喜歡買幾個妻子，好像他能毅買美麗的綢或酒。

婦女雖在結婚之前，也免不了被視爲財產的殘忍待遇。因她們是受父母的管轄，父母可以隨意處理他們。父母不是因女兒的需要和志向而教育她們，不過藉此可使女兒變做有價值的財產。即使其女兒學得一點婦德和才能，可以嫁得一個有錢有權勢的夫壻。在從前西歐洲，不獨女子被看待如父母的財產，所有的兒童，也不過像財產一樣，要被強迫服從父母的命令及孝敬父母；雖父母是邪惡和殘忍的，也要遵從。所以在歐洲，婦女解放與兒童解放，同時進行。我們應該用有價值的思想，很細心的來討論，建立一種活潑新鮮的見解，將舊時的見解改變；即視兒童是一個人，較勝於視他如財產；此理可應用於婦女解放的問題。

婦女問題，是不能離開共產主義的形式而求得根本解決的方法。因爲婦女的奴隸身分，是與貯蓄私有財產的信仰權有密切關係。故私有財產的情形根本改變，而婦女的待遇也隨之發生改變。在從前男子因爲富裕而過怠惰的生活，於是蓄養幾個妻妾以供其娛樂；婦女專預備做性慾媒介的事業，實其本身爲男子的妻子及娼妓等，以求得安樂及懶惰的生活，而不思促進智識，勇敢的謀獨立，如此反爲不便，不如受一個喜獻自己的男子來幫助的好。由情感方面觀察婦女，實在是高貴而勇敢，倘能得到教育，必能做重要的工作。不過在男子壓制之下，因男子能增進金錢，故強制婦女採用結婚或娼婦制度，作爲她的終身事業。但此不過片面的道理。一般人以爲婦女的德性，比男子低，常有傾向於懶惰，愚蠢及貪欲的生活。但她們並不常常如此，因爲她們作惡所受的刑罰，比男子嚴酷。且公論上所謂貞節與不貞節，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因爲這種名詞，都是爲男子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不過娼妓是公然的競相取悅於富的男子，而有體面的婦女，則暗中爲婚姻所束縛；且一經

結婚，其所受的痛苦，甚於死亡。是以有高尚思想的婦女，從事於社會上有益的工作，不肯受男子金錢的供給，過那怠惰的生活，要想脫離婚姻的束縛及卑下的事業。

婦女須要知道，所有現在所謂高尚的德性及品格等，原是男子要滿足其本能及慾望，特地創立此種道德來束縛婦女。我以為一個婦女，依法律結婚過怠惰的生活，實在與依賣淫為生活的婦女，沒有什麼分別；所差的不過前一種婦女能做一點工作且覺得工作有興味的，後一種是怠惰而從事不生產的生活罷了。

男子對於婦女的評騭實在非常暴戾；第一，以為婦女是在情感中生活；第二在私產制度底下，男子應該養婦女，婦女應該報答男子；第三看待婦女不過是一個生殖機關，(Asexual Creature) 不是一個人。而婦女對於男子，也一樣犯此錯誤。婦女喜歡結婚律，因為這法律給她一種權，倘她的丈夫不長久的愛她，她可以要求隸屬於她以度殘餘的生活。而有能力的婦女，她却從事於商業或其他事務，如普通的人藉薪金而生活，可憑恃她自己的性，(Sexual) 求提高她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并由她自己從事重要的工作以脫離婚制的束縛。婦女已依舊法律結婚之後，再從事於個人工作及自由的獨立生活，似乎未免太晚，且也略有困難，實際上却比那受舊式婚制所束縛而得奴隸一般的快樂，更快樂得多。愉快安樂，與怠惰本來相反；不是由我們自由的代價買來的快樂，決無價值的。

總之對於婦女的非難，都是情感的觀察，就是起於視婦女為財產的原始觀念，和婦女道德及性格上種種謬誤的思想。如果用這種思想來謀改造，縱使初時成功，結果也是失敗的。社會改造的重要，婦女與男子一樣，乃是完成政治及社會上自由的事業。我們因此不得不先說到這問題的經濟方面上去了。這事情應該以社會主義對於結婚制度的意見為基礎，所以我就說到離婚自由的問題。

許多人都主張改良結婚者的運命，祇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可使他們得到離婚容易。他們說結婚並沒有什麼不好，所不好的，就是一經踏入便逃不出來。比方在世界婚姻法中最有價值的英國，男子除證明妻子不貞不忠誠以外，不能與他的妻子離婚；在別一方面，同一理由，妻子也不能與丈夫離婚，除非她能同樣的證明丈夫付虐待他或分離背棄他。——在中國的婦女，若受這樣不忠誠的待遇時，并且沒有權力來反抗。（譯者按：中國民法親屬篇關於婚姻上規定『凡受彼造虐待或重大侮辱者，皆得離婚。』可知中國婦女，本也可以有權力反抗；女士所說，或因不知中國法律的

規定，但從社會上及風俗上實際來觀察，這句話却不錯的。）這法律不過預備男子供給妻子錢財，就可以不忠誠來待遇她。英國不准雙方互相同意的離婚，倘發見兩夫婦願意離婚及努力去預備離婚的證據以求允准時，法律就反對他們的自由并不准他。所以離婚不是看做依法的由束縛中解放，却像懲罰罪惡一般。這種情形，是起於基督教的信條，他以爲夫妻是由上帝結合，夫妻分離，就是犯違反上帝的罪名。在那個時候，結婚是由天主教會的宗教儀式來定婚約，除了教皇的特別教令外，就不能分離。因這個理由，在法蘭西及意大利，除熱心宗教者外，寧可避逃教會的儀式，而用文明的法律來結婚，因爲法律較爲寬容；但仍是不十分完滿。在美國，因不忠誠的待遇，較容易得到離婚；男子如果不以不信實爲理由而與其妻離婚，便應該對於其妻負擔經濟上的義務。（我現在不能確實舉出美國法律上關於經濟扶助的規定，不過實際上大概如此。）在美國，並不像各國的視離婚爲罪惡或奸邪，但近來輿論的趨向，對於離婚，更比從前不寬大一點。

現在倘認一夫一妻的婚制下容易離婚，與爲妻子預備經濟，是解決婚姻問題的正理，可以說美國的男女關係，較勝於其他世界上無論何國。但我個人的意見，却不以爲然。我以爲男女的關係，最好的地方要算俄羅斯，因爲俄國是受布爾塞維克（Bolshevist）的影響。其次是英國、斯干的納維亞（Scandinavia 即瑞典和挪威）或現在的德國。英國的婚律，原是不好，但自歐洲大戰後，男女的關係，却比從前好。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爲婦女能賺得自己的生活費，所以她們能隨自己的喜歡，輕視舊的婚律。倘她的丈夫虐待她或不忠誠，她可直接的打破婚姻而去自謀生活。她有獨立的智識與才能，可以使男子敬重她像一個「人」。在那從前武俠及保護婦女道德所散佈的路上，現在結婚的改造，要使人們永遠看待男人與妻子同是一個人，且使妻子絕對的要依賴她自己的經濟。在美國的男女關係，仍然固守着前述較好情形的偏見，反對婦女自己做工而賺生活費，反對那最自由的結婚律。倘長久的固守着，將不能增進美國婦女在世界上的地位。她們仍度那寄食及依賴的生活，和被迫而倚靠她們性慾的引誘做生計。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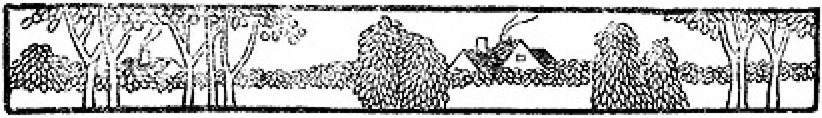
日本婦女之拒婚同盟

S V

日本之婦女運動，近年以來，頗有活躍之勢。從事於婦女運動之團體，發生頗多；最著名者，首推婦人矯風會生活改善會及新婦人協會等。婦人矯風會之成立最早，會員以宗教婦女爲多，嘗以禁酒運動、廢娼運動、男子姦通處罰運動等著稱於世。生活改善會則以改良生活爲主旨，主張廢除封建時代遺習主從關係之虛禮及虛飾的贈答，並謀衣食住之簡單等，會員多爲中上流社會之婦女。新婦人協會成立最遲，而活動亦最著。發起者爲著名新女子平塚明子，其主旨在謀日本全國婦女之聯合運動，以達男女平等之目的。成立以後，卽於去年第四十二次議會中，提出兩種請願書：其一要求修正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女子加入政治結社及參與政談集會或爲其發起人之條文；其一則要求於民法中追加限制花柳病男子結婚之條文。第四十三議會中，仍繼續請願，均無效果。近復由會中組織『拒婚同盟』，凡入同盟會之婦女，均不得與花柳病之男子結婚，兼負勸告姊妹親友弗與花柳病者結婚之義務。並擬發布通俗出版物及演說稿，從事宣傳，以求普及關於花柳病之普通智識、關於性之智識及關於戀愛結婚、種族服務等之觀念。一面更將從前提出於議院之制定花柳病男子結婚制限法請願書大加修正，提出於本年之第四十四次議會中，茲將其請願書之全文譯錄如左：

對於花柳病者結婚制限並離婚請求之請願書

一、對於花柳病者，制定含有左列第一條至第十條意



味之花柳病者結婚制限法，作爲單獨法。

一、於民族法篇第三章婚姻第四節離婚之規定中，追加左列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意味之條項。

第一條　欲締結婚姻之男子，須向所住地之市町村長請求領取婚姻許可證。結事實上之夫婦關係者亦同。

第二條　市町村長，於交付婚姻許可證以前，須向請求之男子，索取有資格醫師於一星期內作成之證斷書，證明該男子並非傳染花柳病（包括黴毒淋病及軟性下疳）患者。

第三條　市町村長對於貧苦者，得因其請求，使市町村長指定之醫師免費診察，並給以診斷書。

第四條　無婚姻許可證之男子，不得締結婚姻，或結事實上之夫婦關係。

第五條　女子不得與無婚姻許可證之男子締結婚姻，或結事實上之夫婦關係。



平塚明子

第六條　違反第四條之男子，處以三百圓以下之罰金。違反第五條之女子亦同。

第七條　男子因提出虛僞之診斷書，領得婚姻許可證，締結婚姻或結事實上之夫婦關係者，處以五百圓以下之罰金。

第八條　違反本法規定之婚姻，得取消之。

第九條　欲締結婚姻之女子，對於其對手方之男子請求提示有資格醫師之診斷書證明非傳染性花柳病患者時，得拒絕之。

第十條　婚姻當事者或結事實上之夫婦關係者，遇官吏之請求時，應提示婚姻許可證。

第十一條　結婚後當事者之一方罹花柳病時，他一方得請求別居至愈後爲止，或請求離婚。

第十二條　當事者之一方使他一方感染花柳病病毒時，離婚之後，被害者得對於加害者請求至治愈爲止之治療費及相當之慰藉費。但限於勞

勵不能時，得請求生活費。

請願理由

（一）花柳病今日以非常之勢蔓延於文明各國；此可恐之害毒，及於個人社會種族者，不必待醫者之說明與各種之統計，而亦為吾人所常見。國家對於此種國民的慘害，理宜從種族衞生之見地，謀種種方法手段，以輕減其損失。歐美各國，多已制定花柳病豫防法，由國家支出極大之經費以從事於取締；一面更有以善種學的禁婚法實行花柳病者之結婚禁止，如美國六州及挪威墨西哥諸國者。然在我國乃未嘗着手於此，是則深為遺憾者也。

（二）吾人固深願花柳病之一般的豫防法，早日制定；然自婦女之立足點，而欲保護家庭、兒童及為妻之婦人，使免於花柳病之害毒，並謀種族之向上，深覺制定花柳病男子之結婚法尤為必要。蓋吾人今日所屢見之家庭悲劇，當因結婚前健康純潔之良家女子，與花柳病男子結婚，致此女子之本身及無罪之兒童、幸福之家庭，受幾多之慘害，而法律對於此等受害於男子之婦女，不加保護，此實吾人所不能默視者也。

（三）輸入花柳病於家庭之內者固不僅以男子為限。然吾人不認為對於婦女，——對於日本婦女，有與男子同一取締之必要。其理由如左：

（甲）男子花柳病者之數，遠較女子為多。據內務省保健調查會之報告；全國一一三四所之公立醫院中，自大正元年至四年內花柳病患者之數為：

	黴毒	軟性下疳	淋病
男	九、五七七	四、一〇六三	一〇、〇四三
女	四、三三〇一	一、四四四	四、三〇八

可知輸入此病於家庭內者，男子較多；女子尚無特定法律以裁制之必要。

（乙）對於未婚女子行此種身體檢查，因習慣之故，實際上極為困難，且有危險，不如男子之易於實行。且女子患花柳病者之數，既遠不及男子之多，故此種困難之事，尚無實行之必要。

（丙）在某地方或某種社會中之未婚女子，雖有患

花柳病較多者；然此乃局部現象，不足以概全體。

(丁)男子之性的生活，本較女子易流於放縱；今日男子之放縱者，當居多數，故婦女之爲花柳病之媒介者及傳播者，殆僅限於娼妓，而男子則較爲普通。且事實上由妻傳染之花柳病男子，遠少於由夫傳染之花柳病女子，亦已爲醫師所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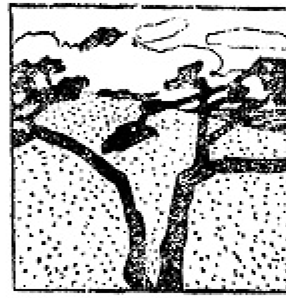
(戊)此法律不僅以保護家庭中之婦女爲目的，實對於男子放縱之性的生活，爲一種之制裁，且含有道德的意義。

(四)是故吾人要求花柳病男子結婚之取締，所以保護家庭及爲妻之婦女，使得脫除花柳病毒，同時卽以保護未來之兒童，改善國民之資質，乃男女共同之義務及使命，對於種族盡其應盡之職責也。

日本輿論界，對於此提案頗表贊成，然亦有反對之者。其反對之論據，約有三點：(一)結婚之禁止，不宜專限於花柳病；(二)不宜專限於男子；(三)會長平塚明子爲素來主張戀愛結婚之人，此提案實與其主張相違反。

平塚明子對於此種非難，曾有答辨。其答第一項非難，謂自善種學觀之，當限制結婚者，花柳病外，固尙有癩病、結核、癲癇、白癡、各種精神病、神經衰弱、濫酒等。然此等疾病，尙不甚多，且如癩病等因爲世人所深惡，其家族自知避忌結婚；非若花柳病蔓延之廣，且人人視爲男子應有之疾病也。且花柳病之毒害，自婦人一方面觀之，除肉體上之苦痛外，對於其夫過去及現在之性的生活，起種種之疑惑，精神尤感苦痛，故不可不加以制裁。對於第二項非難之答辯，大略如請願書中所述，玆不復贅。關於第三項之非難，平塚明子之答辭，則謂在彼個人，固爲戀愛結婚之主張者及實行者。然就實際上而言，今日社會上通行之結婚，仍爲向來之因習結婚；如戀愛結婚之時代已至，則此法律之制定，固可不必，而在今日，則不能不取此應急之手段。且戀愛固爲各人之自由，然果有害於他之個人——卽兒童、社會、種族，則其戀愛仍不能不略受制限。故此提案仍與其平日之主張未嘗違反也。

要而言之，此拒婚同盟，實可謂日本之新婦女運動，雖實際上之效果如何，尙難斷言。然日本女子之不甘伏處於男子專制之社會，因不難於此見之矣。



遊俄日記

英國許立屯夫人著

周國賢

克雷爾許立屯夫人，(Mrs. Clare Sheridan)是英國有名的女雕刻家。她丈夫威爾來許立屯大佐，已在大戰中陣亡。她是陸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第一個表妹；也是大文學家亨利乾姆司(Henry James)的好友，他曾寫過好多封極美麗的信給她。她雕刻的作品，有愛斯裴像，邱吉爾像，都是很有名的。一九二〇年九月，她同着莫斯科勞農政府總代表加米納夫(Kameneff)悄悄地到俄國去，給李寧(Lenin)脫洛斯基(Trotsky)和其他勞農政府的領袖人物，雕刻半身像。一路來去，她做着日記，記她的一切見聞，都是很名貴的。下面就是她的日記：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我答應了加米納夫的邀請，今天早上同他離開倫敦，往俄國去。有人和我說，護照局中一定不肯給我簽印；此去怕要給他們當做間諜槍斃；英國和俄國的關係正很緊急，我是一個英國婦人，萬不能去；況且我是溫斯頓邱吉爾的表妹，怕要給俄國留住了。他們說了一大堆的話，都是加添人的冒險性質，引起人的自負心，卻也可以使人心中害怕。這些話要是真的如此，倒也不惡；但我決定仍要動身，得一張護照先到斯託克荷姆，(Stockholm 瑞典京城)，加米納夫說，其餘的事都由他去幹好了。

九月十二日，在木星號船上——我們這時已傍培爾根(Bergen)的碼頭了。傍晚時，加米納夫在我的小艙中，和我一同吸着紙煙。我們討論哲學、宗教、和革命。很使我詫異的就是他不信上帝。他說上帝是一種專制，所以也恨着上帝，像恨別種專制一樣。然而他

說話中也很讚美基督，因爲基督主張人類中須得窮苦和平等，又說富人要進天國，比了駱駝穿針眼沒有更大的機會。

九月十三日——從培爾根出發，一路是很奇妙的路程，所過的山嶺，都是皚皚一白的積雪。午後十點鐘，我們進了克立司與那城，(Christiania 丹麥京城) 勞農政府對協約國議和代表李文諾夫(Litwinoff)來迎。我想像中以爲他是個短小精悍面貌威嚴的人，此刻遇見了，却見他身材偉大，微微含着笑，甚是溫和。當下李文諾夫就騰出他一個祕書的房間給我居住。

九月十四日——克立司與那的新聞紙中登着加米納夫的小影和大號字的標題。有一張報中，說他同着一個婦人到來，長身玉立，態度溫雅，一手提着一個柯達克攝影機，一手帶着一匣子的糖果。她模樣兒不像是俄羅斯人，聽她說的是法蘭西話。我甚是快樂，因爲見李文諾夫夫人也是英國產，我們的朋友彼此都有認識的。李文諾夫夫婦都好客；他們待我像家人一般，也並不問起我政治上的意見。

我們鎮日的在克立司與那盤桓着，到一座小山上的無線電站去參觀，從那邊望下去有很好的風景。李文諾夫的四歲的長子梅獄跟我們同去。他很強項，兩眼中帶着呼氣，模樣兒很足動人，直是唐那的洛名畫笑童的範本。他說道：『我父親爲甚麼做過激黨人』？他又喚他母親按電鈴召婢子來，勸母親自己不要做事。李文諾夫很愛他，常把他拋擲着，又使他翻身把頭立在地上。回家時我們都從山上跑下去。我很覺慚愧，因爲李文諾夫竟超過我。他是一個重身體的人，我又向來跑得快的，然而他跑後竟喘都不喘。

九月十六日——昨天午前八點三十分，我們到了斯托克霍姆，瑞典左黨社會黨員弗力德烈史德勞海 (Frederic Stromhead) 來迎。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反比例，在從前幾年，我到這裏來時，總是那長太子來迎我，同我坐了他的御輦往王宮去。我走過那舊宮和向來熟悉的馬格蘭太子妃窗外時，覺得心中甚是鬱鬱。當時我慣常坐在那裏，過去光陰，似乎已很遠很遠，也像在別一個世界中了。

我們坐了車兒到大旅館中，於是鬧得很不安靜。加米納夫彼許多報館通信員圍了起來，都鬧着要和他談話。他的同志們來了，有幾個只知道德國話。有的講着不規則的法國話，也有幾個在法國話中夾着瑞典話和俄羅斯話，使人聽時，頭腦也給他們攪動了。

就這些不認識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很卓立不凡的。他就是加薩諾夫，(Rjasanoff) 是革命事業中一個最老的志士。他是個七十

歲的老人，外形像希臘人，生着一雙鷹眼，一部鬍子很亂的竪起着。瞧去倒像是一個摩西神人，做着一種極兇猛的神情。此人爲了革命事業，曾在獄中監禁過五年，可是不容易捱過來的。他很謙下，又很和氣，我也覺得他甚是可愛。

加米納夫守着他的話，給我設法弄到了一張伊索尼亞的簽字護照。我心中的焦慮就捺下去了。我對於進俄羅斯的恐怖也不覺輕減了許多，因爲在這斯託克霍姆所經過的事，很覺我四下裏都是朋友呢。

今天我通了個電話到王宮中，要求和長太子講話，加米納夫問我冒這個險，可打緊不打緊。他說太子見我同着他們一班朋友在一起，怕要不歡迎我。我卽忙申辯說他是歐洲一位最有民治性質的太子。苟山太子 (Prince Gusay) 當眞詫異得很。他喚我午時去瞧他，說明此來原委，就在他宮中用膳。

我到了宮中，見甚麼都安排好了，仍像我往年來時一樣。但他在那很大的宮室中，似乎很寂寞，四周似乎顫動着，不由人想起往時的情景來。他喚我把我的計畫告訴他，他聽得分外着意。他以爲這事很危險，然而也只能聽我自己作主，不干旁人的事。他問起加米納夫是怎樣一種人，又問我在克立司與那遇見李文諾夫的感想。



著者許立屯夫人

九月十八日——日落時我們到了萊佛爾 (Reval) 以後的事，蛩一般騰在我心上，不大分明。我們在這裏盤桓很久，又添了好多新朋友，回頭一想，有種種的感想混在一起，也分不清楚咧。在萊佛爾，從日落到夜半，加米納夫似乎有很多的事，參與好幾處集會，也有更多的人圍住了他。我們到一個同志開的旅館中去，要了一間房間，他的夫人給我們用晚膳。有一隻俄羅斯的銅茶缸，我們吃着冷的煙鮭魚，和尖劈的麵包。

加米納夫很懇切的和兩個同志談話，也不再留意到我。一個同志口講指劃的說着甚麼事。我們的主人是一個短小的人，神經很

敏銳，把麵包捲做球，模樣兒很激動。加米納夫用筆記着，他夫人把好多話問我。……加米納夫忽的離了我們，又到那裏參與會議去了。

我喝過了茶，加米納夫十四歲的兒子亞歷山特勒來會我們，同我騎着馬到總事務所去。沒一個人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們。走廊中擠滿了許多人穿着。我被導入一間暗暗的室中，壁上裝點着李寧和脫洛斯基的小像，我很寂寞的坐在衆人中間，又不能和人講甚麼話。多謝多謝，那加米納夫似乎受了天的差遣趕來了，問我在這兒做甚麼，就把我領到一間挺大的室中，裏邊人數更多，都是些高大威嚴的人，成了個圈兒團坐着。他們儘在那裏會議，我恰恰帶着手簽，就取出文具來，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兒子狄克，又寫了一封給FE說明我為甚麼不能到卡爾頓去雕他的半身像，又說他此刻總已知道了。

說也奇怪，這些人都不知道誰是FE，也不知道施密司、白根漢貴族、國務大臣、財政大臣他們是知道的，卻不知道有秀的大臣。不但這些人如此，就是加米納夫也不大明白。後來到夜半時，我們纔坐了特別花車動身往莫斯科（Moscow）去，車兒很大，坐了很覺舒服。

九月十九日——這一天是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坐着車一路的過去。我們在臨時造的橋上經過了兩條很深的河，當時宇特尼克（Yudenitch）在退兵時把原有的橋炸毀了，下邊河中遺留着幾石碎磚。我在車上都把那些殘蹟拍了照。

我們一行人中，除了加米納夫和他兒子，還有同志戈高夫斯基（Gukovski）（蘇聯政府派往伊索尼亞的專使）和他十三歲的女兒。以外還有一個紅軍的兵士，他是特別給公使們開汽車的。他替我們鋪好用膳的桌子，同我們一起喫，吸煙，談論通常的事，又給我們撤去桌子。他說的話很怪，卻也很簡單。他是一個清秀的少年，瞧他一張修光的臉和方方的顎骨，活像大戰中常見的美國兵士。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在九月二十日十點三十分鐘到莫斯科。加米納夫的夫人到火車站來迎。夫婦倆操着俄羅斯白說了幾句話，我們便帶着行李入到汽車中。車兒飛一般穿過街道，汽笛亂叫，瞧那街道都已破爛，似乎經過戰事的一般。

我們到了克萊姆林（Kremlin）門外，取出護照受驗，車兒便過去。克萊姆林地在高處，控制莫斯科全部，有一座大宮，另外還有幾座宮，修道院和禮拜堂，被一帶大牆和塔樓圍住着。我們到時，陽光正照得亮亮的，那些鍍金的圓屋頂，都在那裏閃閃地發光。不論

瞧到那裏，都有塔堡和圓屋頂的影子。加米納夫住的所在，房間很簡單，却很寬大相稱。這所在以前是朝臣們住的。

我在克萊姆林住了三日，生了一種感想，彷彿是法蘭西路易十六世傾覆後住在萬歲里宮中似的。我心中很覺有味，只苦的不能說一句俄羅斯話，加着加米納夫夫婦都須出去做事半天，往往全夜不回來，我就好似完全一個人過着日子。

加米納夫曾允許照顧我，只是身不由主。我們到的那天，他在午時出去，說兩點鐘中一定回來。那知直到晚上十點鐘，方始回來，急急的喝了一杯茶，又去參與那勞農會議，到早上三點鐘纔罷。

用膳似乎沒有定時。我肚子餓時就喫，他有了暇時就喫，那喫的東西委實惡劣極了，我不慣喫那黑麵包和那半冷半熱的乾飯。那時正在他們很困難的時代。我等得好生不耐，很盼望做事，但又無從着手。

日中陽光暖和時，我便和亞歷山特勒一塊兒出去，他和山爾奇脫洛斯基頑着足球，我便坐在亞歷山大紀念坊的石柱中間，洸洸地想，想這樣，想那樣，腦中好像成了個萬花鏡兒。山爾奇就是陸長脫洛斯基十二歲的兒子，闊胸直背，倒也是個很好的孩子。他直好似一個王太子假扮着農家子呢。

加米納夫反對我住旅館去，因爲怕我太寂寞的緣故，但是後來也依了我的主意，今天早上，我們就渡過了河，到對岸的迎賓旅館去，正和俄皇宮遙遙相對。這迎賓館本是一個糖王的屋子，是徵發來的。現在有許多外交部官吏住在那裏，羅士丹（Rothstein）和美國財政家范特立浦（W. D. Vanderlip）也借住着。我有美麗的臥房和更衣室。那牆壁是綠石所包的。瞧去倒像是審室，不很像臥房。這屋中和糖王主有時已略有變動，裏邊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那建築一半是近代的俄斯式，一半是德圖和路易十六時代式。

九月二十三日——今天晚上，我應了一家同樂會的邀請，到外交部包廂中看一齣歌舞劇。劇名柯貝拉，演得很完美，音樂也極曼妙，我從來沒有聽得過。那劇場像我們倫敦柯文德花園那麼大，第一層的四周，都裝點着紅色和金色的包廂，全場都擠滿了人。座客中有好多工人，都不用納費，先期由劇場中把入座劵發給幾家工會。

這些工人甚是混雜，大半把袴兒束在外面，皇家包廂中是給政府中一般委員和他們夫人們坐的，內中有一個人竟戴着布帽子。婦人們喫着蘋果。貼鄰的包廂中，有一個老婆子坐着，頭上兜着肩

中。

瞧那座客們，都很注意看戲。大家把肘兒撐在突出的檻上，眼注着舞臺，直要把那戲吞下去似的。四下裏沒有一絲咳嗽聲和低語的聲音。看到後來柯貝拉復活，變做一個機械的傀儡，纔聽得兒童微微起了一派強制的笑聲。全劇閉幕時，一般人都離了座，趕往前面接近舞臺的廊道中，向那些跳舞的伶人們瞧，讚美他們。這些人都很疲乏了，他們做了一天工，難得夜中樂他一樂，自然要盡興咧。

這夜我遇了一件意外的事，是和我們包廂一個外交部女速記生的交涉。她見我綴着共產黨的標記瓷製紅星，又帶着白色的手套。她說，這實是互相矛盾。白手套是貴族社會帶的。我說我心中祟拜共產主義，那就是了，不關我手的事。但她兀是不肯平靜，我只索卸去了手套纔罷。我這夜穿的紅色絨布裙子和紅色羊毛厚織短衫，心想帶一副白手套，也算不得過分呢。

我這一夜中，因爲被那工人們久不洗浴的香味，騰結着逼在四面，可把我的樂趣全個兒打消了。

九月二十四日——加米納夫有信給我，教我今天晚上到劇場中參與一個大會，坐在靠近舞臺的包廂中，纔能聽得清楚，瞧得清楚一些。他要把英國去的情形當衆演說。天下着雨。

我們一行人從他家中出發，已遲了一些，到劇場時，已經開會，只得入到從前俄皇坐的包廂中。這所在已擠滿了人，所有的椅子，早被土耳其人、中國人和波斯人佔去了。

沒一個人預備讓座位給我，密司脫范特立浦和我只索立了一會，衆人出入不定，那些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很不耐的推開了我們，擁將過去。我血管中的一脈英國血一時可沸了，萬不能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當做兄弟般看待。

停了半晌，我和密司脫范特立浦纔移到了靠近舞臺的包廂中，這裏也坐得滿滿的，幸而不是剛纔那一種人，看出去究竟也清楚一些。德國的女社會黨人克拉拉徐德京(Clara Zetkin)正在臺上演說，聽那聲音，似乎句句噴着毒液，說的德國話並不美妙動聽，一面常把一方挺大的帕子抹着那個醜陋的臉。她的嗓子提得很高，活像狂叫，我也只明白一些大略的意思。

於是脫洛斯基站起來，把她的演說辭譯成俄羅斯話。他是一個瘦削合度的身材，生着一副驍勇愛戰的面貌，瞧他一身，簡直充滿了魄力。一時這人山人海的屋子裏，靜靜的好似空無一人。他們都很注意，把全神聚在一起。

我立得很乏，又聽不明白，就離了劇場，那時只聽得屢屢提起邱

吉倫和路得喬治(Lloyd George)的名兒接上一陣鬨堂大笑的聲音，幾乎把全屋子搖動了。

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莫斯科後已過了一禮拜，却還沒有着手工作的機會，心中幾乎要失望了，今天忽在克萊姆林宮中許我佔了一個房間做我工作的場所，又得了一張通行證，給我自由出入。

九月二十六日——今天早上加米納夫通電話給我，喚我在三點鐘時到克萊姆林宮等齊諾佛夫(Zinovieff)到來。他是彼得格勒勞農會會長和第三次國際勞工會議議長。我等到四點鐘，他纔來了，很忙，很疲乏，很躁急，他的外衣披在肩上，他覺沒有暇時伸手到衣袖中去。他揭下了帽子，把手指搔着那黑色的髮髮，其實已直直的竪起着，不算是鬆髮了。他很不安定的坐着，望上，望下，望四周，又望到外面。接着他纔取了新聞紙瞧，又不時的瞧我一眼，瞧我的彫刻怎樣進行。

我瞧他似是一個性質爽氣的人。他的一雙眼和額角是一個戰士，那一張嘴却又像一個慣作嫋嘆的婦人。過了一會，他漸漸的安靜了，瞧完了報紙，也略略說幾句話。有時他仰後了頭，好似做甚麼夢。接着他又活像一個詩人。他的年紀，不過三十八歲。很奇怪的，這些革命家怎麼都是少年。

我瞧他的報紙，正看到米勒蘭接任做法蘭西新總統的一節，他聳了聳肩，說任是怎樣掉換，總也沒有甚麼分別；又說英國的罷工本定明天開始，却須延擱一禮拜了。他臨去時和我說他很快樂，因爲已着手彫刻他的半身像，以後還須給李寧彫刻。

九月二十七日——事兒進行得快些了，我的忍耐力總算得了報酬。今天石金斯基(Dzherjinsky)到來。他是特別委員會會長，由我們英國人說來，直是紅恐怖黨的組織人。加米納夫會向我講論他好多的事。文學家高爾基(Gorky)說他兩個眼中，有幾粒忠義的結晶體在着。

他坐了一點半鐘，靜悄悄地不動，也不做聲。他的兩眼中，當眞好似淌着長恨的眼淚，他的嘴邊却又帶着極溫和的淺笑。他的面龐很狹，兩頰下陷，顴骨却聳得很高。他全部面貌最佔優勢的，是一個鼻子，很柔嫩，又很有樣。那兩個沒有血色的鼻管，顯見他是很高傲的。他的出身是波蘭人。

這一點半鐘中，我一面工作，一面對着他瞧，頓使我起了一種奇怪的印象。後來我給他的沈默安靜壓服了，止不住破口喚道：『你這樣靜靜地坐着，直是一個天使咧。』

我們彼此用德國白說話，却總不很純熟。他聽了我的話，便答道：『安靜忍耐是在牢獄中學來的。』我問他在牢獄中有多少時候。他答道：『居我現在的年紀四分之一，算來共有十一年。』

革命起時，他纔得了自由。我看像他那種人，並不是爲了爭權利或是要佔政治上的勢力，纔去做革命黨人。他們不過爲了人道主義和國家的進步，所以捨身起義。爲了這偉大事業，有好多才人蹉入牢獄，耐受那鐵窗下多年的苦痛呢。

九月二十八日——午後齊諾佛夫又來供我彫刻，同來的有蒲却林（Bucharin 勞農政府教育總長）和培拉根（Bela Kun 前匈牙利的紅黨狄克推多），我見了培拉根，大失所望，因爲我平時理想中以爲他一定是個魁偉奇兀的人物，誰知他模樣兒却委頓得很。蒲却林有一部很齊整的小鬚和一張青年英秀的臉，倒很覺動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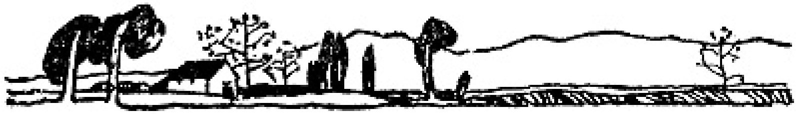
（未完）

女界之明星

（卷首圖畫說明）

劉清揚女士，直隸天津人。曾畢業於本省第一女子師範八年。因中日交涉，在津組織婦女愛國會。五四運動之起，女士南下從事革新運動，又與寧滬女學生發起女子自覺會，旋被推爲全國學生會直隸分會理事。近留學法國。

鄭毓秀女士，廣東人。曾在法國專習法律七年。凡爾塞和會開議時，女士爲萬國新聞團中國代表；我國拒絕德約簽字，女士實與有力焉。著有中國女子真相及中國社會情形二書，在法國出版。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小史（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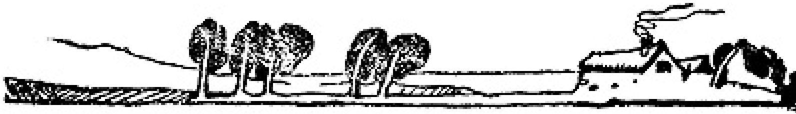
半禪

梯山豆兒 Sara Teasdale

一九一八年春哥崙比亞大學懸美金五百圓以獎女詩家著作中之最優者，於是一九一七年秋出版梯山豆兒女士所作之愛歌(Love Songs)竟膺其選，女士亦自是一躍而為美國之詩家。女士詩格，直襲洛佛兒之風，其所作，不特美國人樂誦之，即法蘭西西班牙丹麥等國，亦後先迻譯，播之管絃。女士以一八八四年八月八日生於聖魯易(St. Louis)，幼學於本地私塾；一九〇五年，畢霍司謀(Hosmes)學院業；未幾，即作南歐埃及之遊。希臘意大利，固西方詩學之發祥地也。女士遊履所經，積成之餘，詩興大發，至一九〇七年，乃有其第一篇詩涂於司短吟(Sonnets to Duse)之刊行，英國大詩家西蒙司氏(Arthur Symons)一見，大為擊賞。後又著單人曲吉納浮(Guinevere)，聲譽益隆，見於李台之明鏡(Reedy's Mirror)雜誌。此外為皮脫來司(Beatrice)與脫勞孩之希倫(Helen of Troy)等篇，亦均有價值。嗣女士第二次作汗漫遊，旅懷所觸，輒形諸詩，於是過意大利而有船別立外(Off Capri)之詠，阿墨飛非夜歌(Night Song at Amalfi)之吟。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嫁斐爾新求(E. B. Filsinger)，今家於紐約。

湯茂施 Edith M. Th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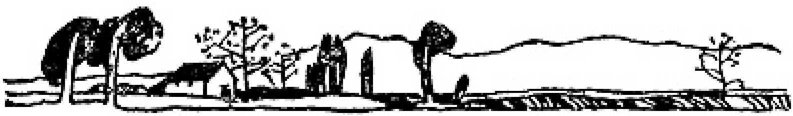
湯茂施女士好為八九十年前之詩，故其為美國女詩家，實位於十九二十世紀之間。女士甚健筆，殆無一月或覺無一週不見其新詩者，且無一詩不具有精氣。女士生於華哈哇州之邱纖哈姆(Chatham)時一八五四年八月十二日也。嘗在本州吉納衛(Geneva)師範院受教育，間或吟詩，所刊未多。一八八一年，晤傑克生(Jackson)夫人；夫人詩家也，賞其才，勸之寄稿大出版家，以廣流傳。



女士詩本精美而雄偉，未幾卽爲嗜詩者所賞識。女士生平最好英人開鐵(John Keats)之詩，故其所作，亦頗有開鐵之氣息。女士又最嗜施賓塞 (Spencer) 米兒敦(Milton)杷浦門 (Chapman) 諸家文學，更愛杷浦門譯古荷馬(Homer)詩，以爲與施賓塞之美后 (Fairie Queen) 同一大手筆。女士濡染於文學者旣甚深，然尤愛好天然。家有故園，爲乃母所手栩；母亦奇人也，嘗誡其女，晨起未先窺園，不宜進餐。女士習之，故生平最嗜看花賞月。女士詩先僅載鄉村新聞紙，稍後始披露於紐約文報 (New York Graphic) 與世紀雜誌；遞昭傑克生夫人，爲介紹於著名書報，而聲名亦遂一日千里矣。施挑大台甚佩女士詩品爲輕清流麗，不染纖塵，其薔薇之機密(The Betrayal of the Rose) 一篇，尤有詩畫之目。女士今家於紐約，其詩集時有刊行者，如新年之一面具(A New Year's Mask) 美麗之影地(Fair Shadow Land) 在日光地(In Sunshine Land) 在少年世界(In the Young World) 冬燕(A Winter Swallow)舞者(The Dancers) 基督誕辰之兒童 (The Child of Christmas)門口之賓 (The Guest at the Gate)白信差(The White Messenger)與灰中之花 (The Flower from the Ashes)等，皆有名。

濮郎 Alice Brown

濮郎女士著作，有詩，有劇，有短篇小說，佔美國文學史上最高位置。顧女士生世平淡孤寂，鮮與社會往還，交游殊少，最惡與人晉接，新聞記者往探其引藏，欲以表暴於世，輒爲所拒，以是其生活情況，獨不著於文字，人鮮知者。女士之生，以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五日，其地爲紐漢姆迫休爾洲(New Hampshire)之漢畢登花兒司 (Hampton Falls) 早歲務農，世人所知，僅此而已。數年前，出版家數人，聯名請於女士，以其生平詳告於世，女士始報以一書，饒有趣味。書曰：『余從事於烹飪園藝，碌碌如也，無暇晷執筆，以報諸君；茲勉爲畧述一二：余爲紐漢姆迫休爾洲之漢畢登花兒司人，距海僅六英里，食不患無鱻味，遊不患無水濱，地勢坦平，有山不高而宜攀登，田畝肥沃，民人皆農也。顧余家所居，不在漢畢登村，而在一鄉落，其



地爲赴愛克司透(Bexter)者所必經。愛克司透一小市，村人市物皆往焉。市有郵局，村人往，卽攜郵件歸分遞於村之人。余幼時入一小村校讀，年十四，肄業愛克司透市之菲濱孫女學院，早往夜歸，日以爲常，冬令冱寒，始宿於校。旣畢業，執教鞭於波斯頓及鄰近諸村鎭，旣歷有年，頗漸厭之，乃棄去操觚而學爲詩文，先在基督報(Christian Register)與少年之友(Youth's Companion)二雜誌上擔任選述。余在山麓有田一方，售其苹果以養余生。余雅喜園屋，頗思物色一故家而居之。余言盡此，不欲多書。」女士詩文，刊行未久，卽由新英吉利而遍於全國。女士今僦居波斯頓，在全市最冷落之一街，全街最冷落之一屋內。其詩集名至鉛司泰來之路(The Road to Castaly)

批抱台 Josephine Preston Peabody

在美國歌劇上有一大名著，卽批抱台女士之吹簫客(The Piper)是也。自刊行以來，已再版至二十次，遂譯者數國；一九一〇年，膺施脫來鐵花台(Stratford)獎。是劇不特誦者無算，且演之於英美諸國舞臺上。女士詩學上著作，有希臘軼聞詠(Old Greek Folk Stories)幸福與人眼(Fortune and Men's Eyes)歌者(The Singing Man)吉璞留之狼(The Wolf of Gubbio)收穫節之月(Harvest Moon)等等。此外又有蘇羅門之歌(A Song of Solomon)孟祿(Harriet Monroe)女士著美國近世詩選(The New Poetry Anthology)此作亦羅致其內。又有林歌(Wood-Song)一篇，爲最美之抒情詩。女士生於紐約，一九〇六年六月，嫁馬克司(Lionel Simeon Marks)其家在馬薩諸塞州之鉛勃來其(Cambridge)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嘗一度爲衛兒斯來(Wellesley)大學文學講師。

徽兒廓克司 Ella Wheeler Wilcox

徽兒廓克司夫人自幼好吟誦，自數年前，其傑作感情詩(Poems of Passion)出，讀者爭奉以詩人之號。夫人

先常在新聞紙投稿本薄有聲譽，至是各雜誌之得其片紙隻字者無不銷數倍增。然真知詩者實居少數，不過震其名而冀先睹以爲快耳。顧夫人詩亦雅有魔力，讀之者輒爲所感。女士以一八五五年生於維斯康辛州之瓊司登中央，(Johnston Center) 嘗受教育於維斯康辛大學，爲少女時，即喜爲賣詩生活。一八八四年，嫁紐約商人洛勃鐵微兒耶克司 (Robert M. Wilcox) 遂居紐約有年。一九一九年卒，時已遷家康你克鐵克鐵州 (Connecticut) 之休鐵皮區 (Short Beach) 也。美國參與歐戰時，夫人亦嘗前往法國戰線，讀書以娛美之健兒，卒以勞瘁殁其身。夫人勤於握管，作詩甚多，不特美之人愛之，即英國人亦多有諷誦者。出版家彙其所作，刋爲單行本，先後不下二十餘卷；數年前，夫人誕日，又選其詩，顏曰微兒耶克司夫人之誕日書。(Wilcoxe's Birthday Book) 夫人詩有特性，不宜以尋常詩家目之，晚年所作，尤臻上乘。如憂愁與勝利之短歌 (Sonnets of Sorrow and Triumph) 一篇，其最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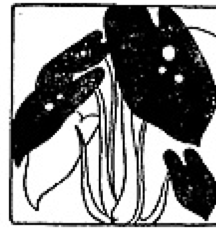
微狄謀 Margaret Widdemer

微狄謀女士本賓文尼州之道兒斯市 (Doylestown) 人。幼讀於家，爲小說家亦爲詩人。其說部之著者，爲願鑰人 (The Wishing-Ring Man) 與少年不再 (You are only Young once) 二種。女士好舊派詩，詩集名工廠篇與他詩 (Factories and Other Poems) 今爲施邱弗樓 (Robert Schauffler) 之妻；施邱弗樓，亦詩家也。一九一九年，著至天堂之舊途 (The Old Road to Paradise) 一篇，一時稱爲傑作，遂受哥崙比亞大學詩社之上賞。

白蝶 Katherine Lee Bates

白蝶女士亦爲舊派詩之代表；好吟詠和美之天然風景，最近又多吟戰事之作。女士生於馬薩諸塞州近海之花兒茅司市，幼時即嗜讀詩；初入衛兒斯來大學，草一詩，刋於大西洋月報。嘗爲教師；故嘗自言：欲聚精會神專事吟詠，而身任教職，不獲如願，顧希望縱縮爲之，當必有可以遂到目的之一日。其志堅凝蓋如此。富翁吟 (A Song of Riches) 一篇，爲其早歲所作，可表示其和悅之情性。

（未完）



訓練低能兒的實驗談(續)

美國哲學博士維德謀著
成玉

我用我自製的一種『形體板』(Form board)——一個淺盤裏頭，有十一塊形式各不相同的木板，和十一個形式和木板相同的淺穴；木板恰能嵌入淺穴，寬緊適度，所以嵌入或取出都很容易。(按這種『形體板，』大概就是脫胎於蒙鐵梭利的教具。蒙氏教具中有一種『幾何形體嵌入器』也是這樣的；不過蒙氏分作幾類，每類一盤，每盤有相異的幾何形體六個。閱者要知道他的詳細，可參觀本雜誌第二卷第三，四，五，六號。)大概四歲的孩子，都可以玩弄這教具玩弄的方法，是把木板散擺在淺盤的旁邊，叫孩子一個一個嵌入淺盤的淺穴裏。起初的時刻，恐怕小孩一定要有許多差誤，但是他慢慢的能改正，到臨了就能成功。看了小孩子對於新教具的解決方法，我們從心理上就能推知小孩子的能力和缺陷。

小孩子年紀增長，木板嵌入淺穴的速率也增進，而且也漸漸正確巧妙。三歲的孩子，不經他人的輔助而成功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五；也有許多兩歲半或者大些的孩子，雖然用一塊木板，叫他嵌入淺穴，都不能成功的；還有極少數兩歲的孩子，連一塊木板都舉不起來，即使舉起來，也不知道怎麼做。

當形體板擺到唐兒的面前，叫他把木板嵌入淺穴，他不肯服從。我就拿一塊木板擺到他手裏，引導他嵌入相當的淺穴裏，遂即再取出，重行擺到他手裏，對他說：『你自己把他嵌入淺穴裏去。』他立刻就做對了。這樣一連做了十多回，他的動作，逐漸的正確敏銳；所以我覺得很滿意，並且可以證明：(一)他一定可以服從命令的；(二)他對於手和臂的運動，有充分自制的能力；(三)他對於所做的事，能知道潛心做去，終得成功；(四)他能反覆練習，永續持久，不生厭倦的心；(五)他學習的事，顯有進步——漸漸的正確敏銳。

在後我又給第二塊木板，叫他練習，也得到相同的結果。我現在進一步試試他的能力，我同時取出兩塊木板，先給他第一塊，嵌好

了，再給他第二塊；我很奇怪，雖然第一回試驗，他竟沒有弄錯，都擺在相當的淺穴裏。我並且覺察他，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少許的興味發現。

第四天增加到六塊木板，他兩塊是嵌成功的，其餘是失敗的；他又放出他那偏執的習性，把木板拋掉。後來用許多方法鼓勵他，又嵌正了兩塊；還有兩塊，始終沒有成功，並且他也無論怎樣不肯再弄了。但是到了第十四天，他看見了那形體板，就自己立刻去要弄，臨了的結果，有九塊是不錯了。明天，把全數的木板都取出，他竟在一分十五秒鐘的時間裏頭，一齊嵌入，沒有錯誤：因此他的第一首功課，——形體板的練習——在十五天的中間，居然成功，和普通四歲的兒童，有一樣的能力。

我默察功課加難，他的興趣倒逐漸加高；我決定又把我的『圓柱體』(Cylinder) 給他試驗。這是從蒙鐵梭利的『圓柱體』改竄所成的，在蒙氏各樣教具裏頭，要算是最難的一種了。而且我又合三組而成爲一種，(按蒙鐵梭利的『圓柱體』是分爲三組：一，是同高低異粗細的圓柱體十個，專爲令兒童辨別粗細的；一，是異高低同粗細的圓柱體十個，專爲令兒童辨別高低的；一，是異高低異粗細的圓柱體十個，是令兒童同時辨別高低和粗細的。現在維德謀說：他的『圓柱體』是合三組而成爲一種；譯者雖沒有看見到底是什麼樣子，但是猜想起來，大概一定是把同高低異粗細、異高低同粗細、和異高低異粗細的三組圓柱體，混爲一器，使兒童練習了，辨別力格外可以加強。)我稱他做『智力的試驗』玩弄這種教具，雖是成人，也未必覺得他容易呢！唐兒在十三天的期間裏頭，居然成功了；他覺得對於這種教具的興味很高，慾望極切，把形體板拋棄，而專心一志在這圓柱體上。

他圓柱體既練習純熟了，我又把一個大楷B字母——用木頭做得很大的——給他看，對他說：『唐兒，這是B，把B擺在那個椅子上去。』當他擺好了，我又說：『把B拿給我。』諸如此類，我用種種方法教他認識這字母。後來又叫他從六個不同的字母裏頭，揀出B來。在這天的下午，他似乎忘掉了；但是在第二天，他能在六個字母——裏頭有三個B——裏，把三個B都揀出來，並且還能讀出B音。

到下一天，恰是受我訓練後一足月，有一件使我極滿意的事情發現：就是他除了前一天已識的字母沒有忘記外，又多認得了三個字母。一月以後，他能揀出所有的字母來，還能一一讀出他的音；不論大楷，或者小楷，或者木做的，或者兒童讀的圖畫書裏面印的，

他都能識得了。他現在能和六歲的兒童，在第一學年級的，有一樣的學力了。

從我以上的試教的結果，我找到唐兒是有適當的認識力記憶力和辨別力的；所以我們就搜集教材和方法，引起他的興味。在起始的當兒，他的興味沒有十分顯著的進步；因為雖然在別的兒童要勉力做的事，在他卻是輕而易舉，但是這種作事的興味，都出於被動的，不是他自發的。

我們終不能引起他對於蒙鐵梭利『紐結架』(Buttoning and lacing frames) 的興味，所以他至今尚可以得人幫助的時刻，他終不肯自己穿衣服。他喜歡練習形體板，圓柱體，和字母，因為這些功課，在他以為是比較的容易。他有一種自然的傾向，對於形體的辨別力，強固的記憶力，和人類最大的天賦之才——智力。我們能利用他的本能，使常能鼓勵他的興趣，而有迅速的進步。

他還有一種特性：就是『愛好』和『厭惡』的變換沒有一定。譬如他不喜歡走路，有時我們叫他到戶外散步，他就叫喊發怒。有一天，因為我們守着他在戶外，他號哭了有二十分鐘；後來讓他上樓睡覺，他就止了他的哭。一星期之後，他忽然又很高興的到戶外遊散，拿着一根手杖，在地上東敲西擊；隔了一回，他想要坐下來休息，但是又號哭不止，表示他不願意走路。

他纔來的時刻，祇能說極少的幾個字，而又學習得極遲緩，我覺不敢決定他將來能學得會說話。譬如他要說 "Shoe"，(鞋子) 他終是發出一個像 "h-m?" 的音來；雖然你把這一個字音複述幾十遍，叫他模仿，他還是改不了這最初的音，我們有時把他的鞋子，舉起在手裏，用極有興味的語調，向他說道是 "Shoe"。這樣使他的興味高些，他能在一個短時間內，模仿得不錯；但是過了一會，他仍舊發出那不正確的音來了。

過了幾個星期，他學話漸漸有顯著的進步。到兩個月的終了，他那八個字的字典裏，驟然增加到一百十四個字；還有六十三個字，至少有一部分明瞭了；足見他的智力，是沒有缺點的。我們有一次，教他向那雜誌裏頭印刷的美麗的婦女接吻，在第五星期，我們另外給他一本旁的雜誌，叫他和她接吻；他一頁一頁的翻開，但是找不到她，他露出很躊躇的樣子。後來再把那本雜誌給他，他找到了，認識她，和她接吻。

他到我這裏三個月之後，開始學習事物的名稱；『這是一把鑰匙；』『這是一雙鞋子；』『這是一位夫人』……他的意識，處處表示不弱。他又自己模仿那汪汪的狗叫，喔喔的雞啼；他覺得很以為樂

的。有時他對於一部分的功課淌淚，但是在別一部分，却又能搏得他的歡笑，重又把他的精神奮起。

經兩個月正式的訓練之後，到第三月，我們帶着唐兒同到諾伐斯各歇去避暑；那邊是靠着海的。在那兒他得到新的環境，和收得各種自然界的現象，真是給他一個很適宜的學習的機會。他在斯各歇享受了一個月的愉快生活；他習得許多新字和許多事物的名稱，雖然極偶然的話句，他也許能說。如果我們問他：『你是誰？』他就不假思索的答道：『我是唐兒。』『你如今覺得怎樣？』他答：『我覺得快活！』一個教師的報告上說：『唐兒到了海邊，他的眼睛變得明秀了；他的皮膚變得清白了；他的心地也變得開朗了；成了一個新的唐兒，彷彿改造過的了。』

如今我還要進行我的計畫，叫他的注意力和辨別了更加強固。我開始教他用手指練習四數以下的數法。同時我又把C，A和T三個木製的字母，擺在一處，叫他依次取出，拼成Cat（貓）然後再把六個字母混合一處，叫他取出，拼成Cat（貓）和dog（狗）。進後再把這些字印在紙上，叫他看拼；後又印成"I see a man,"（我見一個人），"A cat can see a dog,"（一隻貓能見一隻狗），等簡單的句，給他練習。這樣經過三個月後，——適避暑前他共總受了五個月正式的訓練——我給他一回嚴酷的試驗：我把一本初級讀本擺在他手裏，奇怪了！他竟像一個普通的第一學年級兒童，讀出"A man can see a dog,"（一個人能見一隻狗）句，讀得很清楚。

有一天，恰恰唐兒到我們這裏來了一年；他的父母來探望他。他跑到他們倆跟前，謙謙慎慎行了一個敬禮，說道：『母親，你可好麼？』『父親，你可好麼？』他的這種行動，都是出於自然的，純粹是孩子氣息。他手裏拿着幾件他所愛好的玩具，誇示在父母面前；像"Bo-peep,"（按這種玩具，我國是沒有，不過我們常見的玩具裏頭，有一種長方形的硬紙匣，撥動他的機括，匣蓋突然離開，裏面有一隻泥做的老虎躍起，同時發出一種怪聲的，那却和"Bo-peep"大同小異。）"Little Boy Blue,"（洋娃娃的一類）"Bed in Summer,"（小搖籃）等。他說話的風格，莊嚴而又詼諧；他的發音，完全正確；他的語調，恰和他的教師的語調一般無二。

他把讀本讀了三頁，給他的父母聽；他又隨意揀了幾個字，像那"jump,"（跳）"John,"（人名）讀出他的拼法。他把許多色珠串起來，各色分開，不相混雜。他又取出十二種木製的動物模型，一面拿，一面說明他的名稱，『這是一隻熊，』『那是一隻巨格盧，』……

學；他又說：『母親你喜歡這更格廬麼？』『母親，你愛這象麼？』……引起他母親的同情。後來他又玩弄積木，把積木疊成一所房屋；疊好了，又把他拆掉，另外向着他父親，再疊成了一所房屋，說道：『父親你要這屋麼？』

在一年裏頭，能達到這樣的程度，我們終不能說是沒有成績了！

五個月後，唐兒恰滿四週歲，他又是第二次到海邊避暑回來了，也有相當的進步。我現在可以決定他是優能兒童；他的父母心裏懷着『他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兒童』的重憂，從此也可以釋然了。

我們的宗旨，是要希望小孩子全部的進步平均；所以我在第二年的時刻，不很促進他的讀書，但是注重養起他的智的活動，因為我想這是很重要的。起初的時刻，我教他讀書、寫字、識數等符號的學科，祇為要引起他潛伏的能力罷了；並不是要造成一個畸形的怪物。（此節請閱者要特別注意！如今我國學校教育，大概都是注重符號的學科，兒童受了這種片面的教育，怎麼不都變成畸形的怪物呢？）

因此在一年半的時期裏，我常常利用他的天賦的本能，叫他辨別形體，使他的注意力格外進步，而減少讀書的時間。注重注意力的訓練，這是我始終抱定的宗旨：因為我想觀察力和自治的能力，應付一切環境的能力，都根本於注意。

我們還希望他成就一個優能快樂活潑的兒童，所以與其時時給他作煩悶的功課，無寧多給他遊戲的機會。後來在去年的秋季，我因為要進行我的計畫，把他送到一所私立的小學校。他在那裏，是第一學年級的兒童，讀的教科書，他已經在一年半以前讀過了。不過我們送他到那裏最緊要的事，不在要讀書，而在給他得到兒童社交的機會，養成羣衆生活的習慣。

如果在我教育唐兒之前，沒有一定的理想，或者沒有了解他的心意的狀態，我決不能得到目前的效果。

我相信唐兒的種種怪癖，都是受恐懼的支配，譬如他注視畫片，也是出於一種防衞的反動罷了。其他像他不肯從床上起來，因為他為着『起來後怎樣』的問題而畏縮；他不肯走路講話，因為怕要失敗。還有把他帶到戶外，他要哭鬧，雖然把他騎在一隻小馬背上，也無用的；或者格外要鬧得利害些，因為他見着動物是害怕的。他雖然看見一個蝴蝶的幼蟲或蠕蟲，都顯示驚慌的狀態。

有一天，唐兒在桌上玩弄一列火車，忽然房裏有一隻灰色的小貓，闖入他的眼簾，他就非常的恐怖，不敢掉回頭來看，祇把那火車前後推動，嘴裏說：『玻！玻！……』模擬那放汽的聲音。潛心一志的

和以前他注視畫片一般，裝做不聞不見，好像有他所不喜歡的人進房來，到他面前，他也常裝做這種樣子。

他又怕從井口向下看；他又怕一個柔軟的橡皮毯，和一個輕氣毬，一塊麵包，一個地鈴；他第一回上帆船很害怕，但是第二回却很歡喜；他見了一輛火車，歡喜和害怕參半；他歡喜火車，因為他能行動，不過惟其能行動，又使他生害怕的心。他常說：『我們寧可乘手押車，如果到鎮上去；』但是你若問他，為什麼不乘火車，而反乘手押車，他永不肯說出這緣故。

他從來沒有口頭承認他畏懼什麼東西，有時他被什麼東西所嚇了，往往自解道：『他是不會傷害你的；』後來我們常帶着他出去乘馬車，以為他一定是歡迎的，但是到兩個月後，他還表示一種不很滿意的態度。一天，他到學校，在路中忽然發表道：『我喜歡用狗來駕車；』深思了一下，又繼續說道：『好種的狗，不會咬人的。』他又往往自誇道：『我歡喜打狗。』雖然，我們眞換狗來駕車，他又指揮旁人坐在他自己和狗的中間，託辭說：『我不喜歡這樣毛色的狗。』

當唐兒在恐懼的時刻，他是不露出膽怯的樣子；祇是想出方法來，進飾、制勝他的恐懼。

黑暗的地方，和奇異的事物，却並不使他恐懼。

『恐懼』和『慾望』是人類最大的兩活動力，要處置這兩活動力於適宜的動作，那是沒有比他再困難再緊要的問題。我默察唐兒，知道他沒有慾望，而多恐懼；所以我們想設法引導他做他所恐懼的事，漸漸的使他對於這事物的恐懼心減少，漸漸肯去做，到後來恐懼心消滅了，慾望便能起而代他。唐兒執拗的脾氣，使他恐懼的心強固；但是換恐懼而為慾望，也一定很堅定的。在起先唐兒沒有什麼事情是他所渴望的，或者是他所不欲的；我想這是極好的機會，因為祇要我們能把他扶到正路上去，就能養成一種極好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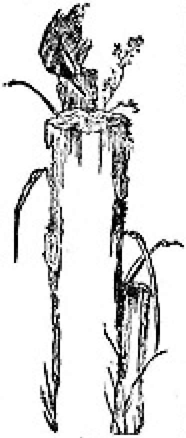
從我的推想，他對於所有的慾望，(Desire for passession) 或者最易引起：他堅持畫片，不但因為他有恐懼的事情在他的四周，但是也因為這畫片是屬於他所有的；他從來沒有肯分一些他所有的物品給旁人；在中間有好多時，他非但堅持自己的物品，連旁的孩子的玩具，往往據為己有。現在他却有很快的進步，漸漸的向着慷慨那條路上去；他常把他的次優的玩具，送給他人。

第一件東西引起他的狂熱的，是汽車；然後是帆船，自轉車，火車，……以及一切能自動的東西。當他在學話的當兒，有一回，在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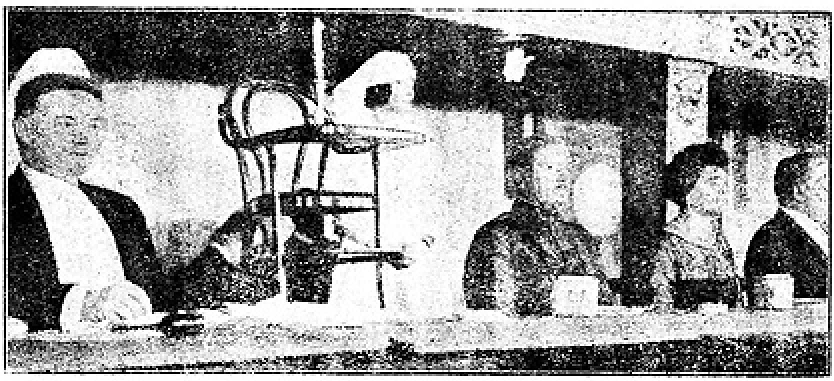
雜誌上的圖畫裏看見了一輛汽車他就狂喊道『這是一輛汽車』；『看這輛汽車』反覆不止的喊。他後來漸漸的喜歡遠出遊逛，他又常問着道『我們要出外麼？』『我們應該出去了』千百遍不休，使他的保姆心亂頭脹。近來有一天，他戴着一條圍巾到學校，他的教師幾乎不能給他做一些兒事情因爲他潛心一志在他那新有的東西上面。這種堅強的潛心，實在是他獨得的稟賦。

所以唐兒的特性是積極的，他的本能，欲望，自制，都有一定的進程。譬如在起先他纔學步的時刻，他雖然常害怕着跌，但是他寧可獨行，不願他人的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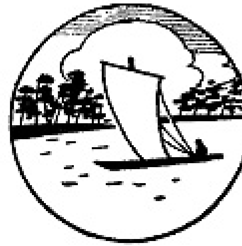
當唐兒到我們這裏來之前，經幾許有經驗的專門家的診斷，決定他的意志薄弱。現在我能斷定因爲他生後會患過一回大病，以致於使他腦的活動力減少，而恐懼的心，常勝過於慾望的念。如果我們不給他這樣苦心的訓練，到現在一定陷入意志薄弱的境地，這纔真是無可救藥了！（完）



一千元的聚餐會



此次大戰，歐洲失依的貧兒多至三百五十萬人；紐約人特發起『歐洲貧兒救濟會』募款振濟，其募款法，用聚餐會的形式，每人出資一千元，得入會與餐，食品仍極粗劣；入會者非常踴躍。上圖是聚餐時的情形；圖中高椅爲貧兒虛設，表示這會的主旨；椅左是發起人霍佛，右是潘興大將，和白拉德夫人等。



美國之電氣鐵道

張延祥

電氣鐵道，爲近世電學界一大建設，崛起以代蒸汽鐵道，其進步之速，誠非所測。推原其故：一以煤觔缺乏，煤價昂貴，蒸汽機車耗煤太巨，甚不經濟；二以蒸汽機車之發達，已可謂至極點，而其速率不能逾五十英里一小時，其載重又嫌太小；三以山嶺之地，陟伏不平，蒸汽機車上山之時，用力逾倍，而反遲緩；四以冬日氣候嚴寒，熱力四散，若在大雪冰窖之中，阻不能行。以此數因及其他機械上力學上之關係；蒸汽鐵道遂一變而爲電氣鐵道；而昔日之蒸汽機車，將漸就淘汰，不適用於長距離及山嶺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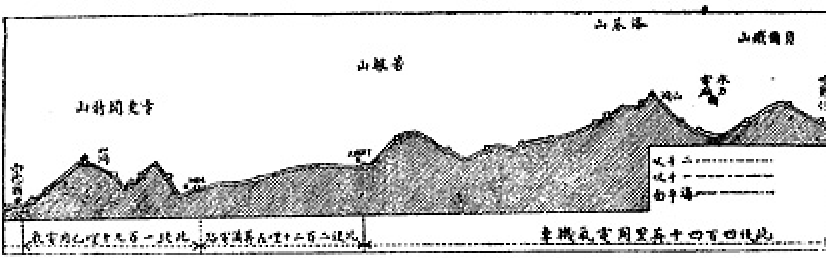
電氣鐵道，美國首力倡之。蓋美人喜新，凡事務願大，而電氣事業亦惟美國最偉故也。今他國雖亦追蹤而起，惟進步之速，終不若美。由蒸汽鐵道改築爲電氣鐵道，其鐵道、枕木、客貨車等仍舊，管理情形亦無異，所棄者祇蒸氣機車，所增設者爲電氣機車、電廠、電站、電線等；所值雖巨，而經常費實能節省許多，數年內即可相抵，故祇需有大資本，即易舉行。

近時美國西部所計畫之電氣鐵道，長亙八百五十英里，爲今日世界上電氣鐵道之最長者。此段路在山嶺之中，崎嶇不平，其山坡斜度甚高，東自哈羅頓城(Harlowton)起，經貝爾鐵山(Belt Mt.)、洛基山(Rocky Mt.)、苦根山(Bitter Root Mt.)及卡史開特山(Cascade Mt.)以至太平洋濱之西德爾城(Seattle)。此路即爲從芝加哥至聖保羅(C. M. St. P. R.)中之一段；哈羅頓城以西之四百四十英里一段，早已改用電氣，而其西端自西德爾城以東之一百九十英里，其電氣敷設，今始完備，已在實行。惟其間一段長二百二十英里，籌備電氣事宜，已閱數載，尚未竣工，今仍用蒸汽機車；故全段共長八百五十英里，加以支路百餘英里，則長至千英里。

此千英里電氣鐵道，在平原曠野間，已可稱爽。今則在峻嶺之中，其鐵道欹斜之勢，觀第一圖，略可想像，則其工程艱鉅，不得不嘆爲二十世紀之偉績矣。

以前蒸汽機車經行此間，往往如老人喘息，匍匐而行；若在冬季，則積雪深二十英尺，寒暑表中之水銀已不見，於是此蒸汽機車亦不能行動，立於道上，爲冰雪所凍結。諸如此事，數見不鮮，此蓋因山巔氣候更寒之故。而電氣鐵道不恃汽機，其發動機不受冰凍，故仍進行無阻。

此段電力總廠，設在蒙坦那城。(Montana)發電不用煤力，不用蒸汽，而用瀑布水力。其地有大瀑布，離鐵道約一百六十英里，卽於瀑布下築水力電廠，藉水勢下激之力，轉動發電機，而得電流。此路西段電力，亦利用水力以得之。共有三廠，以水力發電；取用天然之力源，無患其竭，又無須以錢購買，雖其電廠建築極艱難，於經濟一方面則效力甚大，故近日水力電廠甚爲發達。在總廠中所發之電爲交流電，電壓極高至十萬弗打；(Volt)用此稱大電壓，其電線一項，可以節省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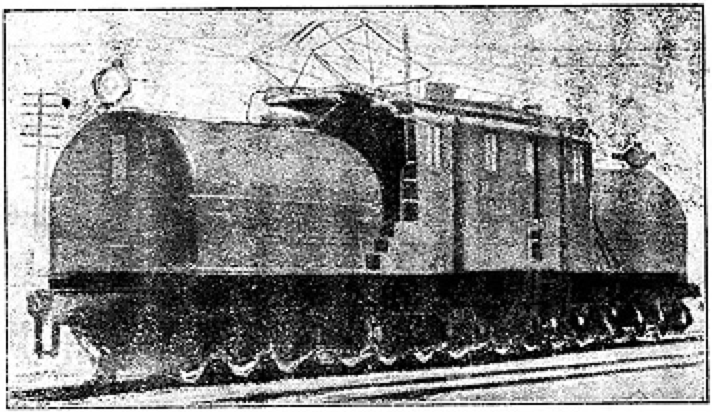
鐵道線之縱剖面

倍費用，因用低電壓以通電流至他處，其電線必須極粗，而水力發電廠有距離鐵道或城鎮至二百英里者，則其電線費已不貲。高電壓則反是；用電線甚細，故總廠中發電有十萬弗打之電壓。總廠中電流分佈至十四電站，在此電站中，以十萬弗打之電流，變至三千弗打，此不過爲變壓器之作用，因高電壓之電流極爲危險也。如美國電氣行刑椅，祇一千八百弗打至二千弗打之電壓，已足令人瞬息卽死，尋常所用電燈之電壓，亦祇二百二十弗打，觸之卽驚跳，則此十萬弗打之電流危險可知矣。經變壓器之電流，又經過一變流機，卽自交流電變爲直流電。故電站實有二重職務：一變改電壓，二變改電流，此則各電站均然也。

總廠中所發之交流電，一正一負，每秒鐘改變方向一百二十次，卽所謂一百二十圈。(Cycle)而直流電則一電線爲正電流，其他一電線爲負電流，方向不變；變流機乃使交流電改爲直流電，其機械內部，有一交流電發動機。(或稱馬達)軸之兩頭接二

直流電發電機，當發動機轉動時，其發電機即發出直流電，電壓爲三千弗打，即以通至鐵道上空中電線，而入機車，轉動發動機，車因得以前行。機車上面與電線相觸之滑車，不如尋常城鎮間電車上面所用之轉輪，惟爲一五角式之滑棒，行速時或轉角時，不致脫落，觀第二圖，可以覘其大概矣。（天津電車，類似此式。）電氣機車有用交流電者，其電流不必經過變流機，然不若用直流電之功效大。

現今此段電氣鐵道間，有電氣機車四十二輛，以曳貨車客貨，每輛電氣機車約值美金十一萬二千元，車重二百八十四噸，能曳重三千二百噸，在百分之一斜坡上，速率每小時十六英里；然若曳客車重不過八百噸者，則速率每小時及六十英里，較諸蒸汽機車之最大者，力勝百分之十。此車長一百十二英尺，有軸八，動輪十六，每軸裝置發動機二具，上面即爲車手之駕駛室，並無煤爐汽鍋等物，於夏季無炎炎不可嚮邇之苦矣。車下又有一特別設備，即在下山時，能重發電流。蓋電氣發動機當收入電流時，發生動力，然在下山時，因地心吸力之故，不用電力，車自能下行，愈行愈速，於是發動機即有發電機之功能，收入動力，而發生電力，此電力仍回至電站，以抵消其上山時所耗去過分之電力。若在蒸汽機中，則下山時即使停止汽機，然因居高下降之勢，漸漸加速，太爲危險，故不得不時時以停輪桿阻滯其行動，不便實甚。故在電氣機車下之發電機，不啻爲一停輪桿，使其速率平均，輪軸亦免受挫損。



(2)最新式之電氣車頭

電氣機車行一千英里，然後查察一番；若蒸汽機車，則行一站須考察一過，在長距離中，又須更換，如我國之津浦路，全路須換機車六次，祇六百英里之距離耳。故用電氣機車，可以減少修車廠停車場等之設備。蒸汽機車當停止不行時，汽鍋中仍在燃燒，開車數時前，須預先生火，及車停後，則鍋中尙有汽力，若此等等，均屬耗

費。在電氣機車中，則行止均受制於電鍵，一分鐘之事，毫無耗費。若在冬季，蒸汽機車之汽鍋，熱力多外射，因之不能曳多重，又行遲，在冰雪中行更難，而電氣機車則以力巨無畏，且天寒時，冷空氣流入電氣發動機，正可以保持其冷度，不使之過熱也。去年美國奇異電氣公司，即爲此路製電氣機車一輛，工竣，以之試驗，與一最大之蒸汽機車相角力。先以此二機車同立在車軌上，面面相對，用鐵棍接連，旣而銅角一鳴，各奮力前進，冀推其敵前行。初時電氣機車勢稍弱，漸向後退，旣而力足，停不行；未幾，反前進，漸行漸速，蒸汽機車卽嗚嗚鳴不支，而宣告戰敗矣。是役也，美國鐵道要人均參預，亦鐵道史中之趣話也。

紐約華人演劇助賑

美國霍佛氏(Hoover)救濟歐洲被難兒童之運動，(參看三七頁)鼓動全美人民，慷慨輸將，成效卓著。際此舉國若狂之時，華北災聲傳至美土，美國人民，樂善不疲，賈其餘勇，創設美國對華義賑會，威爾遜總統首爲之倡，全國人民，翕然應之，旅美華人，從而鼓吹之協助之，觀彼等邇來之籌備，其結果卽不能勝過霍佛氏之成績，定亦能與之相若也。

紐約聖經屋中，籌備『中國日』(China Day舉行救濟中國災荒運動之日)所演之中國劇本，名木蘭從軍，編者爲南開學校之張彭春君，演劇員俱爲中國學生，此次演劇，可推爲紐約城劇界中最新之貢獻。籌備是劇之中心點，爲哥倫比亞大學，該校之中國男女學生三十餘人，演習此劇已近一月，今擬在紐約排演後，卽週歷美國各大都市，以廣募賑之功。

張君之編此劇，雖以中國之古詩爲本，然在迻譯時，於英文文學結構上，煞費斟酌，務使適合美人趣味，而不失中國文學固有之思想與精神。故自文字上言之，此劇爲純粹的英文的；然自劇情上言之，則附中國的也。劇中正角爲沈洪君，哈佛大學之戲劇科畢業生，而戲劇名教授裴克博士(Dr. Baker)之高足也。飾木蘭者，爲李華女士，女士習音樂文學於哥倫比亞大學者已有年，所紐約交際界之明星也。(參看卷首圖畫)

中國劇本之排演於美國舞臺者，不自木蘭從軍始，蓋美人嘗觀與先生與黃巾黨兩劇矣。然中國學生，以中國名詩編爲英文劇本，以中國文學之精神發揮於美國舞臺之上，則當以此爲濫觴也。張君精中英文，並於二國之戲劇與歷史，嘗加精嚴之研究。今得沈君與李女士之現身說法，是劇之受人歡迎，可想見矣。(申報)

笑

幼雄

在人類的表情中，沒有比笑最動人的了。笑實在是人類專有的特權。有人說猿能笑馬亦能笑，這不過臆斷之詞，他們決不能像人類歡笑的狀態，把愉快情形確實表現出來。犬的搖尾，與人類笑的表情，約畧相像；但究屬單純的動作，不及笑的微妙。

俗語說：『笑門開，幸福來。』笑是因爲得了幸福時所起的表情；而此表情之發現，又爲謀幸福之要素。今日一般人所喧傳的能率問題，僅求物理的衞生的設備完全，不能就算滿足；其根本實在勞動者自身的精神。勞動者對於所作事務若有不平不快的心思，不論你怎樣減少時間，注意光線、空氣、食物等，終不能得到十分能率；反之，勞動者心中愉快，笑容滿面，所作事務成功必速；那麼，幸福也跟着來了。

『哄堂大笑，』是形容多數人很快樂的情形。雖爲瞬刻的歡樂，而在彼此都笑之際，其沒有爭鬬的情事，和沒有不快不平的心意，則可斷言。一家屢聞笑聲，可知其家之平和與榮幸，一國亦然，推而至於世界，亦莫不然。

『嫣然微笑，』是表示一個人心地的平和與喜悅。美人以此愈顯其美，品性高尚者，亦以此表現其人格之溫和。此一笑的表情，影響於人生，效力實非常偉大。凡純粹的平和、喜悅、親愛等表情之笑，能使旁人見聞而起同感共鳴之情調。試觀稚子熟睡時無心中嗤然微笑的狀態，雖粗魯男子，也將不禁起溫和的心意了。

稚子的笑，很是可愛；睡眠中之笑態，更與人以平和愛戀的暗示，使人想像天國的樂趣。小孩子如果沒有笑，親子間的愛情，難以成立；世上如果沒有笑，則將如霍布士(Hobbs)的推想，鬬爭將永久繼續不了。！！笑笑是何等美情的表現啊！

然而笑雖爲喜悅平和的表徵；而笑之中還有種種的區別：

是單純的機械的，爲被『呵癢』時所發的笑；這原不是自己所喜悅，就也不是心地平和的表現；只因皮膚的一部分受刺戟的輕刺戟，血管與呼吸，隨之興奮，而快感與不快感同時交互現出。此時腦髓中血壓減少，所以發笑。起這種笑的刺戟，須爲不常接觸於自身的他人肉體；若以自己的手，在自己腋下呵癢，斷無笑的發現。但絕未與自己接觸的人，雖爲刺戟，也不發笑。

還有若見他人失墜時的一種笑，這也不是喜悅平和的表現。例如立電車中，車動而人倒地，此時若非有巨創，則旁人無不發笑。又有所謂不權衡的笑，如使文士淑女，作武人的裝飾，學武人的舉動，則無論何人，見其不合的狀態，總許失笑。在強烈的感情興奮之後，而笑者亦不少；例如戰爭爲危險之事，各人的精神正在緊張聚集之時，若驟然把危險除掉，那就個個喜氣洋洋，開顏歡笑了。此外日常生活，受強大刺戟之後而笑者亦有之。這是腦中經過盛行動作的勢力，因精神驟弛，遂回復到平生習慣和抵抗最少的徑路，而有機械的笑之發現。

至於表現喜悅平和的笑，實爲笑的本質。此笑爲社會感情之所寄。人獨居時，若感到愉快，原亦有笑；而在與其親睦的人、意氣投合的人、愛慕的人、懷想的人相遇合的時候，更容易表現出來。這種柔和的感情，在兩人之間，互相交換，於是兩心融合爲一，快樂到莫可名狀了。

此外尚有滑稽的笑，乃笑之最複雜的，且含有理智的。喜悅的笑，兒童生數週後已能發現；而滑稽的笑，非至數歲不可。當成人精神作用充分發育時，此笑最多。滑稽的笑，因何而起，古時學者，解說不一。然因事物的不權衡，不相應，則必爲其一種原因，可無疑義。例如成人着小兒的衣服，可笑；小兒戴成人的帽子，亦可笑；是因和他的身體他的頭不能適應的緣故罷了。又滑稽的笑，爲對於某事物沒有價值而起的訕笑。凡有價值的或自己所尊敬的事物，雖有不相應的地方，決不肯輕易發笑。不相應與無價值的事物，一旦看破，就起滑稽的笑。呼人的渾名，則不禁失笑；某女校有一位先生，學生給她取了渾名叫做『朧月先生』，因爲這個先生是個禿頭，她想把禿頭掩蓋，用少數假髮排覆頭上，旁人看去正像隔朧隱月，所以就稱她『朧月』。朧月和先生兩事物是極不相應的，所以就覺

得可笑了。

喜劇爲滑稽笑複雜發現所組成。然常給人以美感，這叫做滑稽美。可笑之事未必爲滑稽美。所以喜劇中，雖得有不相應，無價值的分子，却不可不具真美的要素。能以高尙的方法，引人發笑，才是喜劇的生命哪！

微笑之時，僅口角微微向上，這是由於笑筋的牽動。笑加劇則開口，露齒。更劇則起所謂哄笑的現象，或發聲，或全身振動。其尤甚者，卽所謂『捧腹而笑』。那時橫隔膜及下腹部感受痛苦，就適用所謂『捧腹』『絕倒』等形容詞了。

笑之美，在於自然的發動；若故意發笑，有時反不合於社會，足以損害其人之品格。例如冷笑嘲笑之時，張鼻翼作『哼哼』聲，極害人之感情，而失却笑之原來的社會性。所以笑亦不可不愼。更有諂諛的笑，是在並無可笑可嬉的美感時，思用諂媚的手段所發技巧的笑。其損失人格，自無待言。在自然笑之表現中，最能使人感美的，爲笑靨。這是由笑筋的纖維，密着於面頰的皮膚，牽動而生凹點。非人人所能有。有這笑靨的人，他的容貌，一定很可嬌愛，爲人所歡悅。然此天然顏面笑筋牽動之時雖可稱爲笑顏，而實爲外觀的。至於其人的內面生活，或竟怨怒正殷也未可知。

笑當激劇時，除前述變化外，尙有恰如不快時的表現，額生皺紋，目中落淚。繼續不已，必感疲勞，終至失神，其危害生命亦非淺鮮。至於適度的哄笑，能助血液之淨化，胃腸之蠕動，爲衛生上之所宜。所以食後可作輕微的滑稽談話；反之於食事中，或食後，驟爲悲劇的談話，於衛生必大有妨害。然人之智性於悲哀中易起深刻之感銘，如悲劇常感深味，而喜劇多不滿足。故見聞之後可爲長深的吟味者多爲悲劇，因而真的興味，亦多在悲劇中見出。惟現代生活逼迫，日感較悲劇更甚之苦痛，思所以安慰之道，不可不有喜劇。

今日世界免除戰爭之苦痛，移向聯盟之笑顏。然世界各民族，求其真能以笑顏表現喜悅平和之期恐尙遙遠。我們惟有努力自勉，靜性修養，以求此自然表徵的笑之發現啊！

孤兒

法國莫泊三著

袁周秀琴譯

驕斯姑娘正在很悲慘的境況之下，過繼了這個孩子。那時她纔三十六歲。在她小的時候，她的面容已經毀壞了，因爲從她乳母的懷中摔出來摔在火爐上，把她的臉燒得不成樣子了。她因此決定不嫁；她說不願意人家看金錢的面上要了她去。

她的一個隣婦，在沒有生她的小孩子之先，就作了寡婦，她自己也在生產期中死了，死後一個錢也沒有遺下來。驕斯姑娘就把這剛纔生下來的孩子收留下，把他寄養在一個乳娘那兒，教養他，讓他在一個寄宿的學校裏讀書。後來到了他十四歲那年，就把他帶回她自己的家裏去，爲的是在她的空房子裏，也可以有一個愛她的人了；他們可以早夕共出而娛她的晚年。

離開鑑南十二英里的鄉間，她有一所房子，一向有一個傭人照管着的。自從那孤兒到了家中，她的費用加增了兩倍多，她的三千法郎的進款，現在不能支持這三個人的用度了。

她自己去管理家務和烹飪的事情，並也差這孩子出去買些什麼，又讓他在園圃裏親自去耕種。他是很柔和，很膽小，很沉默，並且很誠實的。所以她感受到一種很深刻的愉樂，一種很新奇的愉樂，當他親她的嘴的時候，他一些也不驚訝或害怕她的醜樣子。他叫她「姑母，」並且看待她好像母親似的。

每到晚上，他們就一塊兒坐在火爐的旁邊，她就給他預備下各種好喫的糖果。她燙一點酒，並拿一塊麪包烤烤熱，快快活活的喫一頓，然後跑上牀去睡覺。她常常的把他抱在她的膝上，並把他的臉都親到了，喃喃地在他耳旁說些很柔情的話。她叫他道：「我的小花，我的可愛的孩子，我所迎奉的安琪兒，我的寶貝呀。」他讓她親嘴，並且把他的頭

靠在她的肩上。雖然他現在已是將近十五歲了，他還是很小很柔弱，並且臉上總帶着一副病容。

有時候驕斯姑娘帶他到城裏去看她兩位已出嫁的女親戚——是遠房的表姊妹，她們是住在城外，在她一族中，只有她們還存在呢。這兩個婦人常常尋她的錯，因爲她過繼這孩子作螟蛉子的緣故，——不爲別的，無非爲那筆遺產——祇是她們對她，却仍然很歡迎的，因爲她們還有各人得一份的希望，這是必然的，祇要驕斯姑娘把所有的平均分成三份。

她是很快樂，非常的快樂，常常同她的螟蛉子一塊兒做事。她買許多的書給他增進智識，所以他就成了一個非常喜歡讀書的人。

他現在不爬到她的膝上去拍拍她，好像從前那個樣子；但是雖然不那樣，他總走到那爐肉角那兒坐在他的小椅子上，攤開了一本書讀。那燈放在一隻小桌子上，正在他的頭上照着他的鬈髮，並且照着他前額的一部分；他動也不動，兩眼也不往上看，祇是念他的書。他這樣念着，很有興趣的，全神貫注在那小說上，就是他念的那一本。

她呢，坐在他的對面，很注意的看着他，她看他這樣的用功，很是驚奇，常常想着要放聲大哭出來。

她常常對他說：『你要累了罷，我的寶貝！』她這樣說着，是想使他抬起頭來，可走去摟摟她。但是他並不回答，他一點也沒有聽見，或者他一點也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呢；他別的事一點也不注意，祇管念他的書。

從此以後，他向驕斯姑娘要了幾次錢，她總是給他的。可是他後來越要越多起來，到末了她就不肯給他了，因爲她是個很嚴厲又很堅決的人，並且她知道應當嚴厲的時候是要嚴厲的。有一天晚上，他一再的哀求，她就給了他許多錢；但是過了幾天，他又跟她要，然而無論怎樣，她總是不給，並且老老實實的對他說，不能再向她要了。

她那樣對他說，他倒顯出一種很滿意的樣子。

他從新又很安靜，像先前一樣；他會完全的坐幾個鐘頭，一動也不動，自發沉在很深的樂境裏了。現在他總不和驕斯姑娘談話，不過當她問他話的時候，很簡單的回答她幾句形式上的話罷了。雖然這樣，他對待她倒是很謹慎，並且很服從，不過他現在永不摟抱她了。



從此之後，她心裏對於他漸漸生一點懼怕的心，當他們在晚上彼此在火爐旁邊坐着的時候，她想振起他的精神來，使他說些什麼，可以打破這可怕的寂寞的夜景，這種夜景眞是黑暗得像樹林裏一樣。但是他並沒有聽從她的樣子，她戰戰兢兢的像一個可憐柔弱的婦人，當她接連對他說了五六次他祇是一聲不響。

他是怎麼一回事呀？他那悶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呀？有時她要他做一件事，他就一聲也不響的去做好了。有時她要從城裏去帶些東西來，他就卽刻去拿了來。她一點也不說他那兒不好；一點也不說，當眞的！而且……

又是一年過去了，讓她看起來，那青年人的意志又換了一種新鮮的景象了。她看到這層；她覺到這層；她預見到這層。她怎樣會知道的呢，沒有什麼，反正她知道就是了！她委實的知道了，她並沒有料錯；但是她也表明不出怎樣，這個奇異的少年，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變態的。

直到現在，她纔看出來，他的心思，一向是很紛亂的，這時他纔現出意志很堅決的樣子來。有一天晚上，他們倆的視線忽然接觸着了，他的眼睛一瞥，她就注視着他的臉，看個不住，心裏頓時明白過來了。

他於是也起始對她看個不住，——她眞難過極了，恨不得瘋起來，不要看他那種冷眼，怪使人傷心的。

他仍是拿那付冷眼釘着她，過去了一晚又一晚，每晚總須過幾個鐘頭的功夫，把那付冷眼對着她。她開口對他說話了，她說的時候，他就把眼睛往上翻着，像是不高興的樣子，她說：

『你不要拿這付眼光來看我，我的孩子！』

他於是把頭略低了下去一些。

但是等她一轉身過去，她覺着他又在拿冷眼瞧她呢。

她隨便走到那兒，他總把他的眼光釘住着她。

有時候，當她在她的小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她忽然的覺得他藏在一叢小樹後頭，好像他是爬在那兒等她呢；並且還有，當她坐在房子的前邊補襪子，他在那兒搖菜窖，他也總是接連不斷偸偸的看守着她，他一面還做着事情。

她就是問他以下的話，也是沒有用的：

『你是怎麼回事呀，我的孩子？在這三年以來，你變得與先前大不相同了。我簡直的不認識你了。告訴我，你有什麼



痛苦，並且告訴我，你在想些什麼呢。

他總是以一種很沉默很困乏的語調答道：

『什麼，我沒有什麼痛苦，姑母！』

她仍堅持着問道：

『啊！我的孩子，回答我，回答我當我問你話的時候，倘若你知道我爲你怎樣的痛苦，你就該回答我了，並且你就該不那樣的看我了。你有什麼煩惱嗎？告訴我。我將安慰你！』

他走開了，很無精打采的樣子，嘴裏喃喃的說道：『但是我一些兒也不爲什麼，老老實實的告訴你。』

他並未長大多少，看上去總像一個小孩子，雖然他的容貌却像一個成人了。

他的面容很是兒狠，並且上面有一道一道的印子。他看起來很不完備，並未成熟，祇不過長成了一半，並且很是不安靜像一個惡鬼似的。他是一個很自滿不可相近的人，他的性質看起來常常是很活潑的，他的腦子裏頭，總存着危險的思想。

驪斯姑娘是很知道這個的，所以她到夜裏總睡不着；她非常的焦急。她怕得了不得，夜裏總有惡夢侵她。她把自己關閉在她自己的屋裏，並且把門也頂上，她眞被那怕嚇追的了不得。

她怕些什麼？她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她照這個樣子是不能再活下去了！她心裏覺得定有一種惡運恐嚇着她呢，一種可怕的惡運。

有一天早晨，她私自跑了出去，走到城裏去看她的兩個親戚，她用一種掙扎的聲音，把她所經過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她們。那兩個婦女人想她是瘋了，所以試想壯壯她的膽。

她說：

『倘若你們知道那種情形，他從早晨到晚上，總看着我。我永也不把眼光離開他！有時，他覺着簡直要大聲喊出來求救了，去喊那些隣舍進來，我怕得那個樣子。但是我能毅說些什麼呢？他一點事情也不做，祇是看着我。』

那兩個表姊妹問道：

『他對你老是這樣野蠻嗎？他是不是拿很尖銳的話來回答呢？』

她答道：



『不是，永遠也沒有過；我喜歡什麼，他就做什麼；他做事很謹愼；他是很伶俐的；不過我是非常的害怕，簡直我也管不得這些了。他在計劃些什麼呢，我一定拿得穩這個的——十分拿得穩。我不願像這樣一個人同他在鄉間住下去了。

那兩個親戚聽見了她所說的這些話，很是驚奇，心想如果人家聽見了這件事，一定也以爲是很驚奇的，而且他們還怕要弄得糊塗呢；她們又勸她不要給人家知道她心裏害怕，也不要給人家知道她的計劃；可是她們却並不勸她不要搬到城裏來住，因爲她如果搬到城裏住下，那末她們可以希望那遺產，或者會全數落入她們的手中。

她們並且答應幫助她賣掉她的房子，替她另找一所房子，緊近着她們。

驪斯姑娘從新又回到家裏。但是她的心非常不安，她就是聽見一些極輕的聲音，也要身子打戰的，無論何時，心裏一有些不安，就覺得萬分煩惱，兩手抖個不住。

她又去和她兩個親戚商量了兩次，現在她決計不再照這樣子的一個人住下去了。到後來，她在城外找着了一所小村舍，那所房子很合她的意，所以私下把那所房子買下了。

那契約上的字，是在星期二的早晨簽的，——驪斯姑娘把這天所餘下來的時光，去預備搬家的事情。

在晚上八點鐘，她乘着四輪的驛車，那驛站離開她的住宅有幾百碼遠，在那地方，她叫車夫扶她下來，那兒就是她往常下車的地方。當那車夫鞭那些馬走的時候，一面對她說道：

『晚安，驪斯姑娘——晚安』

她一面往前走一面答道：

『晚安，裴喬珊夫。』

次日早晨，在七點半鐘的時候，那郵差，他是傳遞信札的，在十字路口傳訴給那村裏說，離開大路不遠，有一堆血跡還沒有乾呢。他和他自己說：『呵！這必是幾個酒鬼流的鼻子血。』

但是他看見離開他十步遠，有一塊手絹，也沾染了許多血。他拾起來一看，是一塊很好的麻紗手絹，於是那郵差嘯惜着，走到溝渠旁邊去了，在那兒他好像看見一棵很奇怪

的東西。

騷斯姑娘躺在一堆青草上，她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

過了一小時之後，那些警察、檢察員、和其餘的官員們，都查問騷斯姑娘的致死的原因。

那兩個女親戚被傳作證人，她們把那老姑娘的害怕情形和她後來的計劃，都告訴了出來。

那過繼子就被捉住了。自從騷斯姑娘死後，他總是從早晨哭到晚上。看上去一舉一動，總帶着很悲慘的樣子。

他證明說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他還在一個咖啡店裏，有十個人曾看見他的，直到她死了他還在那兒呢。

那個趕四輪驛車的車夫，說在九點半和十點鐘之間，被殺的婦人曾坐過他的車的。

那被告被釋放了。一張遺囑，在許多時之先已是寫好的了，是存在端南的一個律師手裏的，以他爲她的嫡子。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應他承受。

過了許久的時候，那村莊上的人們都排斥他，因爲他們總是疑心他。他的房子，就是那已死的婦人的，人家看見那所房子總要呪罵的。在街上那些人，總是躲避着他。

但是他總顯出他自己脾氣很好，很坦白，跟人家很親熱，因此漸漸的那些可怕的疑心就消滅無形了。他是很大量的，很使人歡喜的，他接着很卑賤的人，也和他們什麼都說，祇要他們喜歡和他講多久，他就和他們講多久。

那律師拉莫先生，是最先和他投契的，他被他的那種笑迷迷伶俐的口才感動了。他在那稅關的房子裏，在喫飯的時候說道：

「一個人他說起話來這樣的流暢，並且他是常常的笑臉迎人的，他的良心上是決定沒有犯過罪的。」

其餘的人全都同想了一想，都被他的話感動了，他們都回想起曾同他談過幾次話，講起來總是很長久的，他差不多總是在路角上強迫着叫他們立定了去聽他所講的主義；當他們走過他的花園的時候，他總硬拉着他們到他的屋裏去；他比那警察副官長更會打趣話，而且也真能引人樂，他們那些人雖然討厭他，可是一瞧見他那樣，又忍不住笑。

過了多時，人家都開着門歡迎他了。

現在他竟作了他們村中的市長了。



母親的故事

丹麥安徒生著

紅霞

一個可憐的母親，坐在她的小孩的搖床旁邊；她憂鬱恐怕得不堪，因爲孩子快要死了。小孩的面龐蒼白了，小眼閉了。他祇是沒力的呼吸着，有幾次深深的呼吸，像是嘆氣；母親便更加悲哀的注視着她的寶貝。

起先聽得一個人敲門，後來便有一個可憐的年老男子走進來。天氣很是寒冷，所以他披了一張馬氊，保他的溫暖；外面一切的東西，都包在冰和雪裏，那尖銳的風，在房子外面呼呼的刮着。

那老人冷得抖了，那時小孩剛正睡熟了一下；母親便給那老人在爐上溫了一壺麥酒。老人搖着搖床；母親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坐下，注視正在呼吸的病兒，又很虛弱的搖着病兒的手。

『你還不相信我要保存着他？』她說；『上帝不要取了他去，從我這裏！』

那老人——他就是那死神——很奇異的點着頭，却不明白他的意思是『是』或者是『不』。母親注視着下面，眼淚在她的頰上流着，她的頭弄得昏了，她三日三夜沒有合着眼，現在她纔睡着，但祇有一息工夫，那時她忽然跳起來，而且冷得發抖。『這是什麼？』她叫起來而且向四周圍一看。——那老人已去了，她的小孩也不見了，他把小孩帶着一塊兒去了。在屋角上，古式的時計不停的迴轉；那大的鉛法馬一直懸到底邊；嘣的一聲，那時計也停止勞働了。

那不幸的母親，從屋裏奔了出來，叫她的孩子。

外面雪堆中央，一個女人穿着長黑的衣服坐在那邊，她說：『死神剛纔在你的屋裏；我看見他很快的同着你的小孩逃走了；他走起來比風還快；他取了什麼東西去，是永不會送回來的。』

『請單說他走那一條路！』母親求告道，『請單說路徑，我要尋

他回轉來！』

『我曉得那路徑，』那黑衣的女人回答說，『但是在我說出路徑之前，你須把你曾經唱給你小孩聽的一切歌兒唱給我聽；我喜歡那些歌兒，我以前時常聽到的；我便是夜，我曾經見過你的眼淚，當你唱歌的時候。』

『一切，一切，我來唱！』母親說，『但請不要阻止我，那末我可以到那邊尋到我的小孩！』

那夜不聲不響啞吧一樣地坐着；那時母親搓搓她的手，她一面唱一面哭；是許多短歌，——但眼淚却更多。那夜便說：『走到右面去，到那黑暗的樅林裏。我見死神帶着你小孩從那條路上去的！』

到了森林深處，那路徑交岔着，她不知往那邊走。只有荊叢直立在那邊，沒有葉兒也沒有花兒。那時是寒冷的冬天，樹枝上掛着冰叉。

『你看到那死神同着我的小孩打這裏走過嗎？』

『是，』那荊叢回答說，『但是我不願意說，除非你把我抱在你胸口溫熱了纔告訴你。我凍死了，我完全冰着了。』

她便把那荊叢緊緊地抱在她的胸口頭，把他溫熱。許多刺戳穿了她的身體，滴出大的血點來；那新鮮的綠的葉兒和花兒，在那寒冷的冬夜，都開始生長起來，因爲那悲哀的母親的胸口很是溫暖。荊叢便把路徑指示了她。

她走開了，後來到了一個大湖旁邊，那邊找不出大船，也找不出小船。那冰沒有能載她的那樣堅固；而且那湖也深，她不能渡過那湖。但那是非過渡不可的，若要把她的小孩尋回來。她便在岸上躺下，喝那湖裏全部的水，這原是人類所不能做的事，但那悲哀的母親，以爲他定能做出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的。

『這事你永不會成功的！』那湖說，『要是我能和你同意，那便好些。我喜歡珠寶，而且我看到你的兩顆眼珠很是光亮，請哭着直到那眼珠落下來，把眼珠給我；要是你肯做這件事，我便把你送到那邊的花房裏。死神住在那邊，保護着許多花木，那些花木都過了人的生活了的！』

『啊！我一切都可以給你，只要使我能夠走到我的小孩那裏！』那哭着的母親說，她哭得更加厲害，她的兩顆眼珠便落下來，到了湖底，便成了兩顆最寶貝的珠寶。那湖便把她抬起來，像坐在搖籃裏一般，她便飛到對面的岸上。離那邊一哩遠，有一所奇異的房屋，非常之大，幾乎看不出還是一座生着森林的山呢，還是人工建築的房屋，——但那不幸的母親不能看見，因爲她哭得眼睛瞎了。

『我向那去找死神，他是帶了我的小孩的？』她說。

『他還沒到這裏！』那年老的割草的女子說，她是看守那死神的大花園的。『你用什麼方法能找到這地方，誰幫助了你？』

『上帝幫助我！』她說，『他很慈悲，願你也像上帝那樣！請說！我到那裏去找我的小孩？』

『我不曉得，』那割草的女子說，『你橫豎瞧不見的！許多花兒和樹木，今朝夜裏都凋謝了，死神不久要來移活他們了！你該知道什麼人都有他的生命的木或者生命的花！他們外面看去像是植物，但他們都有跳動的心，小孩的心，也能跳動罷了，請照着這話去搜尋，也許你能認到你那小孩跳動的心；但是我現在再告訴了你，你將把什麼給我呢？』

『我沒有什麼送你了，』那悲哀的母親說，『但我很願意為你走遍了全世界。』

『好，但我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可做，』那割草的女子說；『請把你長而且黑的頭髮給我，你自己應該知道這是美麗的！我至少可以把我底白髮來做報酬！』

『要是你只向我要那個，我很喜歡送給你！』她便將她又美麗又黑的頭髮，給了那割草的女子，換得那年老女子白色的頭髮。

那時，她們走到了死神的大花園裏，花兒和樹木，奇異的生在中間。其中有美麗的 Hiacinto（一種植物）立在玻璃鐘罩下面，又有牡丹生得很大很肥。更有許多水草，有的很新鮮，有的像是稍稍病着；蛞蝓在葉兒上爬着，黑的蟹抱牢美麗的棕櫚樹，槲櫚和梧懸木也生着。還有荷蘭芹和許多香甜的芳草。每棵樹木和每朵花兒，都有他們的名字。一切的花木，都是活着的人的生命，有的在中國，有的在格林蘭，却分散在世界各處。有些大樹木却生在小盆裏，被壓着就要爆裂似的。更有許多病着的小花，種在肥地上，四周圍着蘚苔，像是好好的看護着。那悲傷的母親，伏在各個小植物上，細聽裏面跳動着的人類的心。末了，從幾百棵植物裏面，她認出她底小孩的心。

『這裏是他了！』她叫着，伸着手在青色的小番紅花上面，那東西彎曲在一旁，像是病着而且疲倦着。

『不要觸這花兒！』那割草的女子說，『請你靜靜候着！死神來的時候——他就要來了——你擱阻他，使他不能拔去這花兒。你只要恫嚇着，說要把別的花兒都拔去了，他自然着慌。他對上帝負着責任，不得上帝的允許，是不敢拔去這些花兒的。』

忽然一陣冰冷的風吹來，那盲目的母親知道那死神來了。

『你怎樣到這裏的？』他問，『你怎麼會比我先到這裏？』

『我是母親！』她說。

死神伸出他的長臂向着那細弱的小花，她把她的手緊緊的圍着了他，要是不然，他便要觸着葉兒了。但死神在她手上一吹，她覺得很尖銳，比最冷的風還尖銳，她手便沒力的鬆下了。

『你沒有權力來反抗我！』死神說，

『但上帝却做得到！』她回答說，

『我是執行上帝的意志』死神說，『我是上帝的園丁！我取了上帝的一切花木，送到不可知鄉的極樂園裏，但是那花木在那邊做什麼怎樣生長，我是不能說的！』

『還了我的小孩子』母親說，她哭着，禱告着；她兩手忽然提了在近旁的二朵美麗的花兒，對着死神叫道：『我將要毀壞你一切的花兒，因爲我的心絕望了！』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死神說，『你說你是不幸，你現在要弄得別的母親都和你一樣不幸麼？』

『別的母親』！她說着便放了手。

『這是你的眼珠』！死神說，『我在湖裏拾來的，這眼珠有這等光明美麗，我不曉得是你的。拿了去罷！這眼珠比以前更光耀了。看看近旁那深的井！我將告訴你剛要毀壞的兩朵花兒的名字，你會得瞧見他們的生命全體和一切的未來。』

向着井底，瞧見他們中的一個成了全世界的祝福，他又喜歡，又快樂，她見了覺得很是幸福。她又看到了別的生命，那是很窮困很痛苦而且很可怖。

『這兩個的運命，都是依着上帝的意志的！』死神說。

『這兩朵花兒，那朵是窮困的，那朵的是幸福呢？』她問道。

『這個我不能說』死神回答說，『不過裏面有一個是你的小孩的花；你看到你的小孩的運命和未來了！』

於是母親恐怖着叫道：『啊！請說，那個是我的小孩！救救那可憐的東西，把他從窮困裏救出來罷！我情願把他取去罷！引他到上帝園裏去罷！請忘了我的眼淚，我的禱告，和一切我所做所說的罷！』

『我不懂得你！』死神說，『你情願帶了你的小孩回去呢，還是情願給我帶了到一塊不可知的地方去呢？』

那時母親搓搓她的手，跪下來，向上帝禱告道：『不要聽我，要是我祈求什麼反抗你的意志的東西！只你是高高在上而且賢明！不要聽我！不要聽我！』

她很謙恭的俯下了頭。那死神便帶了那小孩，到不可知鄉去了。



小貓

俄國乞呵夫原著

克齋

朝晨的時候，育兒室的玻璃窗上滿堆着絲樣細工一般的細冰；那日光的大軍便從此處跳進室裏來。室中睡着兩個孩子：一個是六歲的男孩瓦尼亞，鈕扣般大小的鼻子，正徐徐呼吸；還有一個，是他四歲的妹子妮娜，頭髮卷縮，肌肉很肥；他們都睡得非常甜密。乳母坐在搖床的側面，很不高興的喃喃說道：

『這還成什麼樣子呢？我從來沒有見過孩子們，人家都喫過早飯了，這時候，却還像在半夜裏的睡着……』

日光從地毯上面，爬到壁上；後來跳到乳母的衣裙上，不定的歡躍；好像要同孩子們來遊嬉。但他們却一點不注意到他；這時正在初開倦眼，似乎還不曾睡足。妮娜聚着小嘴唇，縐着眉尖，滿面堆上初醒的神氣道：

『茶……乳娘！……喫茶！』

瓦尼亞蹙着雙眉，一點沒有聲息，祇把兩隻小眼向四面轉動；將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忽然聽得母親的聲音，從食堂裏渡了過來：

『飼貓的牛乳不要忘掉！因為她生下小貓了！』

兩個小孩子聽了這話，很驚奇的互相注視一下，突的大喊一聲，從床上跳下來，襯衣也不換，赤着脚一同跑到廚房裏去，且跑且喊：

『老貓生下小貓了！老貓生下小貓了！』

廚房椅子下擺着一隻小箱子；這箱本是燒爐時放煤塊用的，現在却當做老貓的產室。此時老貓的鼠色臉上，現出非常疲勞的神氣，碧綠的眼睛，藏着細小烏黑的瞳子，很是憔悴。從她的神情細看起來，似乎她雖然有完全的幸福，還覺着有點不滿足，大約因為小貓的父親——她心中所深藏不忘的——此時不在面前。她平日很高的叫聲，現在變成很柔弱，和小貓一樣的悲鳴。

兩個孩子，屏着鼻息，蹲在箱子面前，動也不動；這時老貓忽然跳起來，把兩人嚇了一跳。那乳母恰好追到，喃喃的同他們說；他們一

點也不理會，祇睜着兩對很幸福的小眼珠，注視貓兒。妮娜很高興的笑道：

『呀！可愛的小貓！他的大小，竟同鼠差不多。』

瓦尼亞用手指數着小貓，嘴裏說道：

『一隻，兩隻，三隻；咧，小貓有三隻！一隻是我的，那一隻是你的，還有一隻給那一個呢？』

那老貓叫起來了。

看了一會，便從老貓身下取出小貓來，用手撫他。撫了一會，心裏還沒有滿足，後來索性把小貓用寢衣兜着，從廚房跑到食堂裏去了。兩人口中同聲喊道：

『媽……媽！這小貓是老貓生的，請你看看！哪！哪！這不是麼？』

他們的母親，正和不認識的人，在食堂中講話，見孩子們臉也沒洗，衣也沒換，把寢衣的下襟，高高的提着，登時面紅筋綻，現出嚴重的神色，把眼光斜射着他們說道：

『放下寢衣！樣子都沒有的。走快到別的地方去！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他們被母親一頓呵罵，也不管旁邊的生人，就把那小貓放在地毯上。這時那老貓也追到食堂裏，放出很高的聲音向他們叫，要求給還她的三隻小貓。恰好那兩個孩子都忙着換衣，喫早飯，無暇及此，貓太太便帶了她三個兒子回到廚下去了。

孩子們把普通的事情和遊戲，一概忘却，心中祇有那小貓，當做世界上最珍貴的事件。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肯出五斗糖果或一千塊錢，向他們換一隻小貓，他們定然絲毫不躊躇的立刻拒絕這個請求。雖然乳母和廚子極力反對他們，他們也一點不管。在午飯以前，總在廚下和小貓一處遊嬉。兩人對於小貓，先起一番研究，不但研究現在的問題，並且研究那未來的準備。他們的準備，是要把第一隻小貓，放在老貓身邊，做他的安慰；第二隻送給鄰間的親戚；第三隻放在擺什物的地方，叫他捕鼠。這時妮娜突然問道：

『呀，小貓沒有眼睛的！不是和討飯的瞎子一樣麼？』

這一個質問，使瓦尼亞感着非常困難，想不出正當的回答。他竭力使小貓開眼；用手助他張開，用口吹他，或用鼻嗅他，終於完全失敗。還有一件事使他們十分爲難，就是拿牛乳和肉去飼小貓，小貓頑固的拒絕；不論什麼，放在他們的小鼻上，都被鼠色的老貓喫去了。瓦尼亞倡議道：

『我們來替小貓組織一個小家庭罷！把他們各管各的分居開來，教老貓一家一家的去訪問，好麼？』

於是在廚房的三隅，各放一隻舊帽盒，不問他們家族分居的時候尙在太早，就將小貓分開居住。那面上未露何等表情的老貓，就一家一家的挨着訪問，臨了，仍然帶着他們回來，合做大家庭了。瓦尼亞又道：

『這老貓就是小貓的母親；但是，誰是他的父親呢？』

妮娜答道：

『眞的，誰是他的父親？』

兩人用極長的時間，討論這一個問題，結果便選了一隻暗赤色的木馬，說是他們的父親。這木馬原同別種玩具藏在梯下的儲物室的；他們取了出來，放在小貓箱邊，就對他說道：

『留心！留心你兒子小貓們的事情，你要照顧着！』

將要喫午飯的時候，瓦尼亞的父親，正坐在椅上，啣着雪茄向空凝思。寫字檯上有一個束書的鐵架，放着幾本書，瓦尼亞把一隻小貓放在上面，熱心的看守着；一會兒忽然拿鉛筆尖向小貓的鼻尖一觸，小貓喫了一驚，就把鐵架弄倒了。父親厲聲道；

『幹怎麼？那一個……』

『那個……那個……就是小貓哪！爸爸！……』

『這個地方，怎麼拿一隻小貓來？胡鬧的孩子！把束書的鐵架弄到地上了，你看見麼？』

瓦尼亞喫了一驚，心裏想父親見了小貓，定是歡天喜地的，不料忽聽得高聲喊道：

『司堆班，(女僕名)將可惡的東西拿去！』

喫午飯的時候，又遇着這種事情了。剛在進第二式菜的當兒，喫飯的人，都聽見微微的一聲悲鳴；仔細調查起來，原來妮娜衣袋內，藏着一隻小貓。

『任楷！(僕名)把這小貓拿出去，丟在水溝裏！討厭的東西，放在家中，是不行的。』那父親又發怒了。

瓦尼亞同妮娜兩人，都驚慌得了不得，他們心中同時思忖，在水溝裏淹死，是何等殘酷的事情。從老貓和木馬的地方，奪去他們的小兒了；那個箱子剩了空箱了；我們未來的計劃破壞了；——一隻安慰老貓夫人，一隻送給鄉間的親戚，一隻在藏物室中捕鼠，這最好的計劃——於是他們流淚哭了。爲小貓的緣故，求兩親發個慈悲，饒赦這幾條小命。父親雖然答應他們，但要他們遵守一個條件，就是以後他們不許再到廚房裏去看小貓。飯後，兩個孩子，從這屋走到那屋，從那屋走到這屋內，非常之不高興，因爲他們不能再到廚房看那小貓。就是人家給他們喫的糖果，也不要喫。到晚上，他們

的叔父來了；他們就跑到叔父面前，牽着叔父的衣，把小貓的事情告訴他，並且向他請求道：

『叔父！叔父求你對母親說，將小貓放到育兒室裏來，叔父！』

『很好很好，那是可以的，我曉得了！』叔父一面答應，一面解去他們的兩雙小手。

叔父來的時候，帶來一隻丹麥種的狗；這狗名叫內羅，垂着兩耳，很硬的一條尾，像手杖一般。瓦尼亞同妮娜，本來很是怕他；但這時經實際上的考察，却發生了一種新感情。瓦尼亞張大着眼說道：

『這樣好不好，妮娜？叫內羅代做小貓的父親！木馬是死的，內羅是活的。』

夜間，兩個孩子坐在父親的運動椅上，心中很是焦灼。一個不留心，那內羅跑到廚房裏去了。這時他們的父親正坐着玩紙牌，母親在縫衣機旁，起勁的做衣，兩個孩子在旁邊看着。

『喑！』瓦尼亞正要同他妹子耳語。

司堆班進來，面上現出失色的神氣道：

『不得了！不得了！主人！那內羅把小貓喫去了！』

妮娜和瓦尼亞，臉色發青，兩雙帶着恐懼的小眼睛，注視司堆班。司堆班繼續說道：

『主人，我到小箱子旁，聽到格格的聲音，近去一看，他竟把小貓都喫完了！』

兩個孩子心裏思想，以爲一家的人，一定要飛一般的跑到犯罪的內羅處，去責罰他。不料他們兩親，很安靜的坐在椅上，祇說這狗的食慾眞強，而且都含着笑容。過了一會，內羅來了，到桌子旁邊，搖着尾現出滿足的神氣。後面隨着一隻老貓，豎起尾巴，向他很高的悲鳴。

『喑，小孩子，可以睡了，已經十點鐘了！』他們的母親說的。

瓦尼亞和妮娜便上床睡覺。他們在床上爲着殘酷可恨的內羅，不曾受罰，祇是替那被蹂躪了生活的老貓悲傷；結果他們也大家哭了。



盲人

卓呆

茉兒把小說一字一字的改成點字，夢編是她每天一定的工作，非常快樂；因爲隔壁石生很喜歡的緣故。昨天拿着改好的小說趕到隔壁庭中，遇不到石生，只得拿了回來。這時從校中回家，再把今天的一份動起手來；積上兩天，自然更多；她想這一定可以使石生意外的歡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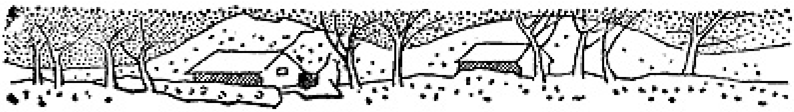
石生是茉兒的朋友，芳姑家裏的寄居人。他從小目盲，與芳姑是表兄妹，去年秋天，纔住到芳姑家中。茉兒的家與芳姑的家，庭中只隔一籬，并且有門可通，所以茉兒每天到芳姑家裏去遊玩。石生比她們，年紀大得多，他二三年前，在盲啞學校裏第一名畢業，頭腦是很靈敏的。

芳姑爲着石生是盲人，便很高興，種種的同他惡戲，茉兒起初也附和芳姑。芳姑把石生叫做算命先生；又因爲他眼珠發白，叫他白果。他本是芳姑母親一面的親戚，差不多像是硬挨在這裏的，所以他們對於他的待遇，很使他難受。後來連芳姑的母親也叫他白果了。她又不願石生叫她姑母，要教他稱夫人，稱芳姑做小姐。石生也只得順從她。

石生的房內，自然沒有電燈；他夜裏也是坐在暗中，用指尖循那點字的書本。茉兒和芳姑都覺得很奇；他們想指尖摸着，怎麼會曉得字呢。還有一樣奇事，芳姑暗暗走近石生背後，打算去打他一下，他在相離三尺遠，就要說：『別胡鬧罷。』有時石生說：『你無論要做什麼事，我都曉得；我雖沒有眼睛，樣樣都能看見的。』

茉兒覺得石生這人很有本領，於是漸漸尊敬他了。每每見芳姑母女欺侮石生，覺得他很是可憐。在只有兩個人的時候，往往用幾句柔軟的話去安慰他。

茉兒與芳姑，常常借石生點字的書，學他的用法，每天拿來當做遊戲；過了一會，居然也認得點字了。於是兩人拿石生點字用的鐵筆和鐵板，寫點字的書信，同石生玩，



覺得很有味。如此繼續着幾個月；那茉兒近好，她點字的讀寫，已很擅長。厚洋紙上擱着有許多小孔的鐵板，上面用鐵針刺着，便成小凸點；凸點怎樣排列配合，就成字音；石生可以用指尖來讀，茉兒們可以用眼睛去讀。

近來茉兒爲着石生用點字譯出小說來，送給他讀。譯成五六張就拿去。她見石生臉上很喜歡，自己便也覺得非常快活。他讀了一段，總盼望着下段；又謝她道：『茉兒妹妹，很感謝你。但是……』下面的話，他雖然不說，茉兒却已經曉得了，他一定是想說『別被裏面的夫人曉得。』茉兒也不給芳姑和他人知道；每天旁晚，石生立在庭中樹下，靜悄悄的等茉兒到來，可以從小說中領得樂趣。

今天茉兒從校中回來，費了兩點鐘，譯成一段小說，共有十張紙；昨天的併起來，約有二十張。她藏在懷中，從庭中暗暗過去；不料石生今天仍然不在樹下，這是什麼緣故呢？茉兒覺得非常寂寞，打算就此回去；但是記掛著石生，便到裏面去看看。遇見芳姑，纔曉得他昨天午後去探望同學，還沒回來。她想一定又是芳姑的母親將他訓斥過了；他往往在他姑母不快時，到朋友那裏去宿一二天的。和芳姑談了幾句，只得寂寂的把用盡心思的點字帶着回家。

到了夜裏，茉兒再接着譯小說，胸中覺得騷亂不堪，好像在這裏做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但一想到石生，就覺得一點不是惡事。她把眼睛閉着，暗想我若永遠不能睜開便怎樣？又想石生真何等的不自由！無論怎樣，非設法安慰他不可。這一夜，弄到十二點鐘，居然將這短篇譯完。

明天，好容易盼望到放學，一回到家中，忙拿着四十餘張點字紙，趕到鄰家；但是仍然沒有看見石生。不但如此，芳姑家裏，好像在那裏鬧着；進了芳姑房中，也不見芳姑。茉兒沒法，只得回到自己家裏，但心裏總覺著煩悶。

半點鐘後，茉兒家裏的婢女來報告一件驚奇的消息：說石生從前天午後出去，竟不知去向；今天往各處查問，都說沒有，究不知到那裏去了。

茉兒聽了這話，驚駭得了不得，胸中好像有東西塞着，非常不安；心想他那不自由的身體，有什麼地方可去？他和芳姑的母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件？難道打算不回來，或遇着什麼災難麼？他抱着很堅決的心出去的麼？前幾



天似乎看不出他有這種意思。

想到這裏，却覺得石生近來的舉動，不是絕無怪異之處。五六天內，石生實在說話很少，非常沈鬱；因此又想起最後見石生一天的光景來了。

那天旁晚，茉兒照常拿着十張小說去看他；他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茉兒走近，也沒有覺着。茉兒先開口說道：『等得好久了麼？』他只是低着頭一聲不響，看那乾土上，却有幾滴淚痕。茉兒頓時悲上心來，便也蹲下去問他做甚，他仍是默默不答。茉兒便道：『今天的拿來了，內容更覺有趣咧。』石生謝了一聲，接過來把最初的揆了二三行，就納入懷中。茉兒以為今天一定被芳姑母親說了些什麼，要想問他，却又中止。過了一回，石生揩去眼淚，臉上頓時快活，現出一種向所未見的表情來，說道：『茉兒妹妹，真是感謝你不盡。現在不是春天麼？無論何處，都是百花盛開，我都看得清楚，比有眼睛的人更看得清楚，我一點也不悲傷我是盲人。你每天譯給我的小說，我想再沒有像我那麼快樂讀着的人咧。』

茉兒說：『我哥哥的小說還多着，我都替你譯罷。』石生像要說什麼，又默默想着。茉兒對着這種沈默，覺得有一種從未經驗過的戰慄。忽然一陣暖風吹來，許多花片從頭上落下，石生一片一片的嗅着；於是從沈默中醒來，說道：『茉兒妹妹，我無論怎樣謝你，總覺得不夠，你每天拿來的小說，很使我瞧見許多從未見過的世界；我實在感謝得你了不得。』

茉兒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立起來說道：『如此明天多譯些來罷。』石生問道：『你回去麼？』一壁伸出手來握着茉兒的手。茉兒忙道：『不要這樣，被伯母瞧見恐怕不便。』但石生仍不放手，他心中好像非常煩悶，要向茉兒申訴苦衷的樣子，一會兒泣道：『茉兒妹妹。我到底是盲人，眼前很黑，什麼也看不出，我……茉兒妹妹……』此時石生將一對盲眼，睜得極大，好像要看什麼。那乳白色眼球，在那裏亂動，兀像白果。茉兒看了，覺得非常可怕。

茉兒想起那一天石生的光景，無論如何，與平常的樣子不同。那時為什麼見他的眼睛便想到白果，好像很對他不起。這一夜茉兒竟翻來倒去的睡不着。

第二天旁晚，茉兒接到一封小形的郵信，也沒寫明發

信人和發信地，裏面封着一張點字的信，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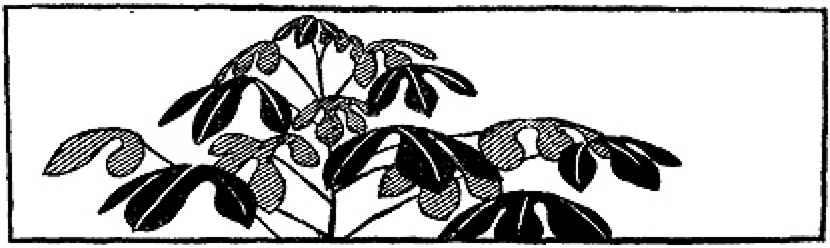
『你讀這信的時候，已經不能看見我了，這是我最正當的辦法。你每天替我盡力的心，我永遠感激，現在從新道謝一句。但是倘使沒有茉兒妹妹，我什麼也不懂，或者反能無知無識的過我的日子；我說這句話，心裏覺得很苦痛。我實在一點也不恨茉兒妹妹，我終身紀念着你啊。我能對你說紀念着你這一句話，已經算得很滿足了。茉兒妹妹，望你永久幸福度日，再會，我祝你將來多福！』

茉兒將兩手掩面伏在無人讀的點字紙上。

真空帚



真空帚之構造，爲一真空器一吸塵口及一儲塵囊而成，用時，以此帚之吸塵口貼置地上而通電流，（帚上本連有電線）則真空器即能發生真空，有吸收輕塵之力，地上灰塵，經此力吸，即經吸塵口而入於儲塵囊，纖悉無遺。操此帚者只須以此帚之吸塵口在室中推移一過，即可藏事，較之舊式之帚勞逸眞不啻天壤。



童話

金髮王女

壽白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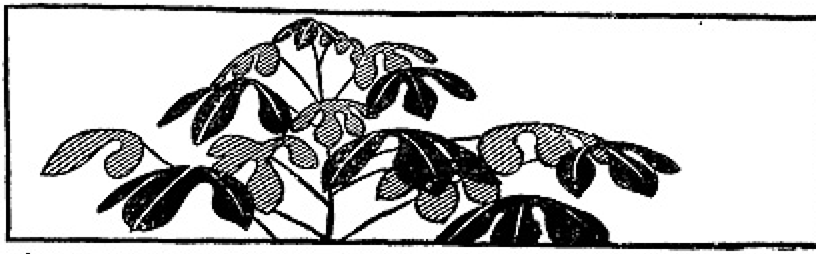
古時印度有一個小王女，他有一頭天生就的金色頭髮，人家看見沒有一個不稱讚他羨慕他的。可惜他自己的母親，早經去世，祇有一個繼母。這繼母是一個狠心的毒婦，見這金髮王女天生麗質，便心懷嫉妬，想要除了他纔好。她於是在國王面前，這樣那樣的挑唆，勸國王將這金髮王女棄了。國王也很糊塗，就聽了她的話。把這金髮王女帶到鄉下，拋棄在草叢中。然而這金髮王女，到了第五天居然騎了一隻獅子，回到她父王那裏來了。

於是她這繼母又勸國王將她送到住着許多猛鷹的山上，把他棄掉。然而過了四天，鷹又將這金髮王女送回王宮。

她的繼母兩次不能把她弄死，於是將她流到一個海中的孤島上，以為她再不能回來了。然而說也奇怪，剛巧又被漁夫發見，到了第六日，他又將這王女送還國王。

她的繼母心想：不如在天井裏掘一個深井，將她丟在井裏，上面用泥土將她活埋了罷。可是埋到第六天，她被埋的地方，忽然有一道毫光射出。國王看見這光，覺得奇怪，立刻命人將地掘開來看。那知一動土，這金髮王女又安安全全的走出來了。

想盡了許多方法，弄她不死，把王女的繼母氣得發昏。於是又造人製一個桑木的箱子，將王女裝入裏邊，拋在海中，任她漂去。那知過了九天，竟把這金髮王女送到日本國，當時被日本人撈起，將這王女從箱子裏救出，好像還是活着；但是一上了陸地，這王女忽然死



去，變成了一條蠶。你看奇怪不奇怪呢？

這王女既然變了一條蠶，就爬上桑樹喫起桑葉來。但是到身體大了一些的時候，忽然又和死了一樣，喫也不喫，動也不動了。

如此到了第五天，就是和王女被獅子從草叢裏救回來一樣日數的時候，這蠶忽又活轉來，喫起葉子來了。後來再長大一些，忽又死去；到了和王女被鷹啣回來相同的日子，就是第四天上，重新又醒轉來，照舊的喫桑葉。然而過了些時，這蠶又像死的一般；等到和王女被漁船送回相同的日數，却又醒了。不久他又現出假死的樣子來；一直等到第六日，這個日數，便是和王女當初從井裏掘出來的日數一樣，這蠶又醒轉來。然而假死四次，還是不够；於是最後又假死一回；等這回醒轉來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裏在繭裏頭了。而且他這次醒轉來的日數，也與王女當初飄到日本的第九天，恰好相同，你想奇不奇呢？

再說這繭裏的蠶，過了些時候，又將繭咬破，飛了出來，就成了蛾。這蠶變的蛾生了蛋，那蛋又化成蠶；從此就漸漸的在日本傳了許多蠶種。蠶的一生涯，一共睡了五次，醒了五次，纔算完了。

日本人得了這蠶種，就養了許多的蠶，紡了許多的絲。他們把蠶的初眠叫做獅子的夢；第二眠叫做鷹的夢；第三眠叫做小船的夢；第四眠叫做園的夢；第五眠就叫做箱子的夢。

婦人執政之城

美國瓦利剛州之榮嘉麥城，祇有居民三百二十三人，男較女多一倍。但男子執政者，皆任事不力，市政日劣。于是女子方面有才學者，自組一黨，運動參政。至大選舉之日，不獨女子全投票贊成，即多數男子亦表同情。結果市政廳五執事，皆為女子。市長多白德夫人，在城中已四十年；一八七三年，畢業于某大學，本為共和黨人。所奇者，退職市長之妻，亦為女黨健者，被選在市政廳任事。

（時報）



非洲結婚奇俗

封熙卿

烏凡波(Ovamlo)是非洲的一個小國，在安柯拉(Angola)之南，西南非洲保護國之北，國內盡是平原，居民叫做康耶馬(Konyama)族，現在還沒有脫離野蠻的風氣；他們結婚的風俗，更是奇怪。結婚的儀式，土人稱為『愛芬特拉』(Efundura)須分三期舉行；第一期在春季；其餘則在秋季收穫以後。

在春季初期婦女沒有幹播種的工作以前，凡已經達到婚姻年齡的女子，約合二十人組織一隊，每隊有一個隊長。各人都用柔嫩肥白的棕櫚葉，飾她的身體；手裏拿着一根剝皮的樹幹，長而且白；或在樹幹的上端，加上一種軟毛，形狀很和蘆葦相似。全隊的人，都高聲唱歌，沿村跳舞過去；其中有一二個人，吹着像笙笛一般的畫角，遠遠聽去，卻也非常優美。



未婚新娘的裝飾

各隊的女子，都在十四天以內，萃集於婚市，(Marriage Market)聽求婚的男子任意選擇，但是他們大概都是向來認識的。選定之後，男子就把各種的珠寶禮物送給他所選的女子。過了這十四天，她們便解散隊伍，去幹播種的事情。

第二期的儀式，以跳舞為主，即在秋收以後舉行。

她們再組成隊伍；那隊長有統轄全隊的權力；所有關於婚禮上的事情，都要歸她指揮。舉行儀式時，先開會聚餐，一切酒食費用，都歸富裕的土人負擔；有時那女子的父母，也得貼一點。這一羣女子，共同跳舞；男子們擊着鼓當作跳舞用的音樂。這種鼓係羊皮製成，綁在他們的膝上，用兩手捶擊，能發出極低和極高的聲音。但跳舞的時候，並不唱歌。跳舞的時間，繼續至三日兩夜之久；遇着天熱的時候，中間略作休息，但也很短。



跳舞終後男子肩負未婚妻馳行

一切儀式，都歸主婚人做主；這主婚人大概都是老年人；女子的跳舞，也都歸他指揮。跳舞的女子，都穿獸皮的裙子，裙上綴了珠寶和象牙一類的飾品，手上拿着一種植物製成的拂子，叫做"Valder-beeste tails"的；跳舞開始的時候，她們並立在擊鼓人的對面，用手中的拂子遮在臉上，好像怕羞的樣子。於是由主婚人和他的副手裝着手勢指揮她們跳舞；一個女子當先依了指揮向對面進行，踏着脚和鼓聲合拍；其餘

的女子，便列成一線，一同跳舞。鼓聲漸漸高起來，跳舞的姿勢，也漸漸快起來。每一個女子，必有一兩人在旁伺候，他們見跳舞的人到疲倦的時候，便從全隊裏把她們緩緩的扯出來休息在當初排立的地方，鼓聲也同時停止，伺候的人，便在此時給她們拭汗或更衣。過了片刻，再照樣跳舞；一直到了過度的疲倦之後，纔進屋內休息，休息之後，再排隊跳舞；如此的交換，到第三天的晚上方纔閉會。

跳舞完了之後，男子就把棕櫚葉繫在他未婚妻的腰上，並且將她騎在自己的肩



身塗白粉手中執杖的隊長和副隊長



已婚婦人頭上的裝飾

上，跑到二百碼以外將她從肩上抱下來。這時伺候那女子的人，便給她一枝手杖；她於是導她的丈夫同到跳舞場旁的屋子裏。

到了第四天，她們便別了丈夫，回到家裏。再過幾天，又組成隊伍，公舉一個隊長；這便是第三期了。這時她們用白堊把全身塗成白色，腰上繫棕櫚纖維的白褲，除頭髮和嘴唇之外，幾乎同雪人一樣。這雪人隊一路唱歌跳舞，很自在的到處遊行；如果有人同她們取笑，便可拿手中杖的打他。

過了十天至十四天以後。她們方纔和丈夫同居，結婚

的儀式，便算終了；但還要行家族的聚餐禮，從此之後，她們便完全屬於丈夫了。

上等人家的女子，也用這種儀式結婚，不過她們可以任意選擇男子，男子決不能辭却的。

巴黎婦女的新妝

味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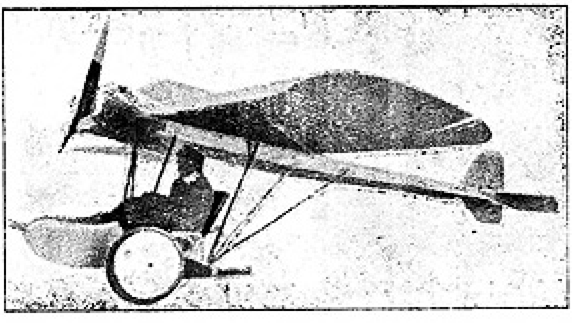
據最近消息，巴黎婦女的化妝料，已經過了白粉時代，而成爲塗黏粉的時代。法國婦女素來崇尙新奇，近日因爲嫌棄從來的流行，特地模仿希臘波斯埃及等古典的風俗，作爲時髦的妝飾。這種古典的風俗，服色大概屬於茶褐色系，因此要將臉色和服裝調和，就只可塗起黏粉來了。她們的塗法，是用黏土粉塗成和印度婦女相像的赤黑色，除眉眼之外，簡直同印度婦女沒有什麼分別。

髻的形狀，法國婦女，美國婦女，西班牙婦女，大概相同的，便是將兩耳遮住，耳朵露出在外面的，算是極不雅觀。巴黎近來也模仿古典的形式，使化妝和服裝相配。二十歲以下的少女，髻都很低，中年到四十歲的婦人，以高髻爲美觀。

巴黎婦女的衣服，從前本以短爲時髦，近來衣舖把較長的衣服陳列出來，於是又漸漸通行長的了。衣裾(Skirt)向來是通行緊小的，現在又以橫闊爲時髦。至於衣袖，因爲衣裾放長，也跟着放長，從前露腕的衣服，又成爲不雅觀了。

世界最小之飛機

心



世界最小之飛行機

去年六月間，倫敦舉行亞林披展覽會(Olympia Aero Exhibition)的時候，會中有一種出品，很受一般人注目，這出品就是圖中所示的飛機，取名喚做『鷄』。機的本身，只有十四尺長，他的翼片的長度，也不

過十九尺，並且機身很輕，全部的重量，只有二百二十磅。所以在世界的飛行機裏面要算他最小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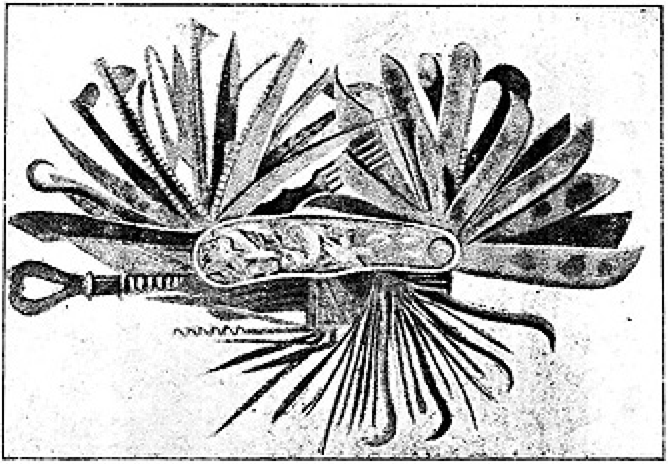
這飛機的前部，有一種柳條編成的車子懸着，就是司機人的座位。這機的發動力，須得四十匹馬力；而他的速率，每一小時能飛行七十五英里。至於那發動機所需的汽油，大概每飛行兩小時，需用爵斯林（Gasoline）約五加爾(gallon)。

奇刀

心

不論甚麼人，若曾到英國希菲爾特的地方勞琦父子肆裏去參觀過的，必定能看見一把世界上最稀奇的小刀，這刀的題名，喚做『拿破克獵人的刀』他的價值，是四千五百圓，因為這刀的製造，費了兩年功夫，方纔完功。

此刀共有七十二片，每片各有特殊的形式，絕不相同，而大半的刀片上面都鏤着精細的花紋。據一般賞鑒家的批評，都稱道鋼器上面，竟有這樣精緻的手工，實在是從來沒有見過。這刀的刀柄，是用螺甸做的，兩面也刻着圖形；一面是獵熊，一面是獵鹿。製造這刀的人名叫韋康姆勒姆福特，他本是希菲爾特有名的製刀匠的兒子，但現在因這一種稀有的出品，他的名聲，卻勝過他的父親多了。



奇刀

露池

小青

在英倫南部的海岸，有一處喚做沙斯唐(South Downs)的地方，本來很是枯燥，泉源和河流，都很缺乏，但那邊的小山頂上，卻有許多小池，這池很有些奇怪，池身雖淺，卻終沒有乾涸的日

子。因此惹得一般好奇的人，都來瞻仰，要想解決那奇池的來源。因為那池既然高居山頂，雖有源頭，勢不能倒流上去，故一時實不易解決。然據一般人說，池既沒有源頭，必為天空中的露水凝集而成，所以就喚做『露池』。露池的名聲，流傳出去，不但做了街頭巷尾的談資，而且文人墨客的詩歌裏面，也往往把他採收進去。像英國詩家及小說家乞伯林(Kipling) 的色西克司州詩裏面，有一句道：『廣漠蜿蜒的谷中，只缺少泉流的幽趣；幸賴有山嶺上的「露池，」綿綿不絕的灌注。』

愛德華麥鼎(Mr. Adward A. Martin) 對於露池的源頭，曾有意見發表過。他不承認池水的來源，完全是空中的露水。據他的觀察所得，那池身本來是人工鑿成的；不過時代很古，也許在石器時代 (Stone Age 太古三時代之一) 以前，所以辨不出是人工的或是天然的了。池底有含沙的堊土舖着；因此池水不能滲漏，雖歷久不曾枯竭。至於池水的來源，大部分是雨，其次是霧；因那裏近海，海霧濃厚的時候，當然可以吹送到山頂上去。照此說來，那『露池』的名詞，可以改稱為『霧池』。但一般人以為露池二字，似乎比較的典雅些，並且傳誦已久，故至今沒有改稱。

無論池的來源，是露是霧，但他們對於近處的農產和牧業，實有很大的利益。每當乾旱的時候，常見近山的牧人，帶領他們的牛羣羊羣，絡繹不絕的上山；更有山谷中的居民，也上去汲水，以供給他們灌溉或家常的用。像這樣的池源，既可為風景的點綴，又可資實業的利用，實在可算得是世界上稀有的了。

白晝的黑暗

小青

白晝裏黑暗的原因，最普通的，就是日蝕和暴風雷雨，然這樣的黑暗，時間大概很短。此外如天空中有了多量的煙籟或灰塵，也能使白日變成黑暗，而歷時也比較的長久。在美國和加拿大境裏，時常因為深林的大火，釀成黑日。某年，歐洲有墾荒的人，在從事開墾之先，焚燒曠野中的枯木和野草，燒的時候，濃煙騰在空中，瀰漫開來，在附近的數百英里之內，都不見天日。

火山爆發，也是白日黑暗的一大原因。黑暗面積的遠近，應視爆發的劇烈與否為標準。有時火山中大股的煙灰衝

冒出來，受着風力的吹送，竟至環繞地球的半部或全部。在一七八三年間，大西洋北部的冰地（Iceland）島上，忽然有火山爆發的事，因這爆發的影響，竟使歐洲大陸上受了三個月的黑暗。

有時空中的黑煙，不過薄薄的凝集一層，並不濃厚，那時日光從煙幕中透出，光力既減，便映成一種金黃的顏色，與和日落時候的光景彷彿。這種情形，便喚做黃日。黃日並不像黑暗的可怖，故一般人對於一八八三年九月六日紐英倫（New England美國東北諸州之總稱）境內最著名的黃日，至今還牢牢的記着。這次黃日的起因，就是因為案物拉道（Labrador）荒地上的野燒所致。

據官家的記載，在美國境中，白日黑暗的最可怖的一次，就是一七八〇年五月十九日那一天。這一天紐英倫的全部，都黑魆魆的像深夜一般；因此商店歇市，學校放假，而大多數人民，都成羣結隊的往教堂裏去祈禱，唱歌，準備接受世界的末日。此種情景，雖隔了一百多年，想起來還教人不寒而慄呢。

最近一次，就是一九一〇年八月間，挨衰達化（Idaho）州內深林的火燒。當時煙霧漫佈開來，竟把美國的北部和加拿大的南部，完全籠罩，並且洋面的一部分，也同受黑暗的影響。這一次黑暗，歷時既不止一日，而面積的廣遠，也是美國境內從來沒有的。

冰鞋的利用

P

歐美各大公司的辦事室，非常廣闊，每每從這邊跑到那邊，要費了好幾分鐘的時候。所以近來一般在公司裏充當聽差的女子，多學了一副跑冰的本領，着了冰鞋，以便被人使喚起來，格外輕快，可以節省許多時間。此外還有旅館的侍者，送電報的郵差，商店的學徒，都是穿着冰鞋辦事的。



着冰鞋的女侍者

趣味之科學

嬰兒發音的研究

配嶽

小孩子產生後十個月左右，初次學說話的時候，往往先發『大……大』的聲音，這到底爲什麼緣故呢？據醫學博士卡林遜（Hereward Carrington）說：神經和身體各部筋肉的運動關節，——聲帶也是其中之一——互相連接起來，各有簡單和複雜的不同。神經起了一種作用，必定使筋肉也有一種動作。不過筋肉和神經接連複雜的，動作起來，格外費力；接連簡單的，動作起來也比較的容易。發聲是筋肉動作的一種，所以其中也有費力不費力之分別。發齒音比發喉音或鼻音容易一些；因爲發齒音的時候，神經所使用的筋肉，不過在表面一部分，發喉音就要用到內部的筋肉，發鼻音更加要許多筋肉一齊動起來了。設使我們將齒喉鼻三音各試一下，就知道齒音發起來格外自然一些。『大』字是屬於齒音的，因小孩子的筋肉，還未完全發達，所以發起聲來總是先發容易的齒音『大』字了。圖上是表人身筋肉和神經連接的關係，將此圖一觀，就可明白其中的理由了。



利用炭氣作肥料

阿難

除植物能自由吸收空中炭氣外，德國近用人工之炭氣作爲肥料，蓋亦奇異的試驗也。炭氣係由電動機或蒸汽爐中排出，其詳細方法，德國科學家來得爾氏（Riedel）曾在機械工程雜誌（Stahl und Sisen）發表。其法初在溫室內試驗，先稀薄其氣體，直至含有二百分之一爲度。然此稀薄之氣體，其效用已甚巨。經此試驗後所產之王瓜，大於尋常二倍；茄子大於尋常三倍有奇。後復實驗於廣場間，法將炭氣由蒸氣爐導至小管，其小管佈滿田間，效果亦著。據來得爾之計算，一日鍊鐵千噸，其爐中之炭氣，足供四千噸甘藷所需肥料之用。

植物之延年法

阿雛

科學家中研究此問題者甚衆；近十年間，因接技術及X光線用法之發明，已略有效果。最近莫立區教授（Prof. H. Molich）又發明種種之方法。最簡單者，即爲防種子之發芽，不外奪其溫度與養氣以阻其生長；如是則種子可耐六十年之久，而黴菌等尤長，中古時代之疫獨仍能流行於近世者，即此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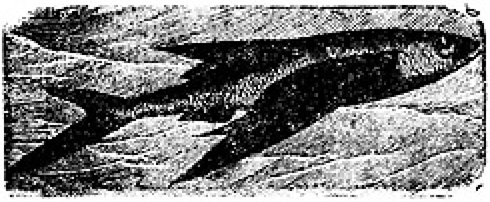
對於開花一次即死之植物，欲延長其年齡，不外防其着花而已。如百年茄南香（亦稱一世紀之植物），在墨西哥歷百年或十年即着花，在溫帶歷五十年始着花，是變更其境遇年齡可以延長也。同理如 Reseda odovats（木犀屬之一種）本爲一年生植物，然防其着花，則可延至兩三歲之久。

此外如欲使一年生植物歷二年之久，不外將春時播種者改爲深秋，或變更植物內部之組織以延長其年齡。如秋海棠之葉柄與葉身，至年終即枯死，苟切去其葉，則新葉由葉身發生，葉柄轉變爲小榦，如是可延兩三歲而不死。蓋其部組織已有變化，以適應此種生活，即木質系已膨大故也。他如多種植物，常因昆蟲棲止之故，生蟲瘿於其上，亦得延長其年齡，如橡樹花上之贅瘤是。

魚的空中飛行和陸上生活

幼雛

我們只曉得魚是水中的動物，一到陸地，頃刻就死，但是魚類中也有能在空中飛行，和在陸地上生活的。文魚和豹魴鮄一類的飛魚，胸鰭發育得非常之長，和尾鰭的根腳接連，所以能夠飛行，去避海豚類一種動物的追捕。文魚（Cypselurus agoo）通常飛出水面，約有一尺到四尺的高，二三百尺的遠；出水時間，約在三十秒左右。但是他的飛行，還是借用跳躍出水時的推進力向前飛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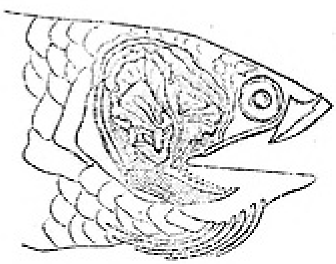
(1) 文魚

是像鳥翼的振動，在空中動作？觀察的人，却都各執一說。據最近的說，這魚跳出水面，胸鰭能自由扇動而進行，正和鳥類的翼子一樣。



(2) 在陸上的攀鱸

攀鱸（Anabas scandens）乃是鱸的一種，產於印度緬甸馬來地方的淡水中。魚體扁平，長約自六寸半至七寸半。他能用胸鰭當腳，爬行地上，把臀鰭尾鰭的刺頰支撐他的身體。有說此魚能攀上椰子樹，或者不好相信，但是他們確能從河灘上爬起來，攀在蘆葦上。此魚每當水流乾涸須尋覓新居的時候，就爬上陸地來，在陸地上他並不用鰓呼吸，他的上咽頭骨間，有薄板狀的摺片，頭部兩旁，有一個空穴，通到下面的鰓室，此處包了極細嫩的皮肉，轉上許多的血管，可以代鰓呼吸空氣。第四圖所示，便是攀鱸上咽頭骨的



(3) 攀鱸的頭部（除去鰓蓋）

全部。

跳鰕虎產於西部亞非利加的斐萊蘭島及寨倫島；胸鰭也很發達。他們能在泥中跳躍，和蛙一樣，比在水中游泳還要來得便利，很不容易捕捉。他不但能發上陸，而且能發爬上樹枝。靜止的時候，他常把尾端浸在水中。因爲他的尾鰭，有網狀的血管，能代鰓去行呼吸的作用，所以在樹上可以很長久。胸鰭尖端，又生有蹠蹼，作用和人的手指相同。他的腹鰭，在休息時候，支持身體；攀附樹上的時候，發有吸盤的作用，爬上樹去不致於會滑下來。



(4)攀在樹上的跳鰕虎

雨樹

小青

雨樹在祕魯國(Peru在南美洲)裏，生產最盛。這樹有奇妙的功用，雖在極乾燥的天氣，也能從他的枝葉上面，繼續不絕的落下雨來。因此，這樹對於農業方面，很有用處，譬如少雨的地方，農產物都苦於雨水缺乏，若能移植雨樹，自然有相當的功效。所以近年中一般樹藝專家，都大登廣告，發售雨樹的幼樹。據聞這一項營業，很爲發達，而採購這雨樹的地方，大概以澳洲(Australia)少雨的區域居多。

雨樹的發見，爲時已經很久，從前一般旅行家的紀載裏面，往往有這個名詞。但從前的產地，不止一處，如東印度卡納立羣島(Gonary Islands在大西洋中，非洲之西北)，及格尼(guinea)，在非洲西部)等處，都產生雨樹；現今却只有祕魯一處，產得最多，那裏差不多成爲雨樹的特產地了。

現在試把雨樹所以能下雨的理由申說一下：大凡植物的根莖伸入了地面，都能把泥土中的水分吸收上來。這水分吸起之後，一直通達到他的枝葉之上，然後化成一種人目瞧不見的氣質，——在科學名詞上喚做「水汽」(water vapor)——散入空氣裏面，但空氣中所能容受的水汽，也有一定的限度，假使那植物所吸收的水量過多，水分達到枝葉上面便也不能盡數化汽。那時枝葉上因為水量的發散，便凝成一顆一顆露珠般的水點，等到水點多了，凝集不住，勢必要垂滴下來，這時候的情景，就和天然的下雨沒有兩樣。

植物上水分的發洩，大抵在夜間或是在陰黯多霧的天氣；雨樹卻是例外，他在日中或乾燥的天氣也許能發洩下雨。雖則如此，若把他植在乾燥的泥土之中，便也不能希望他下雨。原來雨樹的下雨，也逃不掉物理的定律；假使他託根的地方，乾枯坼裂，沒有水分可以吸收，那末，除非他有神秘作用，當然是不能下甚麼雨的。

鯨魚的新研究

小青

英國大學教授桑卜遜，是世界有名的海水動物學專家。他近在倫敦皇家學會內演講，講題是鯨魚遠祖的研究。據他考究的結果，說鯨魚的遠祖，實在是一種四足動物。當時他們能夠在陸地上行走，真像現在的海狗一般。但因地位的變遷，他們的兩隻後足，便漸漸的磨去，而前部的兩足，也變成鰭了。

葉片攝影法

P

攝影必定要用鏡箱，獨有葉片，可以直接攝成，而且比用鏡箱更清楚。因為葉片十有九種是透明，陽光可以穿過的；所以只須用一個尋常攝影用的曬夾，先把葉片放在玻璃上，然後再把燈光紙或他種感光極速的紙，照平常方法，緊貼於葉背，就可以印出一張紋脈清楚的反影葉片。若要印正影的葉片，也不過多費一次手續，先用乾片印成反影，再由乾片照常法印起來，就成正影了。



常識談話

食物之營養及消化

Y L

動物性食品與植物性食品

吾人之食物，取自動植兩界。動物界之食物，以禽獸魚介卵乳等爲主；植物界之食物，以穀類根類野菜果實等爲主。此兩界之食物，莫不有營養素；其由消化器吸收而入於組織之內，作用亦無不同，惟其成分不無差異；動物性之食物，大都富於蛋白及脂肪，而少含水炭素；植物性之食物，則含水炭素有餘，而蛋白脂肪較缺。此外尚有一差異之點，卽動物性蛋白較植物性蛋白易於吸收是也。

混食之必要

所謂混食者，謂植物性食物與動物性食物混合而食也。欲使營養狀態善良，不可不於蛋白、脂肪、含水炭素之三養素，採得適當之分量；而欲自一種食物採得三養素之適當量，其事至難。故吾人之食物，宜由動物性食物以採得蛋白及脂肪，由植物性食物以採得含水炭素，如是則三養素皆得其宜；此混食之所以必要也。

食物之營養價值

食物雖有種種，而要以適於營養爲主，故其成分是否含有蛋白脂肪含水炭素等，固不可不知，而尤當熟察此等養素，是否能適於營養。譬有一種食物，其中固富於蛋白質，但消化器不能吸收消化，則仍無效益可言；此猶守財虜窖金稱富，金雖多而不爲世用，乃與瓦礫無異。故採食物者，不可僅惑於分析表，對於含有養素之營養物，不可不先察消化器內是否善能消化或吸收。就多種食物比較其營養價值，宜於成分與吸收二點並皆注意。例如麥飯與米飯比較，米之蛋白含有量僅爲六·五八%，大麥則爲九·九%；然自消化器所吸收觀之，米之蛋白，被吸收者七九·三%，麥則僅四〇·七%耳。故米之蛋白量雖少，其營養價値不能不謂其較大於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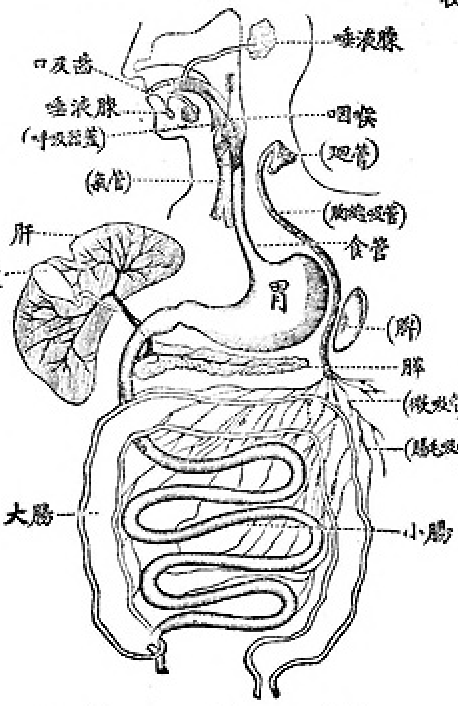
嗜好品

食鹽、砂糖、醬油、醋、椒、酒、菸等食物之香味佳好或

專為嗜好用者，謂之嗜好品。蓋所以增佳香味刺戟舌之味覺，使消化液之分泌可因之而盛。然加之過度，則非徒無益而轉有害，此亦宜注意者也。

食物之吸收

吾人所食之食物，蓋入腸胃後即營消化，由胃壁吸收入於血液，以養身體而持續生活者也。使無消化吸收，雖有美味，亦無裨於身體；故消化器之健否，關係最巨。若不注意於養生，而自竭其消化器之作用，僅於食時用健胃藥或消化增進劑等以求補救，則大非所宜。又胃腸之狀態，亦有並非疾病而不能吸收一定之食物者；如初生兒雖係健全，因其消化器未會分泌消化澱粉用之消化液，故與以含有澱粉之食物，不能消化，既不足以養其身體，反因異常之分解而有害於健康。



消化器

腸胃雖健全而因食物之種種事情，消化吸收之度，遂以不同。如肉中之蛋白質與豆中之蛋白質，雖同為蛋白質，然肉中之蛋白質，其消化吸收，常較豆中之蛋白質為易，此蓋因其構造不同之故。豆之蛋白，周圍有木纖維之被膜，足妨消化之侵入，使蛋白與消化液不易接觸；反之肉之蛋白因無此種被膜，故齊與消化液合，消化良否之分，即由於此。

同一食物，新鮮者與乾燥者或鹽漬者，其消化之度亦異，大抵新鮮者常易消化。又同一食物亦因切片之大小而異

其消化之度，雖大片者自宜細嚼，然終以細片者消化較良。如馬鈴薯之磨碎成粉者，其蛋白質之吸收者八〇・五%，不消化吸收而由大便排出者九・五%；若切成大片，則吸收者僅六七・八%，而不吸收者乃至三二・二%也。

多食與少食，於消化吸收之良否，大有差別。少食則消化液之量足，故易消化；多食則否。且多食又有食物滯留過久之虞，因之起異常之分解，致其生產物為害於消化器。此外尤易起胃擴張之病，更造消化不良之原因。

吾人所食之食物，蛋白脂肪含水炭素三者，雖不可或缺；然一方過多，則足使他物之吸收不良。如食澱粉砂糖等之含水炭素時，同時多食脂肪，必且妨害前者之吸收。又味之美惡，亦關係於消化。蓋味美可以亢進消化器之分泌，善於消化；味惡者雖無不能消化吸收之理，但其時間不得不較長。

烹飪之必要

欲使食物之味美，不能不有賴於烹飪，故烹調而後食，決不宜斥為奢侈無益。若美食而有惡味，是謂不知食物之利用法。而植物性食物，必須烹調而後食者尤多；且烹飪之功，并能殺附着於食物之傳染病毒及寄生蟲等，使之無害；存在於食物中之毒物，亦有因烹飪得宜而可以免害者。此烹飪所以為衛生上之不可缺也。

食物之溫度

吾人雖亦能以七十度之熱物與零度之冷物，入之於口，然過熱過冷者，均有害於齒牙，且足損胃，故以不食為宜。其最適當者，為與體溫相等之溫度，卽三十七度是也。然食物之溫度，亦與味大有關係，如湯類之味，須稍熱者方美，故不可不略高於體溫；由是可知其反面亦有須較體溫畧低而味方美者。要之凡百食物之溫度，不必強之使近於體溫，唯至高不可超過五十度，至低不可降至十度以下耳。

食物之危險

食物之危險，不可勝述，有毒物與腐敗物外，不消化而粗大者，亦有損害腸胃之虞。又起腐敗變化時，隨之而起之細菌，不可使入腸胃，致更益增殖，而發生胃加答兒。此外傳染病毒與寄生蟲，尤為吾人所最宜注意。此二者多自動物性食物而來，而尤以肉類為最多；植物性食物，無含傳染病毒者，寄生蟲則以用糞便為肥料，故植物較動物為多，故宜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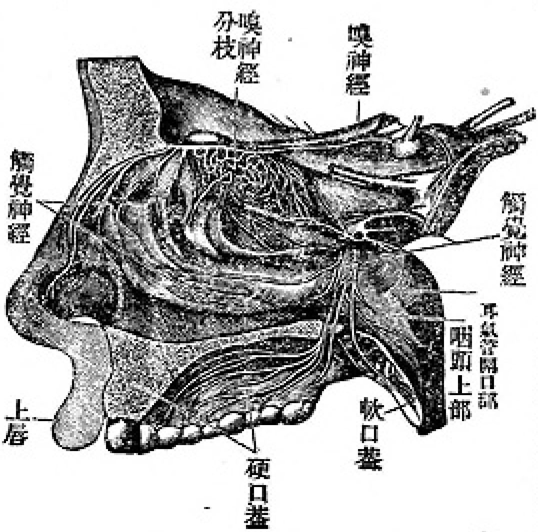
淨而後食之。然植物性食物，其危險實較動物性為少也。

嗅覺

蘭翁

鼻是司嗅的機官，人人都知道，不須多說的。但鼻的職司，卻不專在嗅，此外還有別的種種職司。最顯著的，像呼吸，發音，說話，處處都用得到鼻，有時他還幫助味覺，使我們知味，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

鼻所以能嗅，就因鼻孔裏面有許多嗅神經 (Olfactory nerve) 的緣故。原來鼻孔的全部，有一種薄膜網着，在這薄膜上面，就伏有無數嗅神經的根端，——但並不是密布在膜的全部。有時若有含氣味的空氣，吹進了鼻孔，和薄膜接觸，那嗅神經的根端一受刺激，便即報告到腦府裏去，因此我們便有香臭的感覺了。



鼻腔壁

鼻孔中除了嗅神經外，還有別種神經。那些神經，也是一樣很靈敏的，並且也各有輔助鼻官的專責，使鼻官能發行使他應有的職司。譬如有時鼻孔中受了刺激，或有空中的浮塵飛散進去，那些神經，便立刻要發作起來，使我們打嚏。打嚏的作用，就是要把那浮塵或別種物質，從鼻孔中驅逐出去，不使他留在裏面，妨礙鼻官的職務。

若論效用，我們人類的嗅覺，是實在五覺（視、聽、嗅、味、觸）中較小的一種；這就因嗅的能力，不能及遠的緣故。雖則也有嗅覺較強的人，能比較的及遠；但若和較下等的動物比較，那就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動物中像犬、鹿等等，都有很敏銳的嗅覺。如犬能依足跡去追尋數英里外的人或

獸;能却更強,能憑着空氣中的臭味,預知數英里外獵人或別的野獸的蹤跡;那都是人類所遠不及的。

味覺

繭翁

味覺和嗅覺,是有相互的關係的。當我們辨味的時候,本是味覺的專職,然嗅覺也盡一部分的力,來輔助他,不過我們不大明白,都以爲辨味是味覺單獨的功能。祇看我們患感冒傷風的時候,鼻子一塞,食物的滋味,也因此傷失或減少,這就是味覺和嗅覺連帶關係的明證。

我們的舌頭,是司嘗味的主要機官;但喉部和上齶,也分任嘗味的職司。舌喉齶三部,所以能辨味,也和別的機官一樣,因爲有神經根端適接在三部的緣故。但神經在三部上的分配,並不是一律,也有稀密的不同;最稠密的,便是在舌的後部。因此之故,我們服苦藥的時候,若把藥放在舌頭的前部,要比較的少嘗些苦味;這就因前部的神經稀些,故感覺的能力,也沒有後部那樣靈警。其實舌頭前部的神經,不但稀少,並且隱伏很深,而隱伏最深的地方,就是舌尖。所以據一般人說,我們卽使把舌尖割去,而於嘗味的功能上,也不致於受甚麼影響的。



舌的構造

現在再說我們嘗味時候的情形:大凡食物進了口中,並不是直接發生感覺的;必先待口液的介紹,使那食物和嘗味的神經接觸之後,然後纔發生嘗味的感覺。若論嘗味神經的功用,簡直可以稱他做胃部的「稽查員」,因爲不論甚麼東西,

在進胃部之先，都須經那神經的審查和選擇。但觀舌頭前部的神經稀，後部的神經密，就可知因舌頭後部的地位，相近咽喉，食物到了那裏，立刻就要過關下去，所以不得不防範得格外嚴重些。照這樣說，味覺的職司，很是明顯；就是把進口的食物，先下一番審查，然後將審查的結果，或好或歹，報告到腦府裏去，聽憑腦府的裁奪。但有時那神經若和難受惡味的東西接觸，他也許有專擅的權，就是不待腦府的裁奪，直接把那惡味的東西從口裏驅逐出去了。

花香的作用

豳翁

凡花大概都是有香氣的，但花的種類不一，故香味也各各不同。花的香氣，就是花的本身上有一種油質，這油質發散開來，混雜在空氣裏面，一觸着我們的嗅覺，我們便覺得香了。這含香的油質，很容易發洩散揚，所以在科學名詞上喚做『飛油』(volatile oil)我們明白了這層，便可知婦女們在化妝品上所常用的香精和香水，就是從花上提出來的飛油。但我們現在既知道飛油的性質，那末應用的時候，應得小心收藏着，不可把瓶塞鬆開，以免香氣走洩。

現在要說到花香的作用了。在一般人想來，花香的作用，似乎專供我們人類的玩賞的。其實不是。他們的香，有他們本身的作用，這作用不是別的，就是傳種。植物的傳種，大概是靠託他們所結的子，這是大家知道的，花也是這樣。我們要研究花香在於傳種上的作用到底怎樣，不能不先把他們結子的情形，申說一下。原來花也是有雌雄的，像我們人類一樣。他們結子的工具，就是彼此有一種花粉；必須把雄花的花粉和雌花的花粉接觸之後，纔能結子傳種。但有時雄花的地位和雌花的地位相距很遠，花粉便沒有接觸的機會；這時就需要一種居間的媒介物替他們盡撮合的義務。媒介物中最普通的是風；風能把雄花的花粉吹引到雌花上去，或把雌花的粉吹到雄粉上去，使他們黏合結子。不過風的效力，只限於高大的植物，若低矮的花卉，或是隱避在叢木中的，風就不能行使他居間的義務。因此之故，就不能不另有一種媒介物，以補助風力的不及。這種補助的媒介物，就是蜜蜂；因蜜蜂的本旨，雖在採蜜，然他在無意之中，往往能把一種花粉粘在他的足上，傳送到別種花粉上去；所以蜜蜂在花的傳種事業上，實在有很大的功效。現在我

們應歸論到本題了。花香到底有甚麽作用呢？這答語很簡單明瞭，花香的作用，就是引誘蜜蜂。因爲蜜蜂雖喜歡採蜜，但他的目光不遠，勢不能發普徧，因此造物便特地使花有製造飛油的能力。這飛油散在空中，化成香氣，去招引蜜蜂，蜜蜂途能發尋香而至，爲他們傳送花粉，完成他們結子傳種的事業。照此看來，花香對於他們的本身，實有很大的作用；若使我們不明白這層，只以爲是供我們的玩賞，或是滿足我們的嗅覺的用，那豈不是大笑話麽？

歐美社交禮節

小青

爲友朋介紹之先，必須爲兩方面着想，擇其彼此相宜者而介紹之。

介紹之人，若爲男女，必先得女子之許可，而後爲之介紹。

介紹時宜引男子進於女子，不可引女子進於男子。

若同一屬性，則以社會上之地位爲衡，率以卑者引進於尊者。

凡人遇於彼此相識之友人家，而未經介紹，嗣後遇見，不得視作相識。

當甲乙二人同行於道，甲忽遇素識之丙，或丙亦加入同行，乙丙雖不相識，而甲初無介紹之義務。

凡用信函介紹者，宜附被介紹者之名刺，投郵筒郵寄，而被介紹者不宜親遞。

介紹信函不宜封口。

尋常晉謁之時間，宜在午後二時至四時之間。

凡因慶賀或弔唁而晉謁，宜在事發後一星期之內，過遲失儀。

會晤時如有數客同在，不宜久坐，最多不得逾半小時；如有女客先行，宜起立致敬。

晤談時如聞有他客屐止，勿遽興辭；必俟新客入室就座後，始能向主客鞠躬致禮而退。

會晤時不宜出視時計。

談時語聲宜輕，以清晰能聞爲主。勿狂笑，勿耳語，與人交語，宜注意其所言，目視其人，而不宜睒睒凝注。如有第三者談話，勿中斷其綱絡。談時勿逞口才；亦勿涉商務、政治、宗教等題。爲應酬計，對於流行之出版物，宜加注意，庶幾晤談時不致窮於應對。

家事研究

衣服經濟談

蘭翁譯

本篇所說的『經濟』，不是專指衣服的貴賤說的；也不是教人在衣服上過分節儉，把應備的衣服，勉強不備；就是說到我們對於衣服的服用一層，應得有適宜的方法，使他能適用耐久，然後纔不致於濫費。所以我們置備衣服的時候，選擇相當的材料，和定製合配的式樣大小，固然緊要，然而服用的方法，——像怎樣能保全衣服的顏色式樣，怎樣能使衣服久用不壞等等——也應得留意研究一下。後面所說的，就是關於保用衣服的幾條簡短的方法，請讀者注意。

外部的衣服　外衣脫卸的時候，必須掛起；一則免去縐摺，一則省佔地位。故臥房內必須置備衣架或衣鈎。

淺色或單薄的衣，和不是常穿的衣，掛的時候，還須用東西罩在外面，免受灰塵或與別的衣服磨擦。

已經蒙染泥污的衣，不可掛在空氣不甚流通的地方，否則受污之處，顏色未免變異。

內部的衣服　內部的裏衣，須注意縫紉，譬如臂肘膝蓋等處，應加襯雙層，縫鈕子的後面，也應襯墊數層，免得容易破穿；這一節於小兒的衣服，更須留意，又如新襪的襪跟和襪尖，應得先用線橫縫幾針，然後穿着，可保久用。

凡襪上或線結之衫褲上有了穿破的小孔，應得急急把他補好，不可因循耽誤。俗諺說：『在適當時候的一針，可以省却九針的勞。』就是這個意思。若見線結或絨結的衣物有了破孔，一時又不能補，可把肥皂少許，粘在斷線的頭上，不使他繼續鬆散開來。

洗襪應特別加勤，有足汗的人，更須注意；因汗能使襪線爛壞，又能變異顏色。新襪最好先洗一次，然後穿着，也可延長他的壽命。

毛織物　毛織類的外衣，每用一次，應刷一回或拍一回；刷時須順着毛，並應隨時壓平，不使他縐摺。若因縐摺的緣故須加熨燙，也應特別謹慎；熨時熨斗須重而且熱；還應用一塊厚濕的布，蓋在衣服上面。至於縫衣匠在熨衣時所用的襯墊或木板等等，都很便於熨

衣的用，也應置備纔是。

毛織的衣服很容易發生油光。要知油光的發生，大概有兩種原因：一，面上的毛爲着久用而壓平；二，毛上沾染了油污。因此修治的方法也分兩種：去油污的法子，須用亞摩尼亞水一茶匙，和在一夸脫(Quart)微溫的水中；然後用海絨醮水，抹在油光之處，輕輕磨擦，可去垢污。若因壓平的緣故，則可用硬毛的刷帶逆着毛刷，使壓倒的毛重新竪直起來。

毛織品最宜注意的，就是防蛀。所以當預備裝入箱內的時候，應得將衣物在日光中曬過，然後仔仔細細的拍刷一回，再用布包好入箱。這時箱子裏面也須注意，有沒有蟲卵存留其間，原來蛀蟲的害處，不在已經長成的大蟲，却在纔經孵化的幼蟲。幼蟲是大蟲產卵而變化的，故第一要點，不使箱內有蟲卵存留。有人說柏木(Cedar)的箱子，可以免蛀蟲進去；但若有蟲卵帶進了箱子，却也不能阻止他不孵化的。

絲織物　絲織物上的灰塵，應用絨布拂拭，或用乾淨的軟毛刷子輕輕刷去亦可。若有縐紋，只可壓平，切忌用極熱的熨斗熨燙；因熱力能使絲縷脆斷，且易傷害顏色。

絲織物上的油光，可照上邊的方法，用海絨醮亞摩尼亞水洗去，或用壓捺的方法亦可。

凡絲襪和絲綢的裏衣，應得勤加洗滌；這也可增加他們服用的時期。

靴鞋　靴鞋必須大小合宜，合脚的靴鞋，不但適意，而且好看，經穿。靴鞋的材料，必選上品，廉價的皮革，反不經濟。

每人最少須置鞋兩雙，以備更換，且可久用。脫却不用的時候，宜用木楦插入鞋中，保持他的式樣。

靴鞋應時常潔淨，且須抹拭光亮；因皮革最忌乾枯，若能潤澤，自然經穿。

洗刷帆布鞋的時候，必須把鞋裝在楦上，免他受濕縐縮。洗時先用肥皂和水，俟污點既去，再上白粉。

潮濕的靴鞋，應得使他漸漸的吹乾，切忌用火烘日炙的方法。乾時也宜用楦，或則用紙團塞在鞋中。

雨天的靴鞋，最好用樹膠的套鞋套在外面；因鞋上的線受溼，容易損爛。

鞋跟若有欹斜，急宜修補。須知凡穿了破跟的鞋，不但傷

失鞋的全部的式樣；而且使足樣改變；有時因行步的失宜，就使身體上部的神經組織，發生變動，也許因此而傷害康健；那眞是大不經濟了。

洗衣　洗衣的時候，也有幾條應當注意的條件，附在後面：

晾衣時所用的繩子和鉗子，必須潔淨。

同樣的衣服，晾在一起。

晾衣時衣服都應反面向外。

凡白色紗布或棉布的衣服，應曬在日光下。

凡有顏色的絲織物或毛織物，應晾在陰處或屋內。

線結或絨結的衣物，應晾在屋內。

日光對於我們的衣服，有下面所舉的幾種作用：

能使白色的紗布或棉布，越發變白。

能使毛織物收縮和堅硬。

能使白色的絲織物或毛織物變黃。

能使顏色減退。

除此以外，氣候的猝變，也能使毛織物收縮和堅硬；不論甚麼的熱力，也能使絲縷變脆，且傷顏色；這都是居家的主婦們不可不注意的。

魚類食品製造法

雲凌

(一)魚鬆　製魚鬆，宜先擇佳良之原料，普通以大鰱魚爲最佳，大青魚次之。將魚去鱗，除雜質，洗淨，用大盤放蒸籠內蒸熟，去頭尾皮骨細刺，取淨肉。先用小磨麻油煉熟，投以魚肉炒之，再加鹽及紹酒；焙乾後，加極細甜醬瓜絲，甜醬薑絲，和勻後再分爲數鍋，文火揉炒成絲。火大則焦枯，或成細末矣。

(二)五香燻魚　取多脂肪之青魚或草魚，去鱗及雜碎，洗淨，橫切四分厚片，晾乾水氣，以花椒及炒細白鹽及白糖逐塊擦擦；醃半日，即去其滷，再加紹酒醬油浸之，時時翻動。過一日夜，晾半乾，用麻油煎好，撈起，將花椒大小茴炒研細末摻上，安在細鐵絲罩上；炭鑪內用茶葉米少許，燒烟熏之，不必過度，微有烟香氣即得。但不宜太鹹，鹹則不鮮矣。

(三)糟魚　冬日取鯉魚青魚，去鱗及雜碎，用花椒炒鹽，擦遍，置缸內醃之。數日一翻，經月餘起滷晒乾，正月內即可截成塊，先將燒酒抹過，再將甜糟略和以鹽，一層糟，一層魚，

盛於甕內，封固。俟夏日取出蒸食，味極甜美。如魚已乾透，至四五月間，則不用甜糟，只用好燒酒浸沾，盛於甕內封之，亦甚鮮美，且免生蛆生霉等患。

(四)風魚　用大鯽魚，勿去鱗腮；下挖一洞，掏去雜碎，塞以生豬油塊大小茴香花椒末炒鹽等，塞滿腹內，懸於通風處陰乾。食時，去鱗加酒少許蒸之。製時宜在冬日，至春初以之佐酒，肉嫩味鮮，若至二三月乾透，則肉老無味矣。

病嬰之營養

宗良

嬰兒柔弱有病日就羸瘦尩弱者，當如何營養之以圖挽救？此一極重要之問題也。吾人須知嬰兒之罹重病，十九由其食物不適宜而來，且在初生之數月內為尤甚。如壞血病(Scurvy)佝僂(即尩弱)等病，皆由於初生六七月間食物不宜營養不足所致。而其病之成也以漸，其間必經過一時期；嬰兒在此時期中，面色灰白，形容清癯，筋力軟弱，體重較健全者應有之分量減輕三四磅，手足常冷，皮膚乾燥，牙齒時時發生而不息；如脫去其小衣，則見其腹部凸起，若甚膨脹，此乃積食不化虛氣內充之徵；其臀部發紅腫色，乃由排洩大便困難或瀉痢所致；凡此病象，不一而足；究其故，非由於其食品缺乏滋養料，即由於食品雖有滋養料，而嬰兒之胃腸不能完全消化也。

婦人管理嬰兒之座右銘，為『刻刻留意。』蓋嬰兒於罹病前，必經過食物不適氣力萎頓之長時間，故平日嬰兒之飲食起居，須刻刻留意，乃能防患於未然。而乳質良否，與其要素之充足與否，最宜時時考察。如人乳不足，或不宜嬰兒營養時，則須以別種食物補充之或代替之。此補充或代替之食物，有宜於甲兒而不宜於乙兒者，有甲兒宜多食而乙兒宜少食者，為父母者，於此當慎重研究也。

為母者覺自己之乳不能滋養嬰兒而即斷乳時，大都先代以鮮牛乳，而嬰兒之因此致病者比比焉，此非牛乳之害，乃處治之法失當故也。蓋常人心理，以為牛乳之滋養力，總不及人乳；故嬰兒一旦離母乳而飲牛乳，其母惟恐嬰兒滋養不足，好以過濃過多之牛乳，時時喂之；而乳汁之清潔與否，又鮮注意，於是嬰兒之病來矣。須知喂嬰兒之鮮牛乳，必沖至極淡薄，若欲以滋養力等於人乳之多量牛乳喂之，非嬰兒之小腹所能容受所能消化也。又有與此事同一重要

爲母者所不可不知者，即多數稚弱之嬰兒，經對瓶裝牛乳，雖沖至極淡薄，或夾雜他食物，亦不能進其口也。嬰兒多飲濃厚之牛乳，其結果除積滯不化外，又必至發吐，致所飲之牛乳之一部或全部嘔出，大受困苦。漸致大便頻繁，現綠色而變成瀉痢症，或變成大便閉結症；斯時之嬰兒，因腹中常痛，時時啼哭，其體重初則停頓不進，繼則漸漸消瘦，甚至於不可救藥矣。

母乳不足營養嬰兒時，當立行斷乳，切勿遲延。惟繼續之代品，就人工所製造者選擇之，自頗不易，則不如舍此而別求一穩妥之法。其法維何？因另雇乳媼是也。嬰兒食物，總以人乳爲最適宜，故因食不良之母乳或牛乳及他種人工製造品，以致羸瘠尩弱，甚至病象已纏綿六七月者，苟雇一壯健之乳媼，從新哺以人乳，即不難補救之。惟嬰兒慣食他物已久，一旦從新哺以人乳，必覺格格難入，則先命乳媼擠出乳汁，和麥粉或豆粉沖開水喂之，此所以使乳汁易於消化也。漸漸直接哺之，當能就範。惟此時若無力雇用乳媼，不得不另覓他種食物，以爲嬰兒生活之資，則尙以牛乳爲妥。嬰兒不十分幼稚及無病者，須食極精良清潔之鮮牛乳，若嬰兒極幼稚而又羸弱者，則食鮮牛乳，易滋流弊，此時當食煉乳或乳粉等，俾嬰兒薄弱之胃腸，能容納而消化之；迨嬰兒強壯，則可於煉乳中參加鮮牛乳，至嬰兒確已壯健，則不妨全食鮮牛乳。此三種乳質之功效，雖不及人乳，然養活世上嬰兒之數，實已不少。此外用麥芽汁亦可，惟預備略嫌費時；如用煉乳，須略加麥粉或豆粉於其中，一以助消化，一以增滋養，如用乳粉，則無須加入他物也。

兒童癬癩療治法

M L

癬癩爲小孩時代最易傳染之皮膚症，蓋皮膚能吸收體面之物質，能分泌及排泄體內之廢料，又有散熱之作用，以調節體內之溫度。所以生癬癩之原因有三：一因肌肉之一部分，動作衰弱，致沾染毒質，因而發炎；然此頗鮮見。二由於血中所挾毒質，積於皮膚中，致發炎而成癬癩。血中所以含毒，雖有多種原因，然不外乎消化器之不良；蓋多食不適宜之食品，或僅食含有一種滋養料之物，則易於不消化，致血中含有毒質。

食品之中，含油脂及糖類多者，小孩多食，易生癬癩。蓋以

其不易消化故也。

其第三原因，頗難明瞭。多數醫生；咸以爲此等孩童之生癬癩，出於特別，非特飲食及醫治皮膚表面所能愈，倘能使不蔓延，則癬癩經過一定之時期，自然能愈。但此種固亦鮮有者也。

初患癬癩，必先考察所飲乳汁之成分，並留意食品之是否妨礙衛生，一面用藥療治，使不得蔓延。若素來健康之孩童，忽患此症，則必由於食品之不良，或由多食，或由乳中僅含一種滋養品，或由睡時受猛烈之刺戟而失眠。癬癩所生之處，多在頭額、耳、鼻、及臀部，又有一部分生略乾硬之癬癩，同時生流膿漿者於他處者。所生之處必發炎，有能消滅於二三日後者，但必愈而復發。小孩無知，往往以手甲搔之，遂起膿泡。又有因外界之刺激而發生癬癩者，則由於衣服；以羊毛織品作裏衣，實爲癬癩之媒介。其治法當去其刺戟品，而敷以鋅養及澱粉所製之軟膏。

癬癩之起於前述第二原因者，醫治之法，當減少小孩食物之分量，及規定其哺乳之時間。乳兒若患癬癩，當先注意母乳中所含糖類油脂之分量。如小孩時有煩躁不寧之狀，哺乳之前，似極飢餓，卽哺乳之後，仍覺不饜，作求食之態，其實非飢，乃渴使然。又小孩屢吮手指，時有口涎，氣似噎逆，呼吸混濁，是爲母乳中含有多量糖類之特徵。欲減少之，法當使其母少食有澱粉之食品（如番芋麵包豆類菜類穀類），而暫時代以多蛋白質之物（如肉及雞卵等），卽小孩癬癩已愈，其糖類亦祇可逐漸增食，使小孩所食之乳，含有適當之糖類。如因多食油脂而生癬癩者，則無前述之病狀；但先爲瀉泄，至後則大便閉結，初必壯健，繼乃疲乏無力，終至於瘦弱。

初發生此症時，其爲多食油脂，或多食糖類，或兩者兼有，或食物過度，殊難辨別。必須默察小孩之病狀，及考察其母乳中之成分。大凡食物過度，則消化器不良，頭上出汗，兩頰發赤，呼吸短促，是爲多食之徵。故素健康之小孩，遇有此種現象，當留意其母子之狀況，并考其乳質中所含糖類與油脂之量，是否適當。若油脂較多，則不可食脂肪蛋肉等，并規定其哺乳之時間，使胃中之食品，盡行消化。哺乳之前，先飲以大麥汁或沸水一二盎司，並加少許之石灰水更須留意小孩所食之量，不使過度；或以十粒至十五粒之炭酸鈉水

素，溶解於大麥汁，每隔二十四小時，於哺乳前飲之，當可治愈。倘已斷乳之小孩患此症時，可規定其所食之油脂糖類；最妥善之法，飲以去乳皮之乳，幷依其年齡，飼以大麥粉；通常以一盎司半之麥粉作二十四小時之食料，其中又加以二十至二十五粒之炭酸鈉水素，而不令食糖類。及癖瘤既愈，乃飼以少許乳酪及糖。

表面診治，其效甚尠。軟膏外用藥水藥粉，不過用以止痛，或作保衛之用。鋅養及鉛粉所製之軟膏，但可用以防擦傷。凡司林以能刺戟皮膚，故不可用；水亦不宜多用。最妥以橄欖油洗發炎之處，而衣以細麻布之裏衣。

家庭養蜂談

艾耆

蜂能自行覓食，毋庸飼之；售其釀成之蜜，又可獲相當之利益；成本輕而獲利巨，婦人之副業，無有善於此者。

蜂以羣計，每羣自一萬至三四萬蜂不等，每日出外採蜜；故養蜂時第一當知者，爲附近之花木是否繁茂；附近之居戶有無養蜂者。花中含蜜最多者，爲桃花、菜類、蜜柑、瓜類、蕎麥、野菊、枇杷等；自春至秋，次第開花。至最適於養蜂者，爲山間谿谷之地方，可以養五十羣。若花少之地方及郊外，至多只可養十羣，利益較少；與其視爲專業而經營之，不如視爲副業之得利也。

蜜蜂宜向有信用之店購之；器具除必要者外，餘可俟經營得利後，逐漸添置。至蜂之種類，以西洋種爲佳；西洋種之中，尤以意大利種與加利福尼亞種爲最佳。意大利種無花時亦出外勤作，易成大羣，花木繁茂處飼之最宜，蜜之消費量亦多；惟有一缺點，卽蜜不足時，飼主反須以蜜飼之。加利福尼亞種，動作較前種爲劣；然動作時堅忍而周密，無缺蜜之虞，且富於耐寒之力。

購入之第一年，不採蜜，至第二年始採之。採得之量，視花之多少蜂之衆寡飼法之優劣而不同；普通每羣可採蜜六百兩至一千兩不等。蜜蜂至第二年則分封，每一羣可分爲二三羣；明年每羣再各分爲二三羣，則變爲八九羣矣。新分之第一年，不採蜜。

風俗調查

安徽壽縣婚喪禮俗談

竹俠

(甲)婚姻　兩性聯姻，先由男家或女家請媒前往說合，說成後，擇日過禮。其禮物貧家用紅綠布各一疋，小禮書一對；富家用紅綠紬各一端，金銀首飾數件，絕無用銀錢者。女家回禮，大都為尚書一部，硯瓦筆墨數件；間有回靴帽及他物者，然不多覯。迎娶之日，由男家擇定，倩媒送赴女家；女家既允，男家再備做成單夾棉衣數套，簪環首飾數件，及雞鵝魚肉之類，先期送往，女家嫁女之日，即以是衣衣女。妝奩隨女家貧富而異，貧者可毫無妝奩，富者至多不過雙箱、雙櫃、桌椅粗具而已。女子至男家之次日，或兄弟，或叔伯，前來探望，男家祇須略備茶點應酬。至三朝，為女子『開面』；開面之人，須由男家請夫婦雙全兒女衆多者充之。開面後，男女同至女家，謁見女之父兄戚族，女家留之飲食；男必先回，女則遲至日暮送歸，惟不及夜，因俗有『夜歸瞎婆眼』之說也。嗣後男女兩家各須辦酒，請各家之親屬，謂之『會親』。

(乙)喪葬　病人將氣絕時，子女先為死者穿好衣服，抬至堂中，放於板上；候氣一絕，即行入殮。殮時，祇至親知友來送；殮後，屋內必搭喪棚，門外懸白紙姓氏燈籠，是時凡有一面之交者，無不來吊。吊禮分親疏二種，均用錢紙（六寸方之煤頭紙，上鑿錢形圓孔），親者自十斤至數十斤，疏者自一斤至四兩不等。如此者三日：喪家必於此時請親屬知友，各穿素服；自門首起至喪棚止，每門各立一人；吊者進門，先將姓名書於門簿，書畢，旁立者向吊者一揖，將錢紙接去，送吊者至第二門，立二門者又向之一揖，如是遞送至喪棚，由立喪棚者贊行三叩首禮，禮畢，孝子出幃叩謝，再由立喪棚人揖送如前。三日後，如不出喪，即須閉殯，出喪之先一日，須請來吊之人會餐一次，名曰『開吊』。至日應請者，約七八人共送香燭四事一副，價值三五角不等，到者次日必須送喪，不送者則不來；然送者至少亦數十百人。喪家送者，孝子哭泣居棺前，孝婦哭送至門首為止，不得出門一步；俗謂孝婦一出門，則與喪家不利。來賓送者，居城則送至城門外，居鄉則送至本村外，由孝子向送者一叩即止。棺至葬地，即挖地成坑，撥土成

坟。葬後三日，全家男女須至坟一覽，謂之『復三』。復三後，喪家子弟，各穿孝服，分頭向來吊者門首叩謝；謂之『謝孝』，此舉多於夜間行之。謝孝後，遇週年及清明中元等節，率同家屬，買冥紙數斤，赴葬所焚燬；平日絕無在家祭祀者，惟過年於堂中供酒飯數盅，敬祖之意而已。

廣東大埔婚俗談

羅元審

(一)庚帖　女子既長，爲父母者，託媒作伐，以女之生辰，書之庚帖，交於男家，男家倩卜者推論其吉凶；如卜者以爲不吉，則姻事卽不能成。

(二)聘金　卜者曰吉，則媒妁往來於兩家之門，議論聘金，尋常大約在三百元左右；女家索聘金多，男家索妝奩亦多，聘金外又有蒸禮(三十元或二十元不等)酒(約三四甕)米(約三四石)各項。

(三)定親　聘金蒸禮各項，旣已議定，男家遂備辦禮物，送至女家，女家收後，姻事遂定。若定親後，女子未過門而死，名義上已成男家之婦，男家娶他女後，應與已死之女家往來。若未結婚而男死，男家則准女家將女另醮。

(四)迎娶　男家於結婚前一日，雇吹手花轎及辦雞鴨豬牛等物，送往女家，女家卽以所來禮物宴客。次日，將新娘及妝奩一幷送至男家。男家之親友，卽於是日登堂慶賀，同飲喜酒。

(六)拜祖　新娘入門後，與新郎同往祠堂謁祖，然後歸入洞房。

(七)換茶　旣入洞房，由喜娘傾茶二盅，送至二新人前，命各執一盅，互相交換，謂之『換茶』。

(八)鬧洞房　結婚之夕，洞房內花燭燦爛，二新人同拜花燭，拜牀公牀婆，然後夫妻交拜，妻拜夫主，賀客讀花燭文，恣意戲笑，鬧至夜分方散。

(九)拜堂朝　次晨，在堂中設客位，新郎先向父母尊長及冰人前，一一作揖，安位其上，然後與新娘雙雙下拜，謂之『拜堂朝』。爲父母尊長者，宜預備銀圓，候其拜畢，投於面盆中，名爲新人買田之用。

(十)轉面　新娘于歸後一月或半月，男家辦禮物着人送新婦歸寧，謂之『轉面』，亦有新郎同時往見岳父母者。

(十一)年禮節禮　凡結婚前一年之新年端節，及結婚

後一年之新年端節，男家均宜送禮物至女家『送年送節』。

若女子因中道失夫，或夫婦反目而再醮者，亦多有之。聘金在二百六七十元左右，其餘一切禮儀，概從簡略。惟女家多向男家索外氏金，多者至二三十元，常因之而起爭論焉。

此外又有『幼婚』之俗，女子生後一二歲或四五歲，（至大者亦不過十一二歲）卽嫁於夫家。統全邑計之，幼婚者實十居五六，成年婚嫁者，十僅三四焉。其故蓋由埔邑山多田少，生活艱難，而婚娶之費，至少須四百元，非貧苦之家所能堪，故多行幼婚以圖省費也。

直隸天津婦女求子的陋俗

曹錫綸

吾鄉婦女，若婚後二三年不生產的，求子的心，就非常之切，有燒香求神種種迷信的風俗。現在寫在下面：

（1）每年舊曆四月十八日，往娘娘廟去燒香，臨返的時候，在廟裏買一條帶子——或腿帶——就說是從廟裏帶了兒子來了。

（2）娘娘廟裏有一個泥人，名叫送生娘娘，手裏領着一個赤身露體的泥男孩；燒香的婦女若偸偸的將泥男孩生殖器吞下，說能生子。

（3）在廟裏買一個泥孩，給他穿上衣服，每天將飯擺在泥孩前；以後若是生子，就說是泥孩領引來的，所生的子要呼泥孩做哥哥。

（4）舊曆元旦夜間，向街中黑暗的地方，去摸磚頭——破磚——拾來放在炕上三晝夜，就能生子；倘若摸着狗糞，就是永遠不能生產的先兆。

（5）遇村中有死人的，棺頭擺着祭祀的點心；若偸來吃了，就能生子。

（6）遇人家出殯，將孝子摔腦盆底下的磚頭（出殯的時候，孝子在棺前碎一瓦盆，名曰『腦盆』。怕盆不能破，所以盆底置一磚頭）拾來放在炕上，也能殼生子。

（7）新娘子馬桶裏的花，戴在頭上，或喫了馬桶裏的點心，都能殼生子。

（8）遇做會——念佛經——拜花後的花，撿來戴在頭上，或放在炕上，也能生子。

以上八種風俗，都是聽着鄉間婦女們說的。究竟是那一種有效驗，却不能知道了？

民間文學

故事

大話老（廣東合浦）

從前有一個人，愛講大話，因此得了一個『大話老』的徽號。有一天，是他岳父的生日，大話老便和他老婆去喫壽酒。他穿的衣衫襤褸，人家都看不上眼，喫過晚飯，便拋他獨自一個在一所磨房裏睡覺。但那時天氣很冷，沒有被褥，怎樣睡得着？他只得把那座磨，用氣力磨些穀殼取暖。到了二更時分，聽得有人從裏面行來，知是他岳母來照看他，便連忙放下了手，倒在床上，裝做熟睡。他岳母推門一看，見他滿身流汗，睡得很熟，心中暗暗稱奇，就叫醒他，問了一遍。他道：『我穿上這件火袍，任是下雪結冰，都不怕的。今夜不甚寒冷，所以穿了這件衫，不免出了些汗咧。』

到第二日早上，他岳母把這件事，講給岳父聽。他岳父最怕的是寒冷，就拿出三百銀子，向大話老買了那件火袍。後來天冷起來，穿棉衣也捱不住，他岳父就解開自己的衣，穿上大話老那件火袍。誰知一些暖氣都沒有，冷得手僵心顫，急取自己的衫穿上；叫了大話老來，毒罵一頓。大話老把那火袍一看，大叫道：『可惜！可惜！把這件寶器弄壞了！你們不是把他洗了水嗎？』岳母道：『是的，我見他太骯髒，所以把他洗了一回。』大話老道：『水是尅火的，你拿他浸下水去，叫他怎能再顯他的本領？』他岳父連連稱是，也就不深究了。

過了幾日，他岳母來探望女兒。大話老便偷偷的從後門走到街上，買了許多熟食，回來在鍋裏藏好。坐了一會，他岳母正待起身回去，大話老便留着要她喫了日中（粵人稱午膳叫『日中』）去。岳母因說家裏有事，不能久待。大話老便道：『我家的飯和菜，是不用煮的；只要把那鍋蓋敲三下，叫什麼就有什麼咧。』說着跑進廚房，把鍋蓋敲了三下，就捧了許多飯和豬肉雞鴨出來。外母連連讚賞，問他從那裏得這件寶器。大話老道：『這鍋子是祖上傳下來的，當日買賣東西，足足費了一千塊錢；無論什麼時候，什麼飯菜，都可以隨意叫

出，所以我雖窮着，也覺得十分快樂咧。』岳母又讚賞了一會，方告別回去。他岳母回後，大話老又教了許多詭計給他老婆，預備騙他岳父一注大錢。

他岳母回到家中，把這事和丈夫說過，想把那鍋子買了來，既免逐日勞苦，又省些錢銀。第二日，他岳母就去和他商量。他道：『別人呢，就給我一萬元我也不賣的；但是岳母既然中意，就照本讓給你們罷。』他岳母連忙付了銀子，正要找人扛回。他道：『不行，不行。這件寶器怎放心得交給別人扛去？我和你令愛送去罷。』於是他夫婦倆就扛着那件寶器，慢慢的跟着岳母回去。

將到門口的所在，他老婆一咕咚跌了一交，那寶器就成了碎片；大話老拿起那棍子，把他老婆打得硬挺挺的睡在地上。他岳母看見，就大哭起來；說道：『沒了寶器就罷了，怎麼把我的愛女打死了呢？』大話老道：『你當眞要女兒麼？我就打活了她罷。』說完，把她打了兩棍，居然又活轉來，他岳母大喜過望，問他怎能殼有這種法術。他道：『我並沒有什麼法術，全是寶器的力罷！我這條棍子能打死人，也能打活人的。』說着三個人進了屋裏，他岳母又把這事從頭到尾，對他岳父說了一遍。岳父道：『我家有六個丫頭，天陰下雨的時候，都閒着，喫白飯沒事做。只要買了那棍子來，無事情做的時候，把她們打死，有事情做了再把她們打活，豈不省却許多米嗎？』岳母連連稱是，就向大話老買了那條棍子。

隔了幾日，果然下了幾天雨，他岳父就把六個丫頭都打死了；但後來怎樣打法，都不能打得活來。那幾個丫頭的父母，就告了他一個害命的罪案。這件事非同小可，險些命都不保。後來出了三千多銀子，方講和了。他岳父越想越氣，就把大話老叫來。大話老道：『我那條棍，只可打一個人死，打一個人活的，你把他打五六個，怎麼不敗事呢？』岳父不由他說，便叫兩個農夫，拿豬籠把他笠住，扛往河邊浸去。

到了河邊，兩個農夫正要把他拋下去。他叫道：『慢些！慢些！待我把我所藏的兩缸銀子說出來，你們去掘罷。我一定沒命了，別要埋沒了銀子！快去掘了回來，再把我推下水裏，還不遲呢。』兩個農夫，都有些心動，忙問藏銀的所在，大話老詳細說了。他們去後，大話老正沒法解開籠口，可巧有一個販牛客，趕一羣牛在那邊經過，問道：『你這位大哥，怎麼



歸在這豬籠裏』大話老轉身一望，見他的背駝腰曲，心生一計，答道：『因爲我腰曲，所以我在這裏把他拘直啊。』牛客道：『呀！你的腰已經直了？像我這樣灣的，也能彀拘得直麼？』大話老道：『一定得的，拘一點鐘功夫，就能直了。』牛客道：『這樣請你出來，讓給我拘拘罷！』因此放他出來，自己爬進裏面，大話老就縛住籠口，趕了他的牛走了。不久那兩個農夫氣憤憤的走來，大罵道：『你這個壞蛋，哄得我們銀子掘不到罷了，還要被黃蜂螫了一身。』說着，便把那牛客連豬籠踢下河中。大話老從此也就安分耕種，不敢再講大話了。

伍介石投稿

相罵本媳婦（浙江紹興）

從前一家人家，娶了個媳婦。這媳婦娶過來的時候，沒有別的妝奩，卻只有一箱子的書冊子，叫做相罵本，裏面講的，都是相罵（按越中土白，互相爭鬧，謂之『相罵』）的法兒。因此人家都叫她『相罵本媳婦』。她做了媳婦以後，一天到晚同夫家的人相罵，但是她很有爭鬧的本領，相罵起來，誰也敵她不過，因爲這樣，後來竟沒有一個人敢去惹她了。

有一天，鄰家的一隻貓，到他們家裏來偷魚喫，被他們看見，拿棍去打，一失手竟把那貓打死。那鄰家婆子是有名的潑婦，沒人不怕他的；他們曉得這一回禍事臨門了。果然那鄰家得知了消息，便上門來說：『我們這貓，是一隻「金絲貓」，祇要一聲叫，遠近老鼠都死掉；從前有人出過三千兩銀子，我家尚不肯賣；現在你們將他打死了，便應該怎樣賠償？』

那鄰家婆子是不好惹的。這麼一來，他們一家都急得面面相覷，不知道怎生對付。當下相罵本媳婦便挺身而出，說道：『你們不要着慌，讓我去交涉，包管那婆娘不敢多說一句話兒。』於是她立刻把相罵本翻開來一看，便問道：『他們家裏向我們借過東西沒有？』半晌，有一個人記起來道：『有的，不過是件不值錢的東西；就在二三年上前，他們曾向我家借過一柄斷柄鋒鐮，後來不知他們怎樣的失掉了，至今還沒有還我們。』她道：『好了，現在我們有法兒對付了。』

當下相罵本媳婦，不動聲色的走到鄰家，向那婆子說道：『鄰家婆婆！我家打死了你的貓，你要多少銀子，我們賠償

你就是了。祇是要問你一件事、你家從前借過我們的鏤鏟麼？」婆子答道：『是有的，是把斷柄的鏟鏤，如今已經丟失了。』相罵本媳婦便道：『。那可就尷尬了！你可知道這一柄鏤鏟是一件無價的寶貝麼？那鏤鏟柄是月亮裏的娑婆樹削成的。有句話道：「鏤鏟甩一甩，無米好煮飯；鏤鏟篇一篇，（篇即撥也）無米好煮粥。」統天下再找不出第二柄來，便是花了一萬五千銀子也休想買得到。你家的金絲鏤，有甚麼希罕！你先賠了我們的鏤鏟再說罷！』

這一席話，說得那婆子目瞪口呆，無話可說。相罵本媳婦還不肯干休；後來總算那婆子賠了不是，纔始了結。事後人家都說道『莫看輕相罵本媳婦，她有時倒也很有用處呢！』

WD投稿

歌謠

二十四

沙海沙，沙海岸上拜親家。打了個盹，失了匹馬；拿起馬鞭就趕他。趕到丈人家，又有酒，又有茶，紅漆桌兒抹布拉，（揩也）四個菜碟安放下，象牙筷子齊簌簌。隔窗看見個好小姐：紅紅的嘴，白白的牙，銀盆大臉黑頭髮，鍍金扁簪鑽玉花；鍍金耳環耳朵上掛；紅綢子大襖玉蘭花，綠綢子褲兒海棠花；紅緞鞋兒水仙花。回家告知爹和媽，典房賣地娶過她。

二十五

點着燈，掛起鐘，孫子唱，奶奶（祖母）聽。孫子打碎奶奶的小花碗，氣得奶奶抓腳跟！

二十六

撥燈棍兒打燈苕（？）；大爺娶了位大奶奶。腳又大，嘴又歪；氣的大爺儍發獃。『大奶大奶你回去，大爺好了你再來。』

二十七

花紅輪車就地滾；我是舅舅的親外甥。舅舅讓吾家裏坐；舅母見吾黑忿忿（怒色）不喫你茶不喝你酒，拿起馬鞭就是走。走在小路上，逢着小姐姐。小姐姐，切豆腐，切破手，告舅舅。舅舅舅不是好舅舅，鼻梁窪裏炒豆豆。

二十八

小姑娘，擦衣裳，棒槌擱在石臺上，衣裳晾在竹枝上。

二十九



拉鋸！扯鋸！姥姥（外祖母）門口唱臺戲。請閨女，待女婿；外孫女兒也要去，外孫小子還要去；一個耳刮打回去，打到毛坑喫屎去。

三十

豆莢兒，兩頭炸；明日後日住娘家。娘娘出來抱包袱，爹爹出來抱娃娃；哥哥出來瞅一眼；嫂嫂出來扭一眼。『不用你瞅，不用你扭，當日來了當日走。』

三十一

喜鵲兒，喈喈叫；明日後日有人到。『客人到了喫什麽呀？』『黃糕，豆餡，一口咬個蒜瓣兒。』

以上直隸宣化介貞投稿

三十二

俺娘從小拉扯（拉扯養育也）我，懷裏揣，袖子裏。俺娘沒錢賣了我。一賣賣到石頭莊，大米乾飯羊肉湯。爹看見，很喜歡；娘看見，淚漣漣；嫂嫂看見瞟兩眼。

三十三

人家的脚，也是脚；咱這個脚，也是脚。人家的脚，愈裹愈小愈好看；咱這個脚，愈裹愈大愈上膘。（上膘發胖也）騾馬上膘還好看，脚兒上膘最難瞧。一天東莊逛了一個廟，一夥子光棍把脚瞧。回家拿了一把切菜刀，這邊削，那邊削，一陣（即一霎時也）削的像辣椒。

以上直隸邢台賈仲投稿

三十四

月亮光光，打開城門洗衣裳。洗白白，洗淨淨，打發哥哥去學堂。學堂滿，嫁筆管。筆管通，嫁相公。相公矮，嫁螃蟹。螃蟹瘦，嫁綠豆。綠豆青，嫁觀音。觀音下來拜三拜，黃狗咬倒觀音帶。觀音帶上有個錢，買黃蓮。黃蓮苦，買豬肚。豬肚薄，買蓮角。蓮角尖，買馬鞭。馬鞭長，買屋梁。屋梁高，買把刀。好切菜，好切葱；一切切倒手拇公。一盆血，一盆膿。

以上廣東合浦伍介石投稿

三十五

打草鞋，買草鞋；今年去；明年來。三兩臙脂四兩粉，走到南京折了本。

三十六

梔子花，挨牆栽；揚州奶奶愛抹牌。贏了錢，心歡喜；輸了錢，把牌撒。叫丫鬟，倒茶來；叫爺們，擡轎來；再不抹你這混帳牌。



三十七

橘子皮,桂花香;打開城門嫁姑娘。姑娘姑娘不嫁的,留得屋裏爭罵的;姑娘姑娘不擡的,留得屋裏抹牌的;姑娘姑娘不走的,留得屋裏喝酒的。

三十八

三歲娃,會栽葱,一栽栽到路當中。過路的莫伸手,儘他開花結石榴。石榴肚裏一顆葱,早晨開花細蓬蓬。桃花開到二三月,菊花開到九月終。金橘子,賽芙蓉,好花還是月月紅。

三十九

三歲娃,會栽葱;一栽栽到河當中。過路的,莫伸手,儘他開花結石榴。石榴肚裏一壺油,鄉裏大姐梳油頭。大姐梳的盤龍髻,二姐梳的走馬樓。三姐不會梳,一梳梳個獅子盤繡球,一滾滾到黃鶴樓。

四十

黑白棗,白白棗,我在南京做買賣。賺的花銀子,討個花奶奶;我作揖,他不拜,見他娘的精使怪(?)。

四十一

年來了,是冤家。兒要帽,女要花。媳婦要勒子(?)走人家。婆婆要糯米做餈巴。爹爹要肉敬菩薩,一屋大小都喫他。

四十二

花花轎,八人擡,擡進府門來。哥哥背我上花轎,嫂嫂送我龍王廟。扯紅旗,放大炮,嗚嗚打打好熱鬧。

四十三

小小西瓜圓溜溜,挑擔白米上揚州。揚州愛我好白米,我愛揚州好丫頭。大我三歲我不要,小我三歲跟我走。瓜子臉,梅花脚,看你捨得捨不得?

四十四

正月正,麥草青,請七姑,問年成。年成問得梳櫳緊,前一梳,後一梳,梳得七姑笑呵呵。前一要,後一要,要得七姑騎白馬。七姑七姑要來早點來,莫候黃昏夜晚來。黃昏夜晚露水大,打濕七姑繡花鞋。

(註)七姑當係司荒熟之神,鄉民多於夜間奉祀。

以上湖北武昌劉劍安投稿

四十五

天上星,地下釘。路脚板,掛油瓶。油瓶漏,種赤豆。赤豆弗開花,種芝麻。芝麻弗結子,餓殺兩隻野雞頭。

四十六

我唱山歌娘妗聽：娘妗的灶頭鏟子冷冰冰。大鏟結雙烏
蕊吓；(?)小鏟結雙水紅菱；湯罐裏結雙浮萍草；灶前頭結
雙馬斑筋(?)。

四十七

新娘娘，新打扮；大紅鞋子綠鞋拔，跑一步，拔一拔。

四十八

小二二，拖鼻涕；拖到河底裏，拾隻金挖耳。

四十九

公公起來算帳；婆婆起來打醬。小姑娘起來梳頭，打翻油
鑒。看你的貨色那(ㄌㄚ)哼(ㄌㄚ)？(那哼卽怎樣。)

以上江蘇常熟愛眞投稿

五十

小黃狗，你看家。我到後園去採花。一朶鮮花未採了，雙雙
客人到我家。裏鍋來燒茶，外鍋炸芝蔴。芝蔴芝蔴你莫炸，聽
聽堂屋內大姊說什麼話？說的是：『新娘子會切麵，切在鍋
內一條綫；公一碗，婆一碗，兩個小姑兩半碗。小姑嫌少心不
顧；爹娘面前說長短：說的嫂嫂在碗櫥下層藏一碗，還打碎
一個小小紅花碗。公拿棍，婆拿鞭，新娘子嚇得叫皇天。大姑
說嫂你莫叫，難逃我倆四隻眼；小姑說嫂你莫哭，媽媽與刴
咬你肉。』

五十一

青萍兒，紫背兒，娘叫我織帶兒。帶兒帶兒幾丈長？三丈長。
把爹看，好女兒。把娘看，一枝花。把哥哥看，賠錢貨。把嫂嫂看，
活冤家。我又不喫哥哥飯，我又不着嫂嫂衣；開娘盒兒搽娘
粉，開娘箱子穿娘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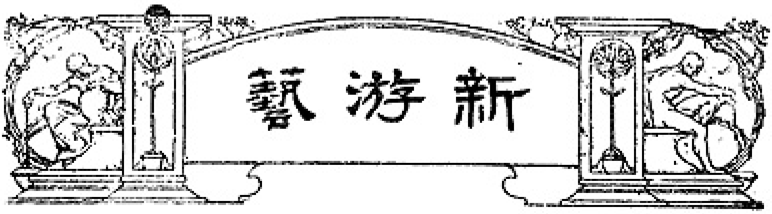
五十二

天上星，地下釘，丁丁當當掛油瓶。油瓶破，兩半個。豬銜草，
狗曳磨；猴子挑水井上坐；雞淘米，貓燒鍋；老鼠關門笑呵呵。

五十三

大雪紛紛下；柴米都漲價；老鷄滿地飛；板凳當柴燒；嚇得
床兒怕。

以上江蘇南京陳昌頤投稿



奪旗游戲

青

奪旗遊戲，是一種很有趣味的戶外運動，因爲其中一切動作，都是合小孩的心理和本能的。所以從事這遊戲的孩子，年齡可以不限；而且地位亦可隨便。不但如此，遊戲的人數也是多寡不論；例如每三個人一隊，固然不少，卽使六個人一隊，也不嫌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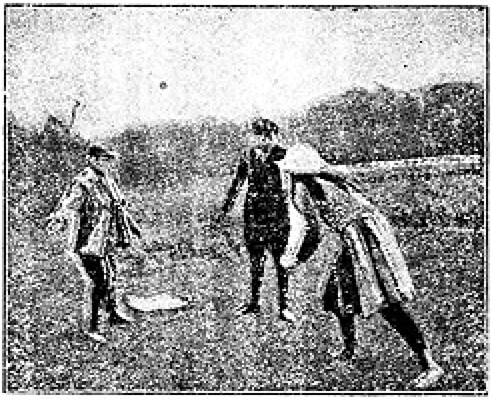
這遊戲中的設備，很是簡單，主要的東西，只須不同的國旗兩方，和石子十二粒够了。石子或石塊，可以隨地拾得；國旗的代價，也很便宜，若一時沒有國旗，不妨用兩方手巾來代替；或者用顏色在紙上繪成兩國的國旗，可以比較的興奮些。除此以外，最好預備幾頂異色的帽子，或幾條彩帶，作爲兩隊分別的標識，假使不能，至少須做成幾頂紙帽，或預備幾根羽毛，把毛染成兩色，舉行之時，甲乙兩隊的隊員，各將一色的羽毛插在帽上，用以辨別。

在舉行之先，第一，須把孩子們區分兩隊。區分的方法，主人或指揮人只須指派兩人做甲乙兩隊的代表，然後聽憑那代表們自由選擇。其次是劃界：就是在場地或庭院的中心，劃一條界線，作爲兩國交接的國界。在這界線的兩面，卽爲兩隊屯駐的地方。每隊各取國旗一面，石子六粒，將國旗鋪在隊員背後的地上，石子則壓在國旗上面。在國旗的後面再劃一線，喚做俘虜線，就是預備捉到了俘虜（敵隊的隊員）之後，使他站在裏邊。

界線既劃定了，國旗也鋪好了，兩隊的隊員就應得彼此排立在界線的裏面，預備攻襲。攻襲的主旨，是要趁著敵隊的不備，使一人或多人突過界線，去奪取敵隊背後國旗上面的石子（見1圖）。奪時每人每次只取一石，不可多取，假使奪石的人，在越界之後，直到將石子奪在手中，沒有被敵人捉住，他就可以平安回轉本隊。換一句說，就是石子一到手中，敵人就沒有捕他的權了。這樣一次，二次，直到把敵隊的六粒石子完全奪得之後，順手將他的國旗取起，就算得勝凱旋。但這樣的凱旋，實是難得；因爲除非敵隊的防守方法，次次失著，那末要想連一接二的奪得六石，却不是容易的。

現在再說失敗方面，譬如甲隊裏的一人，突過了界線，要想去奪乙隊的石子，但當他沒有走近敵隊的國旗，或者雖然近了國旗，石子還沒有到手的時候，就被乙隊的人捉住，他就要變做乙隊的俘虜了。那時他應遵守敵隊的命令，立在俘虜線（即在乙隊國旗後面的一線）的後面，伸張著兩手，等待本隊的人過來救引。（見2圖）。

假使隊中的一人，既然被敵隊擒住，做了俘虜，第二人就應設法去救引。救引的法子，和奪石子時彷彿。（見3圖）也應乘虛而進，越過界線，奔到俘虜線近邊，伸手去和被擒的人接觸，如果在接手之先，沒有被敵人擒住，便可將被拘的人安然救回本隊（見4圖），否則若赴救的人，越過了界線，尚沒有接觸被拘人的手，却被敵人捉住，那末，第二人也失去自由，要同樣的站在敵隊的俘虜線裏去了。



(1) 奪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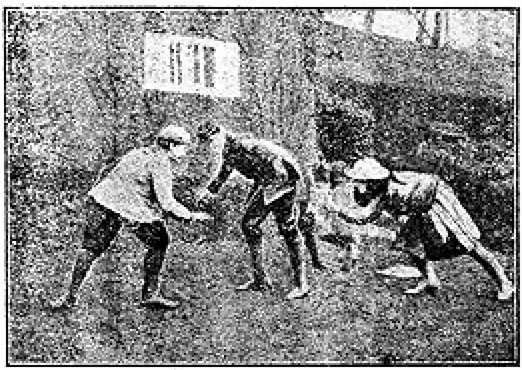


(2) 俘虜待救

舉行這遊戲的時候，兩方面必定都是很興奮的。勝的方面，一邊小心防守俘虜，一邊又要想去奪敗隊裏的石子；敗的方面，一邊想去救引被拘的人，一邊又恐防石子被劫；加上待救的俘虜，伸手求救，種種情狀，實在好笑。惟遊戲時應有的規例，不可不守。例如石子和俘虜，可以交換；隊員鵠立的地方，應分立在國旗的兩旁，

不可把旗掩蔽使敵隊的人沒有進身之機；(見1圖)又如赴救的時候只能救人，不能乘機奪石又如被拘的人應站在俘虜線的後面，兩手可以前伸兩足却不可踏過界線。凡此種種；都應由指揮人預先說明，以便彼此遵守。

此戲有一個秘訣，就是除了手足敏捷以外，還應得運用一個『智』字譬如攻守兩途，不可偏廢。



(3) 赴救

就攻勢而論，應得聲東擊西用誘敵的方法，使敵人防不勝防然後突然而進，去奪他的石子。就守勢而論，應得假意不備，引敵人來救，等他來時，則疾起把他擒住。假使敵隊的人，一個一個都做了俘虜，那時可以當着他們(即被拘的俘虜)的眼睛，輕輕易易的將他們的石子和國旗取起，高唱得勝歌了。



(4) 得救了

讀者俱樂部

婦女解放運動的普遍化

▲一首兒歌所給我的教訓

嚴慎予

單是把表面的污濁洗刷掉，却把隱伏在裏面更污濁的遺留着；祇給特殊部分的痛苦者以救濟，而把全般更痛苦者任其自然。這樣，是我們應當的嗎？這種運動，可算澈底的嗎？是我們值得稱頌的嗎？這是我寒假中縈轆於懷而不能或忘的一種深切的感想。

我這種感想是從那裏來的呢？換一句說，就是我這個感想的動機是什麼？我此番回鄉，很想采集些鄉村兒歌，做我研究社會文學的資料。我因爲有這種目的，便對於兒童遊戲時的呼喊特地注意，因爲他們常在這些時候無意之中唱起來。有一天的早上，天氣很冷，一羣的兒童，在冬天無力的太陽下亂逛，那邊來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她是一個養媳婦，因爲她住的和我們家裏很近，所以我知道——他們瞧見了她，便同聲唱道：

「養媳婦，該喫苦。
日裏織了一個丈頭布；
夜裏搖紗搖到半夜多，
實在餓勿過，
開開櫥門喝口冷菜滷。
阿公話伊：「喫了糟肉夾蘿蔔，」
阿婆罵伊：「熬食貨。」
阿公原是喫酒徒，阿婆原是雌老虎。
巴掌打了二百多；
實在苦勿過，開開後門去投河；
幸虧隔壁二伯母：
「大娘，大娘，
勿投河！
廿年媳婦廿年婆，
再歇廿年做太婆。」」

他們唱完了，他們祇管欣欣喜喜地尋他們的樂趣；她也顯出愚蠢而可憐憫的臉孔，不自知的去了。但是，我的心中呀，這首兒歌，把養媳婦的苦處，明白地表現

出來，細膩的描寫出來。啊！天下竟有這樣可憐的人！

現在婦女解放的聲浪嚷得十分鬧了。一部分的人，也以爲這種運動着實有成績可觀。其實所謂『男女同學』『社交公開』這些名詞，仍不免爲『貴族化』的推而至於解放，仍不過是『貴族化的解放』。我們祇看見富家女子入學校，有享高等教育的機會；又僅見到有金錢的女子，徜徉湖光山色間，爲人生痛苦的慰安；報紙上雜誌上的大吹大擂，不過幾個智識階級的婦女能够見到，於多數女子何與？至於沉在海底的無智識的貧窮的女子，徒見其『水深火熱』而居於『萬刧不復』的地位。長此以往，就是這種貴族化的婦女運解放動能够發展，也不過把婦女分作兩個極端的階級。這種非普遍化的運動，難道是我們所期望的嗎？

然而現在的婦女運動已滿裝着這種色彩；從事婦女運動鼓吹的人，也犯了『見秋毫而不見輿薪』的樣子。要眞實的平等的實現，老實說一句，在這種情勢之下是不可能的！

我自己有了這個感想，我願向着已覺悟的婦女和從事於婦女運動的鼓吹者，作一個懇切的呼喊。就是：『切莫以浮泛的表面的改革爲滿足，須得更進一步，把沉在地獄底下的婦女——童媳婢就是獄中無辜罪犯的一種——救起。』我願我的呼喊十分響亮，惹得起大家的同調！

婦女教育的困難點

梓生

講起婦女教育問題來，困難的地方很多；但最大的困難，不在破壞者的一方面，也不在經費一方面，乃在糊裏糊塗的一般社會方面。——除去心地明白的人同有意反對的人——這是我們要明白的！

一般社會何以爲婦女教育的困難所在呢？這話說來甚長，可分三節講：

甲，一般社會，不曉得婦女應該受教育，婦女教育便無從着手，是第一困難點：

一般社會對於男子的教育雖不熱心，但總曉得男子應該受教育的。至於婦女，旣一向沒有文化的責任，職業的需要，社會交涉同一切事情，又素來依賴男子慣了；所以一般社會都認定她沒有受教育的必要。這種社會心理，表面看來，似不重要，然實爲婦女教育困難的出發點。有這項原因，所以教育部公布了男女共學的章程，小學校內的女學生，仍然寥寥無幾。請問有這樣現成的教育給婦女，一般社會，

還不肯使婦女享受；那麼，婦女教育的推廣，還有希望麼？

乙，一般社會能消滅婦女教育的效力，使辦理婦女教育，無效可見，是第二困難點：

我有好幾個朋友，現在辦理婦女教育。我們晤到的時候，大家談起辦事的興趣來，他們都說，辦理婦女教育的趣味，實在很少。我問他所以然，他們便說：『你們辦理男子教育，的人，一待學生教成就了，將來可以使他用着所受的教育，一同來辦事，什麼社會運動，公共事業，都可大家幫了做。獨有我們辦理婦女教育的，學生教好了，年紀大了，便去嫁人。這班女學生嫁了以後，所受的教育，便被社會家庭消滅。我們好容易教成就一班學生，畢業出去，便都被社會家庭弄得同不受教育的一樣，我們辦事，還有什麼興趣？』照這話看來，婦女已受的教育，尚且要被一般社會消滅，婦女教育的進行，豈不很困難麼？

丙，受過教育的婦女往往爲一般社會所歧視，使覺悟未深的婦女不願去受教育，是第三困難點：

凡初辦的事業，總要人提倡獎勵，才能發達，若不去提倡獎勵，反去斲他初生的芽頭，事情沒有不敗壞的。我國辦理婦女教育，年代也不少了，受過教育的婦女，能用着她所受的教育去處世的，還非絕對沒有。但是一般社會，對於這些有教育的婦女，總是存個歧視的念頭；非但不去尊敬她，反要特別的蔑視，使她們沒有在社會盡力的機會；弄得這班有教育的婦女，不得不去同那糊塗社會同化。一方面又使一班覺悟未深的婦女看了，以爲受了教育的結果，如是如是，便不願再去受教育。這種情形，是我在內地看慣的。請問：一國以內，徹底覺悟的婦女，能有多少；平常的婦女，大多數對於教育沒有興味，光賸幾個特出的，還有什麼教育可講？

『婦女教育問題』的困難點，原不止這三項；但據我的主觀的意見，以爲這三項實在是一切困難的根本，其餘都是枝葉，只要這三項困難去了，其餘自然容易解決。換一句話：就是解教這三項困難，是解除一切困難的根本方法了。

婦女思想的改造與文藝

無論改造國家社會，必得從改造思想上起點，而思想之改造，似乎全恃有良好之文藝以打動之。——中國現下非改造不可的，婦女方面要算占一份了；我以爲改造這婦女方面的任何舊觀，必得先從改造她們對於這種舊觀的思想入

手；可見打翻婦女改造的路的新文藝，是刻不容緩的了。

婦女雜誌中所選的西洋文藝，多是極新極有價值頗能合乎鄙人之意見的，可是創作之文，尚可以說未充分的容納，——中國現下之創作很難找出有價值有力量及得西洋文藝的，那是另一問題，——並且未充分的提倡；這創作的文藝若是好一點的，雖不及西洋文藝，我以爲至少可以較西洋文爲合乎我國現在的情形，現在有一篇拙作拿來獻醜，幸勿吝教。

旅吉安徽何致堂

光榮啊徼倖啊

致堂

一個春天的朝晨，當我拿着書籃將要到學校裏授課，正在走着的時候，我的同事蔣玉蓀先生在左邊胡同口出現了。——我們是常常這樣碰到的，當我們走向校裏去。——我將要上前請他的早安，突然從他的對面來了一個老頭子。那老頭子約在五十左右年紀，一種嚴肅恭謹的樣子裏，還帶着高興的意思，蔣玉蓀等他到了面前，便很恭敬的向他致意——我只得立在一旁了——道：『很早呀！老先生。……聽說你家大小姐……這是何等的光榮啊！』只見老頭子更高興了，他答道：『是，——先生，……徼倖得很！』末後沒甚言語了，我不免納悶。後來老頭子過去了，我們見了面，我也不向他寒暄了，便問道：『這老頭子有什麼光榮徼倖呢？』玉蓀嘆口氣答道：『哎呀！什麼光榮……他在做癡教的夢哩！……他的大女的丈夫死了，他的大女殉了她丈夫的節，老頭子樂了！……』我聽了木然半日，因爲是我的朋友的相識，我不好說什麼，我們倆一同去了。

一年又五個月的以後，玉蓀課畢和我攀譚起來道：『……去年的那個老頭子，又碰到一樁同樣的「光榮」「徼倖」了！』我驚訝帶着滑稽問道：『想是他的二女又……』。

『是！——真是一點不錯！』

『他仍是那樣興頭嗎，當你致賀他的時候？』

『是，——可是差一點了。』

又三個月的以後，蔣先生告我道：『去年的那個老頭子，他——竟碰到第三樁同樣的徼倖了！』我聽了立刻回問道：『他仍是那樣興頭頭的嗎，當你……？』

『不不！——他竟已瘦了許多，頹廢了許多！——竟至哀哀地哭起來了！』

『哎呀！光榮啊！徼倖啊！』這是我最後的結束語。

編輯餘錄

◆

周作人先生在我國文學界的權威，是不用我們稱揚的了。本社近來承周先生允許，常常替本誌作文，這實在是本誌讀者非常慶幸的事情。可惜最近數月以內，周先生身體不十分健康，不能多作文字。前號所登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一篇，是先生患肋膜炎新愈後替本誌作的，後來因爲醫生禁止用腦，所以沒有完篇；不料新近先生又因了感冒帶起舊病，以致此文沒有續成，本號中不能登載，眞是缺憾。我們祇有和讀者同祝先生快快恢復健康，可以早點續他的大著！

◆

周建人先生，是周作人先生的令弟，近來也允常爲本誌作文，這是本社所非常感謝的。本號所載家庭生活的進化，不但學理圓澈，即行文上也很有文學的趣味，眞是極有價值的文字。先生新近又有中國舊家庭制度的變動一文，擬在次號本誌登載，比前篇更有精采，請讀者諸君注意！

◆

本誌所收小說，多半選譯世界近代著名文學家最有價值的作物；但如果有精美的創作，自然加倍歡迎的。所以我們對於何致堂先生的來信，（見本號讀者俱樂部）很表同意。不過近來這一類的稿子，覺得非常缺乏，這實在因爲我國文學正在萌芽時代，文學家還不十分多的緣故。如蒙海內文學家以創作見賜，我們非常感激。篇幅比較簡短的，嘗載入讀者俱樂部，以供一般讀者的觀摩。

◆

本誌的讀者，自然以女界居多，但投稿者中，女子却非常之少，這是很可怪的事。我們希望有學識的婦女，肯大膽的發表意見，指導女界後進，使婦女前途能彀急速發展；本誌很願替全國女有志家做一個發表言論的機關。

◆

次號材料，更加豐富精美；除中國舊家庭制度的變動外，還有紳士閥與婦女解放，愛倫凱的更新教化論，戀愛和性慾的關係，法國女學生生活等篇，婚姻問題和美國女文學家小史，均在次號登完。